

# 廬山古今游記

## 叢鈔

陳三立



附 (一) 游記撰人略歷

(二) 廬山租借地交涉案述略

(三) 游程紀略

(上 卷)



書名	臺山古今遊記叢鈔
冊數	二冊
備考	五十一部
編號	

62.4  
430  
4:1

# 廬山古今游記

## 叢鈔

### 陳三立



附

- (一) 遊記撰人略歷
- (二) 廬山租借地交涉案述略
- (三) 遊程紀略



3 1764 4729 4

(上 卷)

廬山古今游記叢鈔目錄凡二卷

卷上

序

晉代

釋慧遠廬山記

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并序

附題跋

畢成珪游石門澗記

唐代

白居易游大林寺序

宋代

周必大廬山錄

廬山後錄

王廷珪游廬山記

廬山古今游記叢鈔目錄



廬山古今游記叢鈔 目錄

陸游游廬山東林記

元代

李洞廬山游記

明代

王禕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開先寺觀瀑布記

游棲賢寺觀三峽橋記

林俊游天池寺記

李夢陽廬山記

王世貞游東林天池記

王世懋游匡廬記山北大林寺

游五老三疊開先瀑布記

羅洪先游廬山記

王思任游廬山記

曹學佺游匡廬記

袁宏道游記

湯賓尹游廬山記

游棲賢橋記

徐宏祖游廬山記

釋行遠游三疊泉記

## 卷下

清代

黃宗羲匡廬游錄

查慎行廬山紀遊

劉蔭樞游黃巖說

吳闡思匡廬紀遊

李紱六過廬山記

邵長蘅廬山游記

潘耒游廬山記

袁枚游廬山記

廬山古今游記叢鈔 目錄

廬山古今游記叢鈔 目錄

洪亮吉游廬山記

惲敬游廬山記

游廬山後記

李宗昉游廬山天池記

民國

胡適游廬山記節錄

附

游記撰人略歷

廬山租借地交涉案述略

游程述略

## 序

廬志失修。近三百年。文獻既已無徵。况檢尋舊志。紀載簡僿。足以溫故。不足知新。前歲冬乃定議重修。於是就舊志體例。或因或創。不襲不阿。重爲整輯。凡關科學。如測繪地質生物等。均聘專門學者任之。計調查編纂。閱時一年有奇。功雖逾半。四方朋好。輒欲先覩爲快。顧率爾操觚。則吾豈敢。爰選輯古今人廬山遊記。自晉迄今。凡三十一家。計八萬餘言。其古今情勢不同。或紀載訛誤。則以己意加註。先付剞劂。庶幾管鼎一爨。夫廬嶽著聞於世。始於晉釋慧遠。故以慧遠廬山記始。遊記後附以牯



牛嶺租借地略考等。整理舊聞。所以溫故。綴輯近事。所以知新。顏曰廬山古今遊記叢鈔。亦庶幾廬山真面得其近似否乎。吳宗慈序時民國二十一年五月。

# 廬山古今游記叢鈔卷上

重修廬山志  
編纂主任 吳宗慈輯注

晉

## 釋慧遠廬山記

山在江州潯陽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九江之南爲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餘。左挾彭蠡。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而據其會。山海經云。廬江出二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一曰天子鄩。彭澤也。山在其西。故舊語以所濱爲彭蠡。有匡續先生者。一作裕。出自殷周之際。遯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裕受道於仙人。而適遊其巖。遂託室巖岫。卽巖成館。故後人感其所止。爲神仙之廬而名焉。其山大嶺。凡有七重

○圓基周迴。垂五百里。風雲之所據。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窮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條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此其化不可測者矣。衆嶺中第三嶺。按懸遠以上霄爲第一嶺也極高峻。人之所罕經也。太史公東游。登其峯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陟天庭焉。其嶺下半里許。有重巖。上有懸崖。古德之所居也。其下有巖。漢董奉復館於巖下。常爲人治病。法多神驗。絕於俗醫。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數年之間。蔚然成林。計奉在人間近三百年。容狀常如三十時。俄而昇仙。絕迹於杏林。其北嶺西巖之間。常懸流遙霑。激勢相趨。百餘仞中。雲氣映天。望之若山。有雲霧焉。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卽以宮亭爲號。其神

安侯也。亭有所謂感化文缺七嶺同會於東。其巖窮絕。莫有升之者昔。野夫見人著沙彌服。凌空直上。既至則踞其峯。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此似得道者。當時能文之士。咸爲之異。又所止多奇。觸象有異。北背重阜。前帶雙流。所背之山。左有龍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湧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出自於龍首也。南對高岑。上有奇木。獨絕於林表。數百丈。其下似一層浮圖。白鷗之所翔。元雲之所入也。東南有香壚山。孤峯獨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氤氳若香煙。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衆峯殊別。將雨。其下水氣湧出如車馬。蓋此龍井之所吐。其左則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元鳥之所蟄。西有石門。其前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萬物之奇。略舉其異而已耳。

廬山古今游記叢鈔 卷上 晉代



## 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

并序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絕衆阜。闢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巖元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以爲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而未覩者衆。將由懸瀨險峻。人獸跡絕。徑迴曲阜。路阻行難。故罕經焉。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夏之月。因詠山水。遂振錫而遊。於是交徒同趣。三十餘人。咸拂衣晨征。悵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途競進。乘危履石。並以所悅爲安。旣至。則援木尋葛。歷險窮崖。猿臂相引。僅乃造極。於是擁勝倚巖。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於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巖映帶其後。巒阜周迴以爲障。崇巖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台石池。

。宮館之象。觸類之形。致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淙澗鏡淨於天池。文石發彩。煥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充日。其爲神麗。亦已備矣。斯日也。衆情奔悅。矚覽無厭。遊觀未夕。而天氣屢變。霄霧塵集。則萬象隱形。流光迴照。則衆山倒影。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拂翮。鳴猿厲響。歸雲迴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相和。若元音之有寄。雖髣髴猶聞。而神以之暢。雖樂不期歡。而欣以永日。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退而尋之。夫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興引人。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閒邃篤其情耶。並三復斯談。猶昧然未盡。俄而太陽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元覽。達恆物之大情。其爲神趣。豈山水而已哉。於是徘徊崇嶺。流目四矚。九江如帶。丘阜成垓。因此而

推。形有巨細。智亦宜然。迺喟然歎。宇宙雖遐。古今一契。靈鷲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風跡難存。應深悟遠。慨焉長懷。各欣一遇之同歡。感良辰之難再。情發於中。遂共詠之云爾。詩曰。超興非有本。理感興自生。忽聞石門遊。奇唱發幽情。寒裳思雲駕。望崖想會城。馳步乘長巖。不覺質自輕。矯首登靈闕。眇若凌太清。端坐運虛輪。轉彼玄中經。神仙同物化。未若兩俱冥。廬山諸道人石門之遊。情同境幽。辭符事韻。千秋佳概。俱見於茲矣。

附題跋

績茂功與德洪覺範道人。自虎溪屏人乘。入資聖菴。少焉。歷石門澗。錦繡谷。窮高陟險。遂至天池。致敬普見如來。獲紫金光明之瑞。越翌日。齋罷作禮而退。聞佛手巖寶林峯之勝。一一登覽。其上望擲



筆峯。下瞰聖寺經巖。神刻至削。不知幾千仞。而江流吞天。山接平野。雲煙開合。一目千里。茲實匡廬第一境。隱然爲天下奇觀也。薄晚。投宿化城。回望杖履所經。蘿逕鳥道。杳然在層崖絕壁之上。殆非人間之遊也。此身儻未變滅。要當結廬以終。

## 畢成珪遊石門澗記

澗以石名足味矣。進一牛鳴許。逕在澗中。春霽夏漲。輒沒沒。淹旬泛濫。望遠公嶺。如隔弱水。時水落石出。纍纍如石浪。澗流鳴咽。小者淙淙。鳴足下。大者瀦爲寒玉。鑿之。碧光沁人心髓。去登遠公嶺。山葉薈翠。雪後尤曠日增色。翹首天池。落木寒雲。雪衝陰磴。琳宮雁塔。揭表重霄。安得起倪迂一快圖出。惜哉。遠公於石門。凡一再登。

社中諸賢。從遊有序。艷言之。余讀史之暇。曾一過目。雖由此而知有石門。然不圖奇絕至於斯也。

廬山古今游記叢鈔 卷上 晉代



唐

## 白居易游大林寺序

予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辯。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爐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節氣絕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

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宏簡。李補闕渤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  
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無半日程。自蕭  
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無繼束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元  
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宋

## 周必大廬山錄

丁亥三月乙巳過隆興府按隆興宋改南昌郡置卽今南昌府翌晚泊吳城山下廟。登望湖亭。

。春水未生。涯渚歷歷。丁未舟人賽廟畢。解去。自此入湖。掠渚溪神岡左蠡廟皆不泊。湖中多沙山。望之如雲。廬阜青蒼。眞欲招隱耶。

。末後次南康軍。僉判趙無悔相訪。別適周歲矣。借虞兵陳宣前導。

出西門。諸峯橫陳。瀑布中瀉。寒食節遊人布路。約十餘里。至開先

寺。長老不在寺。西望元漣上漱玉亭。觀石柱間。辛巳四月題名。開

先舊屋。惟有此亭按漱玉亭久圯辛巳題名已不可考矣其上卽石橋。又其上瀑布落焉瀦

爲潭。早歲祈禱頗應。回觀僧堂。卽南唐元宗少年書堂也。古碑一空

。魯直院記偶存耳

按今此記亦不存矣

寺之東山。別有小瀑號馬尾泉焉。其餘境

物之。僧徒皆不勝能言。要當按陳令舉之記。以浹旬搜訪。或可得其

四五耳。飯罷。日已落。急命車南訪歸宗寺。由簡寂觀路口。以迂僻

不果入。行官道約十里。將至寺。先度鸞溪橋。酌一滴泉。躡支徑。

過水壩。循溪源。有大池。縱廣十丈。登護皆以石。又其上。則石鏡

溪。聞刻魯直三大字。曠黑不能視。獨題歲月於王龜齡待制詩碑後

按詩

碑題名并佚

溪上直紫霄峯鐵塔在焉

按鐵塔非在紫霄此語誤

村民以三四月一往採茶約十

里云。自此卽架石渠。導水長至二百丈。最爲奇特。此外舊物稀矣。

秉燭入寺。寺在金輪峯下金輪上霄相接。上霄者秦皇漢武帝之所登也

按金輪上霄並不相接

長老名僧

閩人同謁王右軍塑像

按此像已久不存

觀墨池。鵝池

。皆其遺跡。南山至此。已十八九。尙有康王觀。谷簾泉。在一二十

里間。遂轉山北。入江州界矣。隔路別峯號黃龍。是爲湯泉。有寺幾廢云。縱作果供。二鼓就寢。今日之遊。雖匆匕。而籃輿中徧觀山面。所得爲多。恨不能詩以識之。戊申。聞五更鐘。卽蓐食。以火炬夾車而歸。按宋時乘車行其車制若何待考初雨甚。無從假蓋。已而稍止。至萬杉院。

天始明。頃經焚蕩。尤貧乏。同長老上散殊臺。卽舊滴翠亭也。雨後作。亟過棲賢。路稍崎嶇。然不妨觀山也。約十餘里至三峽橋。蘇黃門所記，殆非誇詞。恨不遇積雨怒漲時耳。下視橋柱。余墻元絳。皆刻姓名。自此行爲通衢至玉淵亭。澗水披石陟落。匯爲龍湫。雪濺雷吼。不減三峽。又數十步。乃至寺。山林陰翳。棟宇零落。如蹈無人之境。升其堂。長老妙徽方出。嘉州人也。同至五老亭。古碑多燼於火。而祖無擇愛堂銘獨存。堂今在菜圃後。僅存階梯。按記文唐寶歷



初。李渤捨宅爲寺云。聞數里間。有楞伽折桂諸小院。乃舊屋。楞伽卽李常公擇山房。有其妹墨竹存焉。行迫歸不能往。出棲賢行十里。得官道。入羅漢院。雖免火厄。而主者非其人。坐觀摧敗。略不支補。惟藏殿尙如舊。內外皆石柱。刻彪繞之。承平時。民財旣富。濟以國力。固應如此。又十八里入北門。江行。圖欲登落星寺。而衆客在岸。應酬移時。日已過未。遂解去。晚泊女兒港。己酉早。昏霧。辰後方解。而北風作。過大孤泊黃泥淤。風止。遇泊樟汶口。頃之。風稍息。行數里。浪勢未平。家人輩驚怖。復挂帆回樟汶。昨日若遇此天氣。則小留落星。再遊廬山矣。

## 周必大廬山後錄

十月乙未朔壬子。次南康軍水殊未落入泊塞中。癸丑欲游廬山。值大雨乙卯拂旦。出西門過開先路口數里。由別徑入簡寂觀。宋陸修靜按

爲劉宋人

故居也。其旁有嶽廟按簡寂觀久廢今東嶽廟尙存

守者云先生煉丹井已過。回步

訪之。深三尺。在田間。酌訖。乃至觀中。陳賢良記云。觀在白雲峯

下。其間一峯獨秀曰紫霄。其北又有屏風山。其前一里。有雞籠山。

觀門有朝真閣。殿前有先生醮石。亦名禮斗石按石今猶存在道藏刻石銅天尊

像石磬。白雲樓。西澗懸瀑。落於廡前。甜苦筍。間歲一生。相傳先

生手種者按笋已絕種邂逅章績與之同過度仙轎。記云。許堅曬衣石。澗中

間。道士則云沙石湮沒久矣。進觀連理樹。次至先天觀。次至祥符觀

。舊名靈溪。記云。三武士嘗棲溪側。漢武賜名。齊朝修創。南唐重修。今石衢甚廣。而屋宇極不振。自此數百步。卽歸宗禪寺。樅老來迎。飯而後行。道中有三將軍別祠。卽所謂三武士。其名曰唐建威。

李德受。宋刁雲。正廟。自歸宗登山。纔里餘。又其上八里。則紫霄

峯。峯頂有鐵浮圖九級

按此誤刊正見前

藏舍利。遠望如枯木。而晉梵僧耶舍

亦有墳在其上

按耶舍墳考見後胡適游記

又三里。有謝景先草堂。乃杏林故地。天

氣未佳。且無向導。不果徧遊。杏林者。後漢董奉活人疾。不取賞。

使愈者人植杏五株。然奉自有太乙觀在山北。或曰杏林在此。而上昇

太乙觀耳。記又言歸宗後。峯半右石室中。有夏禹刻字僅百餘。人無

復至者。過歸宗。望紫霄峯。亦有瀑布

按此瀑布卽今歸宗寺後之玉簾泉

行官道。約三

里。入小路。訪栗里。求醉石。土人直云。此去有陶公祠。無栗里也

。按今土人祇知有醉石。觀不知有陶公祠也。屈曲行三里。遇數道人。草菴背有崖。崖有澗。

醉石在焉。仰視飛瀑。披大石而下。甚爲奇觀。石有坳處。俗云陶

公枕痕也。又指若虎跡者。其說尤荒唐。嘗記前人題詩云。五字高吟

酒一瓢。廬山千古想風標。至今門外青青柳。不爲東風肯折腰。惜乎

不記其姓名。餘具記中。久之。復出官道。訪謝康樂經臺。按陳舜俞

記於山南北均載此經臺。想亦如董奉杏林故事耳。或云。地屬皇甫道人已樊之矣。次至黃龍靈湯

院。敗落特甚。而湯泉固自若。按今敗址無存。或云。有東坡和可遷絕句於壁

間。又十五里。落路數百步。至康王景德觀。對天柱峯。倚凌雲峯。

兵火後。殊草創。其西有四菴一院。相去不遠。而記中無所取。故不

往。夜宿山月軒。下臨大溪。簾水所注也。終夜如大風聲。丙辰早。

同道人喬太利渡溪入谷。五里至舊觀基。今爲菜圃。又半里至龍泉院

。破屋數間而已。又十里。至董氏茅屋。蔬食畢。望簾而進。此陸羽茶經第一水也。熙寧元年七月。夏倚所記。信而有徵。言過石磴。路甚危。蓋鳥道緣崖。其下卽澗壑。又草木蒙密。須盡芟去乃能徐步耳。倚所謂平石可坐數人者。正與簾相對。過此則大石散亂不可行。余跳躍其間。從者皆驚。逼簾。濺沫噴人如霧雨。毛髮凜然。水初束於石磑。勢猶未廣。旣而散布傾瀉。雖冬深水縮。猶爲十餘派。聞山後乃開先路。豈非與山半之瀑同源耶。按溪陽峯水西流爲谷簾泉東流爲開先二瀑益公此言是也谷中若用兩壯士挾山輜。則可代步。然屢涉溪流。春夏漲溢。亦未易進也。今日予皆徒行。幸天氣清和。歸路方有微雨。回至山月軒。道士喬大和猶未飯。且言嘗有雪覆谷中。不知也。去觀五里。至荆林寺。是爲山北江州境。大風人不能立。晡時至侯溪市。入圓通崇勝禪院。古有

侯氏。故以名溪。長老不在。首座祖勝。漳州人。可與語。同過旻古佛塔。謁西堂。修誼故人。惟納之兄也。東塔廣福院。相去二里。寒甚。不可往。步至磨院。風亦甚。或云寺前山中有風穴。故多風。飯罷。登至樂亭。觀李後主及昭惠后畫像。訪清音亭。兵火後。偶餘此亭。乃摧壞弗葺。惟石渠二百五十丈。尙無恙。夜宿寺中。丁巳早。謁圓通殿。會食於東軒。出門望馬耳石耳峯。方出。昨夜疑大雪。今日天氣乃稍開晴。過甘泉市。至七里壩。按今名七里岡落路。飯廣福菴。菴泉水卽石門澗也。同主僧慧辨行百餘步。訪尊勝菴。下有大石。高數丈。長如之。中若剗裁。可過二三人。謂之石門。相傳古有僧誦尊勝咒。而石開。遂以名菴。菴對仙步峯。又數十步至保寧菴。三面皆出其南。石旌峯在焉。此三菴皆沿石門澗。激水碓茶。資其利。

按清嘉慶後卽改爲碓香末用今猶未改

其習焉。次度橋。上雙龍菴。雙龍謂錦繡澗。及菴旁小澗。過此直上天池

。凡五十里。

按所謂五十里者乃擬議詞極言路艱宋時登山由錦繡谷經石頭石而上非今九十九盤登山之路也或云兩旁

通謂之錦繡谷。蓋春時山花開盛。望之如錦繡云。山路峻甚。每三四里輒爲亭以憩。凡五亭。第一亭跨澗。頗雄偉。行至半山。有處州道人草菴。在錦繡峯下。指其旁以爲竹林隱寺。遊人或聞鐘鼓聲。按山記云。香象岡北名阿那衝內有寺。暮時聞鐘梵。而寺隱不見。其旁半里。有羅漢巖。亦阿那寺之類。而近世悞謂之竹林耳。由道人菴而上。路愈歧。每數十步。卽回視江湖。無遁形者。過第四亭。有大石凌虛而出。可坐數十人。百千里略無障蔽。平視一峯上。有巧石亭。午至天池禪院。雖鑿二沼。其湏可待。所謂天池。今不可到。號曰龍潭。在鐵船峯下。亦有黑龍潭。祈雨則至焉。長老不在。同首座道徹登

文殊亭。下視鐵船峯。望石門澗。自山委蛇而出。直達於江。然則尊勝菴之石門。非水源矣。院有崇甯閣。西天僧金總持像。及貝多葉梵書。數十辟支佛牙。觀畢。同道徹謁隆禪師塔。其旁卽定心石也。道徹指其前一峯爲十八賢臺。未知是否。新羅漢草深路迷不能至。歸日方斜。復度嶺行二里許。至主薄塔。按當卽今洞視空闊。又非第四亭而上可比。東西二林。歷歷在眼。而江州屋壁已可辨。有九十九峯。按此

嶺櫛比磬折。如城堞然。王韶觀文藝其下。此登眺最佳處也。稍前至佛手巖。雪花滿樹。菴門尙閉。乃知昨日大雪。今日驟霽。望南山雪氣猶未散。賦小詩云。十月頑陰不見山。山中一夜雪封菴。伊予的有尋仙分。日照北山雲在南。聞每歲自九月便有雪。至三四月乃稍暖巖石空洞。洞止容百人。下有泉水。道徹云。巖上立峯如指。故號佛手



。近爲野火焚裂矣。緣巖後細路數百步。東望一峯。卽舊峯頂。院今廢。或云其間方是錦繡谷。達於平田。又下視磐石。相傳遠公講經臺也。自佛手巖一二里。渡小溪。乃至大林寺。遭野火。僅有基址。其額爲教練者徒寘墳菴。併令一僧據其田。人無知者。予按白樂天詩。心實菴之。物色乃能至。其旁小徑。卽下山南棲賢路也。地在山頂。而反平衍。謝靈運詩云。冬夏共霜雪。其高可知。予作弔大林詩云。上盡諸峯地轉平。天低雲近日多陰。古來南北通雙徑。此去東西啟二林。虞世南碑從按虞碑通志略金石不載陳舜俞廬山記亦載此碑益公令舉非妄言者想久泯沒耳白居易序合推尋。匡廬第一金仙境。忍使如今遂陸沉。黃昏歸至天池。禮文殊求燈。閃爍合離。或在江南。或在近嶺。高者天半。低者掠地。又賦小詩云。代馬腥膻暗五臺。南方世界且裴回。傳燈便是眞知識。不用奔波

學善才。是日雲散日出。寒燠適中。甚愜素志。山中薯預花全類蝴蝶。又有萬年松。羅漢線。菩薩石。戊午早。同道徹望羅漢巖。卽下山。山上微雪。山半乃爲雨矣。出石門澗。由官路。稍前。卽岳家市。自此可上化城。不恨足力有限。又山記止言石磬之美。而樓閣已非昔。遙睇而去。回視文殊臺。渺在峯頂。主簿塔僅如枯木。佛手巖屋彷彿可辨。始嘆昨日登陟之不易也。午時至林口寺。過香谷。慧永禪師塔。入西林寺。卽慧永道場也。流水鬱瀾。循堦除。賞玩不能去。寺不經火。但不葺耳。牛僧孺書寺額。佛像獨被冠纓。訪水閣院已廢。但存浮圖七級。次至東林。晉慧遠法師道場。法師雁門人。於是寺前方興雁門市。虎溪在寺門之外。山記云。清溪有亭。牛僧孺太和四年書。神運之殿。南唐元宗題。神運木。流泉匠寺。下入虎溪。殿後白

蓮池。晉輦經藏院。白草堂。雙玉澗。明皇銅像。唐壁畫等。上方舍利塔。顏魯公題名。上方之外。虎跑泉。五杉閣。甘露戒壇。其西石磴三百級。滴翠亭。殷仲堪聰明泉。佛影臺。晉朝三杉。是寺最爲古剎。而兵火後。巋然獨存。入門樓閣華煥。宛如仙宮。長老本然。自號混融師。宦族也。共飯畢同訪遠公塔。次至照覺佛海二塔。歸登五百羅漢閣。望諸峰。閣下卽內三門也。出東林二里。至廣福院。本大明公廟。堽國元年封清公真人。記云。真人姓匡名續字君孝。出自殷周之際。居此山。或云受道於仙人。共遊此山。人謂其所止爲神仙之廬。因以名山。或云匡俗漢人。漢初封越廬君。故曰廬山。次至太平興國宮。街衢門闕。氣象清華。劉越石高三四尺。根植地中。在宮門之外仙鄉亭廢矣。宮倚聖治峯。正殿惟設採訪使者像。其後乃太上

本命殿。兩廊繪使者變相。儀衛。次以五百靈官。又其後有雲無心堂。臨流水可愛。道士皆宮居。有劉烈者。號空谷先生。嘗進易解云。知宮留宿不果。登新創鐘樓而行。按鐘樓卽今訛傳之婆媳塔也樓名景陽。華麗殊甚。日落。至清虛道人皇甫坦菴。飯罷館焉。坦被遇太上。結菴撥雲峯下。自言兗州瑕丘人。久在川陝。嘗遇朱桃椎。善布氣。時時書字決人禍福。或云年七十二。山中道士。言其顏色。已不逮二十年前矣。近損足。未能步。而茅山張椿齡亦被遇太上。今年亦得此疾。異哉。菴側有泉。太上題曰神泉。又爲閣以藏御書。及像設。已未早。皇甫道人再具飯。飯訖。行數百步。至雲溪菴。自此若出官道。則過妙智院。及蛇岡。予欲趨太乙宮。或謂小路差近。乃過擊牛墩。皆茅峽峻嶺。亦六七里方至。卽董奉上昇之地。大概二十一日已記之。其事出葛

洪神仙傳。觀在蓮花峰下。不經兵火。有昇元六年韓王知證記。是時猶謂之廟。保大十二年記則爲觀矣。宣和二年封奉爲昇元真人。觀中猶種杏。前殿一株甚大。其後又有種杏軒。春時不妨宴遊也。先道士蕭惟憶年七十餘。未嘗出門。視其貌。蓋有所養者。自觀五里至禪智院。以其爲舊屋。故遊焉。記言院後有綠野亭。忘記詢問。進至雙溪寶巖禪院。再飯。同長老世顯步過雲慶菴。記言因流泉爲池。多蓄魴鯉。今僅存坳窪耳。假世顯之驢。令菴僧致康前導。過寶積菴。殊不葺治。但有程公闢師孟詩刻。訪白雲亭。已爲王秀才治家其上。披荆棘。尋所謂磐石鳴泉。久之訪見。泉石誠佳。而又北望湓江。宜陳舜俞以爲山北最佳之菴。此去江州纔二十餘里。山北之境盡矣。跨驢五里。上吳章嶺。亂石鑿牙。頗亦險峻。嶺脊分江東西兩路界。過界便

見五老峰。是爲山南。嶺下有小路。至智林淨慧院。昭德觀。會日斜。僕疲。乃由官路過大富莊。至相辭橋。已昏黑。秉燭行。至尋真鋪。風大作。入小路二三里。敲觀門。道士疑爲盜。久之方出。眞誥言。廬山乃元辰福地。而此觀爲第八詠眞洞天。五老峯正在其後。而倚香爐峯。庚申登採訪使者閣。望五老峯。記言漢武築羽章館於屏風壘。下臨相思澗。今五老之峯疊石如屏障。蓋其故址。自閣而望。相去若在下百步間。廬阜之甲觀也。爲題其榜曰雲錦閣。李太白屏風九疊雲錦張之句云。五老第二峯。卽獅子峯。與九疊屏相連。山無草木。曉日照之。殆如赤城。自廊廡望之。則奇姿巧勢。尤不可狀。龍潭在觀後一里。水作琉璃色。其中數尺正黑。知觀湯善翽云。深數十丈。蓋洞天。天之門云。潭上有龍王祠。疑卽記中所謂綠淨亭也。已初。借善翽小

驢。令四明徐道人前導。過永福院。舊名雲龍。煨燼之餘。方稍營葺。  
• 次至疊石菴。蓋近世僧德正所創。門外大石長數丈。復疊一石。前  
眺江湖。宛如池。菴背卽五老峯。乃几案間物。陳舜俞所未見。蓋後  
來菴宇之絕景也。次度華嚴石橋。華嚴院今廢。次至折桂院。今名證  
寂。折桂因唐李逢吉得名。記言山名幡竿源。而土人不知。登南唐惠  
濟禪師石塔。有巢雲軒。而記不載。不經兵火。氣象便可愛。前有僧  
房。可望湖而不見山。次至解空院。其旁聖果院已廢。次至谷源菴。  
地形甚高。面對重湖。記言疊石奇偉。豈謂正德之菴耶。後有幽泉。  
但屋弊無足觀者。自此爲折桂。小僮指路迂枉。忽下峻嶺。木葉被霜。  
• 滑汰幾不能移步。至雲臺庵。乃得平地。庵後石崖。如記中所載。  
次至靜妙院。記云古名青牛谷。卽楊衡所謂隨雲步入者。儼然如造仙

境。門外數十步。回望五老及他山如圖畫。凡此寺觀庵宇。大抵環繞五老峯。每至一處。山色峯數輒不同。造物之無盡藏也。獅子尤肖。今日但少雲氣飾之。次至承天白鶴觀。唐混成先生劉元和故居。舊屋偶存。獨無廊廡。唐杉圍二丈。在門內。問東北木瓜庵。道士不知。觀前百餘步。出官路。過三峽橋。遣從者先入棲賢。獨與徐道人攜二僕。復由水路爲臥龍之遊。初過中興菴。次寶慶菴。近各有一道人主。西澗卽劉凝之菴。無知者。旣過澗。徐道人迷路。度峻嶺。踰棧閣。遇炭窰。方知路窮。得一夫引至上偃臺。卽祖教院。亦無僧。行自此。又盤一嶺至臥龍新菴。有江州蔡道人主之。復行半里。過舊菴基。沿澗乃至其處。蒼崖之下。怒瀑淙擊。高十餘丈。與九華山雪潭。爭爲長雄。凡陳舜俞所記。一無誇詞。今日不憚崎嶇險阻。凡以爲此



。未至而悔。既至則樂以忘勞焉。舊菴隔溪。巖石層出。粲如百疊之雲。中有流泉。注於澗。亦佳處也。望五老峯甚近。香積院在其下。業留從者於棲賢。遂問歸路。數里至幽邃菴。今爲尼居。主者覺殊鄒人。壁間舊刻馮京詩。蓋嘗讀書於此。菴前度溪至上塔。記所謂拭眼禪師石像如生者。舊屋甚整潔。大竹成林。酌飛錫泉。登環翠閣。望五老峯背。自此下山數里。卽至棲賢。徽老不在。藏主可昇。眉山人。與予同庚。爲占四韻云。我比同年百不能。只餘霜鬢愧師兄。殷勤覓句無言說。共撥寒灰聽水聲。寺比今春稍葺。但殘僧四五輩。不稱大刹。飯罷。同昇上人過五老玉淵二亭。山水不辜老眼。而足疲矣。遣人至軍城。招妻孥來早會此。辛酉拂曉。自寺後渡澗行里許。過百藥灘。石岸坡陀。道人於此曬藥。陟山嶺。度茅垆。約四五里。並五

老峯至明真尼院。冰霜滿履。扣門久之。方開。蓋舊屋也。同尼師登凌霄巖。巖在地。奇石如巖。古有僧坐禪其間。繞洞別過石門。謂之喝石。其前一石甚大。卽記中所謂對五老如賓客者。傍有石屏。亦可愛。出門數十步。望宮亭湖橫出。而揚瀾左蠡。左右相對。落星僅如葉舟。惟軍城爲紫荆山所蔽耳。回過百藥灘。分路行三四里。入楞伽院。亦古屋也。正倚朱砂峯。舊號白石佛殿。創於保大中。釋伽像與西林同。李公擇尙書藏書閣。在東偏。元豐以後。留題皆存。有趙天啟者。歷敘公擇作中丞。救蔡確。故改戶書云云。西廡有東坡作山房碑。又刻南唐佛像。野夫公擇及黃魯直皆有題字。崇德君墨竹高下枝在鐘閣。蓋公擇妹。魯直姨母也。

按黃黎洲游記謂益公後錄載崇德君爲魯直母爲誤今按此錄爲魯直姨母

是益公不誤黎洲想據抄本所誤耳

寺門外卽上天池大林路。至爲險峻。老僧惠寶。生於

元豐八年云。自此別有捷徑。約一二里。過澗入棲賢禪院。院在石人峯側。又里許。遂至棲賢。骨肉方來。同觀玉淵。先是澗水奔衝。遇大石上侈下斂。懸瀑射。極其雄壯。濤頭瀦湧。散爲玻璃色。記曰沙石萬數。古今不塞。誠下通於海矣。相對有寒泉亭。泉自山出。按記文訪羅漢巖寶陀巖於僧堂之後。按此兩巖在含鄱口不在僧堂後記文之誤並誤益公矣皆無知者。山上竹樹間多巖石。其下有觀音泉。疑自寶陀巖而出。稍加剗治。必得之。其南有小徑。疑白雲菴路也。飯罷。遣徐道人乘驢歸詠真。同骨肉再過三峽橋。徘徊久之。始知過橋之泉。爲陸子泉。其旁有沈錫夫大書廬山二字。行小路。望五老峯了然。便道入高景德院。亦舊屋。有元豐間無爲子題字。老僧年八十云。李徵君書堂僅一里。今廢。但刻其銜於石。洗滌乃可見。進至萬杉院。上滴翠亭。又二里。

入開先。登漱玉亭。度橋俯澗。澗中石含雲母。如記所載。天寒甚。太守適致餽。徧飲從者。而行。澗外招隱橋。近爲寺僧徙數十步。而招隱泉無人知者。物色久之。得於距二百步外叢篠之後。石井依然。三酌而歸。按今橋斷泉亦湮矣路口有披雲亭。稍前卽古楊梅亭基。又稍前當四達之衝。卽古四會亭。而俗子改屏翠矣。回望山色。奇甚。倒載而觀之。紫霄峯劍立衆峯之間。鐵塔僅如一綫。將至軍城二里。有承天院。臨溪湖。僧嘗被盜殺三人。今遂不振。入西門日已暮。昔白樂天記匡廬奇秀甲天下。誠非虛語。陳氏山記。北起江州。盡圓通乃轉山南。起康王觀。迄吳章嶺。其序如此。余今自南而北。與之相反。故問津多誤。然記中指名奇特處。十得六七。其餘當路者遊。迂曲者略。異時再以旬日。窮探極覽。可使無遺蘊矣。初南唐元宗。賜田給諸菴

巖。故所至有產業。

按今山南棲賢萬杉歸宗一帶橫亘數十里皆寺田但稅重租薄差足供香積耳中經李成焚

蕩。十存二三。又稅重租薄。僧道往往逃移。寺觀日以摧毀。近雖稍

修復。而廢缺爲多。惟舊屋則氣象終可愛。舟中賦四韻云。南北周廬

阜。東西徧九華。宴安無飀毒。痼疾有煙霞。淡薄村村酒。甘香院院

茶。驅馳君莫厭。此出勝居家。壬戌五更雪打蓬。平明出別郡官。望

廬山。已橫白練。欲解去。南風作。章德象遊落星詩云。來遊未盡登

臨興。且喜南風阻去船。殆爲予設。飯罷。遂攜家棹小船往焉。寺去

軍城僅五里。水乾則路通。今歲尙深數尺。按圖經石高五丈。周回百

五十步。九江記云。潯陽湖內隕星化石。上連彭蠡。下接潯陽。其石

圓潔。不生草木。峭然孤峙。獨出水際。寺興於唐景福年。天祐二年

賜額福星龍安院。本朝祥符二年。例改法安。南唐戊辰。宣義郎湯淨

撰記云。保大中寺僧修葺。元宗嘗臨幸。僧齊己。范文正公。章郇公。王介甫。平甫。程公闢。蔣穎叔。黃魯直父子。郭公甫。洪駒父。

皆嘗留詩文。龍圖閣學士吳仲庶。猶酷愛西軒。更名曰嵐漪。魯直詩云。龍閣老人來賦詩。謂仲庶也。山色滿眼。湖光千里。眞世間之絕

景。又嘗有玉京軒今皆廢但存青暉閣

按今落星石巋然猶存寺廟久圯勝蹟題壁等不可尋矣

西對廬

阜如青天翠屏。初至白雲英。英起山腰。少焉散漫。俄復退斂。已而

山坡絮帽。變化不常。舉酒賞之。不覺徑醉。午後移坐佛屋之前。東南觀巨浸。右爲揚瀾。左爲左蠡。其中兩山如門。是爲鄱陽湖。由寺門而望。則東北直宮亭湖。西南軒窗。對流清山。其脅亦有湖汊。西北乃軍城也。再舉酒而歸。晚自舟中望山色。不勝眷眷。再以小艇入西草湖。過東古山下。觀釣魚臺。鴻雁鷗鷺徧野。見人驚飛。轉而之

清流港。上流清菴。菴在鳳凰山。古殿殘毀。慨想承平之遺趾。回棹已曠黑。過落星聞鐘聲。往復殆二十里。癸亥早發南康。北風微作。已而轉南過左蠡揚瀾。泊珠溪。而北風復作。去軍城已八十里。有巡檢司。及小市。登岸北望廬山。甲子。南風作。晡時方行。四十里至吳城山。謁廟畢。登望湖亭。猶見廬山也。殿左有穴如井。異時湖中或損米舟。則見於穴中。謂之倉神云。

### 王廷珪游廬山記

政和七年十月七日。道遇武陽聶名世自圓通同宿東林觀虎溪蓮池。明日登羅漢閣。上白公草堂至上方五杉閣。憑高望九十六峯。按卽株嶺隱見天末。不可名狀。而香爐一峯。尤勝絕。草堂正坐其下。宜昔時隱者之所喜盤旋於此也。過西林。履地五里許。至資聖菴。按卽下大林寺資聖而上

漸峻拔。非數十步輒一休。不可疾至。歷三茅亭。乃至錦繡谷。聞春時異葩怪卉。層出雜見。相錯如錦繡然。自錦繡谷不半里。至天池妙吉祥寺。去平地二十里矣。是夜禮文殊於瑞光亭。拜未起。而燈光燦發於欄楯之外。大小幾百餘燈。明滅合散不常。僧指示曰。此聖燈也。余不能致詰。竊意名山蘊靈。必有神物。欲示其異以驚衆而然耶。

抑草木竹石之自有光怪而爲此耶。或謂唐會昌中。二僧藏金像於錦繡谷。恐其祥光騰溢而出。此說幾近歟。寺有貯雲菴。按疑卽後世啓雲寺又在絕危

巒頂。峭發壁立數百千仞。吐雲氣而薄星辰者。皆出乎衽席之近。明

日由北彰下三里。至佛手巖。巖中清涼瑩徹可丈餘。水濺濺鳴其中。

有石龍首浮於泉上。按今石龍首已毀詭壯若欲奔動。視之毛髮爲竦。巖西半里

。登相光亭。按當卽今御碑亭地觀擲筆峯。坐禪臺竹林遺址。山中人傳。數有僧



見竹林寶刹於此。轉盼失之。故今號竹林化寺。復從巖東北去三里許。至寶樹。卽上大林寺。白樂天嘗序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人跡罕至。寺古今識遊者。鑿刻未泯也。寺三里道旁有飲牛池。池一里至峯頂。視香爐峯反在其下。東有文殊四望二臺按此二臺久圯廢。老松一株極醜怪。偃於四望臺之上。若張蓋然。坐其下。以觀浮圖之屋。穹堂奧殿。負崖架空。盡在天半。紺碧照耀。環山而四出。九江波濤雪色。砰擺振撼。合而東去者。皆在乎履舄之下。徜徉注視。目不得瞬。千萬狀之變態。亦不可得而窮也。於是下峯頂十里至普照寺。而寶興石盆護國三菴。居峯頂普照之間。又下至廣嚴寺。遊連枝亭。復投宿東林。

## 陸游遊廬山東林記

余初遊廬山。小憩新橋市。蓋吳蜀大路。並溪喬木。皆二三百年物。

蓋山之麓也。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三十里。此適當其半。是日車馬馳驟。往宮中焚香。自月朔連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跡。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不若太平之盛。晚至清虛菴。菴在撥雲峯下。登紹興煥文閣。實藏光堯御書。又有神泉清虛堂。皆宸翰題榜。宿清虛西室。八日早。由山路至太平興國宮。正殿爲九天采訪使像。像袞冕如帝者。舒州灊山靈仙觀。祀九天司命眞君。而采訪使者爲之佐。故南唐名靈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元府。崇奉有自來矣。至太宗時。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鶴帔。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眞君。及賜塗金殿額。兩壁圖十眞人。本吳生筆。建炎中。盜以廬山爲巢。宮屋焚毀。蕩然無餘。憩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址也。溪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采訪殿前有鐘樓。高十許丈。

按卽今訛傳之婆媳塔

三層累磚所成。不用一木。而欄楯翬飛。雖木工之良者不逮也。但鐘爲磚所揜蔽。聲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云。此一樓爲費三萬緡。鐘重二萬四千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概數南昌之玉隆。而玉隆不經焚。尙有古趣爲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隆寺。寺正對香爐峯。峯分一支。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拄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澗。比年發以磚。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余勸其主僧法才。去磚。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煮觀音泉。啜茶。登華嚴羅漢閣。閣與廬舍閣鐘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閩浙名藍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閣。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本。傳以爲晉時物。白傅所謂

大十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馱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來葬於此。草堂以白公記考之。略是故處。其他如瀑水蓮池亦皆在。高風逸韻。尙可想見。白公常以文集留草堂。後眞宗常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草堂之旁。有王子醇樞密菴基。蓋王實創東林禪院。死而照覺禪師常總。實第一祖。宿東林九日。至晉慧遠法師堂。及神運殿。堂中有耶舍尊者劉遺民等。一十八人像。謂之十八賢。遠公側有羣蛇童子侍立。傳云。東林故多蛇。此童子盡投之蘄州。神運殿本龍潭。一夕。鬼神塞之。且運良材。以作此殿。不知實否。然神運殿三字。唐相裴休書。則此說亦久矣。壁間有張文潛題詩。寺極大。連日遊歷。猶不能徧。唐碑亦甚多。惟顏魯公題名。最爲時所傳。

。按今唐碑存者有柳公權殘碑李北海碑又及聰明泉在方丈西。卓錫泉在遠海碑係翻刻者顏魯公題名久佚矣。公祠後。皆久廢不汲。不可食。爲之太息。食已。遊西林。乾明寺。西林在東林西。二林之間。有小市。曰雁門市。傳者以爲遠公雁門人。老而懷故鄉。遂髣髴雁門邑里作此市。漢新豐之比也。西林本晉江州刺史陶範捨地。紹興間方爲禪居。褊小非東林比。然流泉冷冷。環遶亭除。殊有野趣。正殿釋迦像。著寶冠。他處未見。僧云唐塑也。殿側有慧永法師祠堂。永公。蓋遠公之兄。像下一虎偃伏。方丈後。有磚塔。不甚高。制度古樸。予登三級而止。東西林寺舊額。皆牛奇章八分書。筆力極渾厚。西林亦有顏魯公題名。書家以爲二林題名。顏書之冠冕也。舊聞廬山天池磚塔初成。有僧施經二匣。未幾。塔震一角。經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問僧。僧云誠然。或謂經乃刺血書

。改致此異。又云。今年天池火。尺椽不遺。蓋旁野火所及也。晚復取道太平宮。還江州。小憩於新亭。距州二十五里。過董真人煉丹井。汲飲。味亦佳。真人者奉也。

注

陸務觀所述東林各勝蹟什九無存但今存之唐造像施食臺與唐刻經幢務觀未之及豈當時未見抑此二物是否唐代遺蹟尙待考證耶

廬山古今遊記叢鈔 卷上 宋代



元

## 李洞廬山遊記

延祐己卯二月九日。遇雍門文萬子方於潯陽。遂同遊匡廬。比出郭。日已銜山。明霞森射。勃天際。行未十里。道旁水聲悲鳴。愴悅人意。騎稍相後先。輒失言緒。崇崗列岫。漸旋辟馳向以就來者。抵暮經一小山。迴溪生雲。疊巘蒙翳。路轉欲冥。半崖有大樹。高十餘丈。白花紛敷。照映溪谷。谷口叢薄間。茆屋一區。寂無人聲。約更初。至聖治太平宮。宿聽雨軒。鄰房亦有客方寢。乃前巴陵守易平樊炳子明。固將窮探極討。咸又喜以爲得侶。明日過匡山精舍。臨磬湖。披輿草。求玉蟾丹井。入飛雲洞。訪隱者桂心淵不遇。遂肩輿過東林。



寺。方行林隙中。白雲徐舒。青峯遞明。心忽不定。久之。因憩三笑亭。由三笑虎溪。蓮社蘇白堂。遂升上方。望遠公講經臺。慨然前人高風。東林後單山崛起。與匡阜對峙。若大屏居其上。謝靈運繙經臺也。明日出西林登天池山。望絕頂。路險甚。捫歷窮澗。矯首千巖。瞰逼微嵐。下視林壑橫潰。凝立待定。四顧生怯。青蘿葳蕤。咫尺無路。幽鳥飛鳴。山應逾遠。有石突出霄漢間。其略若巨艦乘瞿塘縣流。急開峽口。問之鐵船峯云。如是緣石磴以上。餘二十里。至天池。坐文殊閣。下視萬彙。杪甚毫髮。江流匯滌。杯帶泓明。羣山起伏。掩抑微浪。挹漢王峯。徙倚白雲亭。按白雲亭據費黎洲游記考証謂在赤脚塔山近是觀宋將岳飛詩。謂其朝廷多事。猶能抵隙而爲是遊。得支徑。上大林。僧曇詵始居。樂天濂溪所嘗游。出緣絕壁下。入佛手巖。廣不能數楹。下磴

無地。曠覽悠邈。視天池雄麗過之。側出微徑。逾進而逾遂。崖間鑿

大隸書曰竹林寺。按或以竹林寺崖刻三字爲周顛書李洞爲元人可証其誤矣苔蘚綴絡。隱顯翠壁。

前控飛崖。如幾筵。延袤丈餘。三面皆斗絕。從旁一松。偃蓋下覆。

方臥匡上。月在松杉。其下卽錦繡谷。謂春時谷中花開猶錦繡也。每

風雨聞鐘磬梵唄。寺蓋隱其中。是晚下宿福海寺。明日到圓通。飲三

蘇堂。又明日導者迷路。遂踰匡王觀。按李洞爲元人故康王觀作匡王觀至宋人遊記則作康王觀避宋

太祖諱也足證近人以匡廬作康廬之非是谷簾泉。淵明栗里。抵靈湯寺。由是蓋轉而之山

南矣。乃從報國寺杏壇間。遙望白雲紫霄諸峯。森猶紫筍矗其巔。耶

舍塔冠簪玉如。憩歸宗寺。觀晉王右軍墨池鵝池。酌鸞溪一滴泉下。

夜宿陸修靜簡寂觀所當軒白雲川中。月下登石壇。瞻禮斗。徜徉雙瀑

間。次早書所當軒白雲川二扁而去。至開先寺。其東馬尾泉。其西飛

玉泉

按據此則黃巖瀑布在元時亦名飛玉泉也

萬竹亭漱玉亭青玉峽峻宇天關。兩崖嵐翠欲

滴。其地如大甕。泓渟爲潭。其上有巨石。水從中來。觸石分二道以出。狀若白龍飛墜潭中。盤旋數四。循石阪下。其巔委勢遠益緩。始逡巡歛怒趨去。登雲錦閣西軒望瀑布。其旁香爐雙劍二峯。尤秀麗特甚。相傳上有三石梁。橫絕青冥。窅不見底。苔滑不可度。度輒得遇異人。瀑行青壁間。如長虹委蛇。下沉邃淵。須臾大風暴起。泉不得行。從旁掣曳。欲斷還續。忽飛旋重輪。直入空際。迴風一散。萬象冥蒙。或文綃霞綬。陟降天際。偶隨鸞輪。奄爾而逝。瞬息萬狀。殆不可窮。急雨繼之。四山霧晦。銀竹森豎。形神開悟。自以茲遊。冠絕平生。卽相與命酒。頽然就醉以臥。明日越羅漢嶺。東行五老峯下。五老頷頤隆肩。欲欬以漱者。蒼然負幃薄以立。覩其或與我語。笑

顧久之。度松關。入棲賢。以三峽陸羽泉玉淵潭之奇。因遂留宿焉。次早見硃砂峯於雲屏閣。下有白石菴。李公擇藏書處。僧謂棲賢唐李渤讀書處。其前有洗馬澗。踰澗。由白鶴觀後山以往。抵白鹿洞。亦李渤讀書處。今爲朱晦翁書院。其梁於澗曰貫道橋。其澗之隈曰勘書臺。又曰風泉雲壑曰聖澤之泉。致祀殿庭下。拜先生遺像於祠。顧瞻磅礪。思古之人得以遂其所志。於茲山泉。消其塵昏。息其道氣。終以大有爲於天下者。未必不少有助云。隨至尋眞觀。女道士蔡尋眞於此仙去。祠故在焉。乃攜衾綯。躋山巔。觀所謂三疊泉。方二三里。抵新泉壑已無路。稍進。皆鳥道嶄削。訖不能前。上摩蒼冥。下俯幽壑。仰見一峯。戴巨磬石。直立雲表。攀緣側足。如是歷九疊雲屏。而泉出其後。山窮絕處也。樵豎見止。謂遊者往往觸風雨雲霧類不得

見。而返。及至天宇澄霽。向之磐石。如出井底。四圍巒嶂欲合。泉若瓊簾。從空懸布。爲三疊而下。透映蒼寒。飛淙濺霧。灑面蒙密。遽然以醒。謂天地窮而萬物亦窮也。或云方冬冰堅。泉脈向微。其行觸坎疊。必穀轉久之始下。狀若素絲千仞。洞貫三大雪毯於空中。微陽抱景。煥爛輝發。蓋谷簾泉。瀑布三峽橋。青玉峽。爲山南北之冠。而雲屏三疊。又爲青玉峽瀑布谷簾之冠也。山至邃。境至清。勢不得留。月中捫蘿。下宿於尋真觀。明日經李騰空昭德觀吳章山寶巖寺去。祀周濂溪墓而歸。是夕大風雨。李洞漑之記。

明

## 王禕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八月余自京還。九月以事行郡境。二日。從左蠡揚瀾至都昌縣。四日由都昌。出彭蠡。過飄搖沙。宿蘆潭。五日至建昌州。七日。回至蘆潭。北風作。舟逆風不可行。八日。復至建昌。九日。舍舟取陸而還。是日宿德安縣。十日。發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在路南。距山陔不半里。螿石爲池者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池水稍溫。人往往入其中浴。然皆作硫黃臭。余舊聞凡湯泉下必有硫黃。惟驪山下者。乃是礬也。礬毒石。本草云。性熱。入水。水不冰。蠶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

地粟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互澗中。石上隱然有人臥形。相傳靖節醉卽臥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歲劉裕實殺劉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託爲之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乎。靖節旣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卽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按據胡思敬編鹽乘淵明少居新昌縣東二十里鄉人於其所居南山立祠新昌縣卽今宜豐縣故所謂南山非栗里以南諸山之謂也其旁居民多陶姓。云是靖節後。又數里。爲簡寂觀。觀亦不存。簡寂者。陸修靜謚。慧遠法師之結白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靖節陸修靜皆與焉。遠公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修靜

嘗訪之。東林之近有虎溪。遠誓不過溪。或過溪。虎輒鳴。及送二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爲三笑圖。或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歿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爾。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餘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得所謂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按黃太史指黃庭堅氏以此三人實之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有所述。陳舜俞廬山記。其說亦與太史同。此其是非固未決者也。又循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爲歸宗寺。在金輪峰下。山勢方巖然。忽石峰從山腰拔起。如卓筆。高與山齊。峰頂有舍利塔。俗呼爲耶舍塔。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舍利八萬四千



。散在人世。龍宮皆貯以金瓶寶篋。建塔藏焉。東晉時。耶舍尊者。自西域奉舍利來。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建塔。塔高若干尺。范鐵爲之。外包以石。峰峭峻。鐵石重。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故呼爲耶舍。塔。耶舍亦與遠公社按耶舍諱高僧傳考之未嘗至廬山焉有與蓮社事舉如意相示爲佛馱事蹟亦非耶舍也。嘗舉如意無言以示遠。遠不悟卽拂衣去。是時禪學未入中國。

而兆則已此見矣。耶舍之去。逕上紫霄峯。紫霄又在金輪東也。寺相傳爲右軍故宅。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羲之之所洗墨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蹟。豈信然耶。按時代考記王羲之無捨宅事墨池之說

更屬傳今臨川郡城東有墨池。南豐曾氏爲記。蓋深疑之。或謂方羲之說矣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信非耶。宋元豐

間。眞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黃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游甚力。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似儼虎溪。其事爲釋氏所傳。世皆謂先生。實傳聖賢千載不傳之統。豈其有取於佛氏之徒。而願從之游。甚者。又謂濂溪之學。受於壽巖佛者。此又甚誣吾先哲者也。按黃黎洲游記云濂溪先生卒于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後五年始改元豐。則眞淨之住歸宗先生觀化已久。其事之有無。又何待辨。而子充乃謂形迹未嘗爲累。亦未深考也。余以爲不然。大賢君子。于其道既有得矣。其于形迹未嘗以爲累也。況先生之高致。如光風霽月。初無凝滯固執。奚必深辯之耶。及淳熙中。應菴華禪師繼主歸宗。朱夫子時爲郡。亦嘗與之游。華公蓋臨濟正傳。於大慧爲適孫。歸宗雖非巨剎。以屢爲名僧所居。號天下歸宗。今寺亦廢。故基爲樹所蒙蔽。不可入。余徘徊鸞溪上甚久。日已暮。遂

復行。數里。宿開先寺。明日乃還。

## 王禕開先寺觀瀑布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爲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出香爐峯。則爲瀑布也。十二月十八日。日南至。余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丈室未成。邀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却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岸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爲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爲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

望。但見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一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泐。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託名崖石。未久。人不之識矣。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爲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遽溢。盡滌去積葉墜梗。謂之龍洗潭。或歲旱。禱雨者於潭中。輒應回坐亭陞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爲石所堙。初寺僧作石雷。引潭水至寺。給庖爨。又鑿石。作此池。卽蘇長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雷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雷以去。而石雷亦半廢。明年三月二十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約諸公遊焉。比抵寺。諸

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蕩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慄不休。頃焉。諸君至。見余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瀉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於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罅。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余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崖下。得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遊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乃與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爲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望鶴鳴諸峯。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巖腰采薪人。衣白。大如

栗。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瀧瀧鳴。塵慮蕩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出楞伽經示。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略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遂留與同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與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筧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余未起。應扣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余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經照香爐諸峯上。諸峯紫靄。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間爲余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潛邸。亦嘗讀書於此。

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卽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了山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爲劫灰矣。豈非數乎。

## 王禕遊棲賢寺觀三峽橋記

五老峰於廬山爲南面。卽郡治北望。峯如屏障蔽其後。達郡治北行二十里。轉五老東。入巖谷中。棲賢寺在焉。余舊讀蘇次公棲賢寺僧堂記。棲賢谷中。多大石。岌巖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此也。故其橋曰三峽度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

水之變。寺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泉石壁之址。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每大風雨至。堂中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又聞蘇長公云。廬山奇勝處。不可勝紀。獨開先漱玉亭棲賢二峽橋爲二勝。其寺廢已久。有僧曰惟賢。頗通世間法。余俾之住棲賢。賢旣結屋山中。乃使來告。余遊至谷口。日卓午矣。未至橋十許步石巖下。觀陸羽泉。乃至橋上。俯視澗底。亡慮百千尺。或云以瓶貯水五升許。從瓶嘴中寫出。縷縷下注。瓶竭水乃注澗底。欲試之。不果。又云橋魯班造。蓋謂堅緻壯奇。惟班乃能造耳。非謂眞造于班也。距橋北十許丈有大石方整。狀如棺。橫亘澗底。相傳嘗有孽蛟從谷中出。水怒湧。勢將壞橋。時主僧有道行。叱神挽此石扼之。蛟退。橋得不壞。過橋北轉。行百許步。澗



水至是匯爲深潭。有龍蟄焉。蘇長公所謂玉淵神龍近。卽指此也。又相傳昔寺僧嘗浸甌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甌從洞庭湖上出。甌上有棲賢寺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也。此其言皆誑誕不足信。已乃徑造賢公新屋。下法堂故址也。至是五老峯乃截然左出。寺顧在峯後。日方熾。忽雲從谷中起。俄頃雨已至。有風南來。雨復旋。散日光穿雲。斜照峯上。巖谷石濕。芒采相射。宛然金芙蓉也。明日謁赤眼禪師塔。塔距寺北三里許。巖谷深絕處也。棲賢寺實禪師所創道場。

## 林俊遊天池寺記

行虎溪觀白蓮池。仰視山椒。焯靄蒙絡。突出浮屠。甚峭。僧言曰。

此天池。命輿戒徒。下石門。憩接待。

注接待亦名招待。即今雲峯寺。

僧褰納扉屨以從。

。渡錦澗歷錦繡。半雲。甘露。着衣。四亭。乃抵寺。巖岷岷嶮。線路繳陡。縈紆百折。下瀕嵌崖。灌木捍翳。遇缺處。閱視若亡底。壯夫峩然。胥顛而胆落。登之法。輿負四人。扶四人。荆竹以拄。鞅繫兩纏。纏三人前拽以升。下則倒載尾援以縮。伸行勢。磴險處。舍輿循厓授杖行。苔間。挽一人。搦二人。不數武。目光混眩。喘息。汗如雨注。道逢一釋子。負擔騰趕類飛。輿夫駭矚焉。寺二天池。相傳帝釋天尊手搯。今贅爲一。聖祖龍飛。周顛仙言多奇。中後會徐道人。天眼尊者。遣赤脚僧進藥。和詩上感修寺。親製碑錫。以象鼓銅鐘諸器。西有四仙亭。文殊閣石如吐舌。雙松挺出石竅。葉短異常。下矚平川。隱顯千里。南有捨身崖。

注即龍首巖。

神龍宮。潭際時興雲雨。有石鐫曰文殊化現。

按此刻今存。文曰文殊攝。

化神龍之宮。有鐵船峯右偏石狀如蓮有石耳。馬耳。二峯。北有羅漢池講經臺香鑪峯。東有佛手巖。形五指如掌。有竹林寺。羅漢洗脚池。白鹿昇仙臺。御碑亭在焉。大林寺。臺曰銀臺。樹曰寶樹。有錦繡蓮花圭壁五老雙劍五峯。瀑布馬尾二泉。白鹿書院奇景尤物莫能悉以志最高之南一舍有半。旁一菴。僧食日米盈撮。和以苦菜。以下山塗梗。未之致也。寺劫於燹。宣德間。勅新之。峯多積雪。殿瓦冷裂成化間。僧性釗募鐵瓦覆之。廡仍以茅。歲率一葺。予謂竹木爲質。塗以土若灰。可閱年數。且杜風火僧或未能易也。登且半。陰翳雨作須臾白雲布地如絮翼日乃言歸。

## 李夢陽廬山記

自白鹿洞書院陟嶺東北行。並五老峯數里。至尋眞觀。觀今廢。有石橋。自觀後西北行。里許。並石澗。入大壑。其傍有石刻。至元大德間。呂師中刻也。並澗路。石漸巉岳數里。至澗之鎖口。羣峯夾澗峭立。而巨石怒撐。交加湍激。石鬪旁有罅。人偃僂穿之行。此所謂白鹿洞也。過洞。按此玉川門也非白鹿洞復並澗轉北行數里。至水簾泉。水簾泉者。俗所謂三疊泉也。然路過洞。愈險絕。行經鳥道石罅間。人跡罕至矣。水簾掛五老峯背。懸崖而直下三級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架空。擊霆雪翻谷鳴。此廬山第一觀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遂亦莫知其洞所。顧輒以書院旁鹿眠場者當之可恨也。斯雖略見於王子充記。然渠亦得之傳聞。又以尋眞觀列之白鹿洞。誤矣。自書院陟嶺西北行。至五老峯下。並木瓜崖。西行。則至折桂寺。朱子嘗游此。

循嶺而南下。至白鶴觀劉混成棲處。觀背峯曰丹砂

按卽今珠砂峯

自觀西北行

數里至棲賢橋。橋跨澗孤危。宋祥符間橋也。澗曰三峽石肝爛而薺怪

。罅虛淵潭碧黛。激則泅泅。橋旁有石亭。亭旁崖刻錢聞詩詩。

按此刻已佚

自橋西並澗行。至玉淵。其澗噴湧來。至此而穴石懸注。聲如迅雷

。亦天下之壯觀也。過此則棲賢寺。今廢。李渤嘗寓此。自棲賢寺西

行。萬壽寺。有路通廬山絕頂

按卽今由含鄱口登山路

可至天池。逾澗北行。則太

平寺路也。臥龍潭。則在五乳峯下。路仍自棲賢橋。出澗口。西行數

里。北逾重嶺。入大壑始見潭。潭亦瀑布注而成者。潭口有長石磷磷

。起猶龍。朱子常欲結菴潭旁。今崖壁有劓字。然嵐重。晝日常黯黯

。出臥龍潭。

按今臥龍潭一切故蹟均不可考但餘少數石劓耳

西行數里至萬杉寺。寺當慶雲峯

。又西至開先寺。有瀑布龍潭。有雙劍鶴鳴香鑪諸峯。有讀書臺。蕭

統李煜嘗寓此

按讀書臺爲李中主環遺迹相傳  
蕭統昔有別墅在寺近李煜語誤

亦廬山一大觀也。自開先

西行十數里至歸宗寺。寺有馬尾泉亦瀑布

按當是今  
五簾泉

有紫霄峯王羲之嘗

寓此。洗墨養鵝皆有池。寺前里許。有溫泉。

按溫泉去歸  
宗寺西五里

自歸宗寺西

北行。則至靈溪觀。觀西爲陶淵明栗里。今有橋。有吐酒石過此。西

北行。則古柴桑地。有鹿子坂。面陽山。淵明宅與墓處。自面陽山北

行。可至圓通寺。此一路。予未之行。予則自德安縣西轉山北東行至

圓通寺。寺對石耳峯。前有侯溪。元歐陽元有記。宋黃庭堅亦寓此

按黃

庭堅或爲  
蘇軾之誤

自圓通寺東行度石門澗登廬山。尋天池寺。度錦澗。旁有錦

繡亭。路雖攀緣上。然修整。又林木鮮茂掘。問僧曰。禁山也。路以

曳御製碑開云。行一里。輒有亭。路旁崖平處皆字。蓋五逾亭。乃至

寺。寺據廬山絕頂。奉勅建者也。鐵瓦而畫廊。有銅鐘象鼓。悉燬於

火。殿前有池。仰出而弗竭。故稱天池云。是日晴晝秋高。下視四海。環雲屯絮。望岷峨江南北諸山皆見。然江與湖。並細小難觀矣。僧爲指石鏡鐵船獅子芙蓉諸峯。乃東至白鹿昇仙臺。高皇帝自製周顛碑。高古渾雄。眞帝王之文。然碑亭漸崩裂。又東。觀竹林寺。刻非篆非隸。周顛手跡也。按元李洞游記已載此刻周顛語誤又東觀佛手巖再下游東林寺。觀虎溪。又至西林寺觀塔。東又至太平宮者。卽御製碑。物色周顛處也。按物色周顛非太平宮又東至濂溪書院。又東十餘里至周子墓。墓對蓮花峯。自蓮花峯東行。至吳障山。過山逾石子崗。相思澗。並五老峯行。則至白鹿洞書院。此廬山南北之大概也。按志。峯山有大嶺與九疊屏風。號奇絕。李白詩所云。屏風九疊雲錦張。今問人。咸莫諳其處。惟開先寺前有錦屏鋪云。按錦屏鋪不得引李詩爲証蓋別一地也又按王禕記。是山也。洪武初。

長林蔽阻。虎豹交于溪路。雖十餘里。非羣數百人莫敢往。今其山童童赤崖耳。樵夫非探絕頂。不能得徑寸薪也。是山名蹟。則自慧遠在山北。至李渤始有白鹿洞在南。後又有周顛。其跡則絕頂。正德八年夏六月李夢陽記。

## 王世貞遊東林天池記

余以七月赴楚江。行至彭澤。有峯秀出天表者。曰匡廬山也。自意抵九江。必獲一往。而以久困石尤。乍得風。船中人少留色。而亦會無適爲主者。徑張帆去。殊自悔恨。十月。量移嶺右。假休沐還。復抵九江。兵臬尙君見訪。語及。躍然曰。且得從子周還。余固謝。乃使二騎爲治裝。九江丞德化令。各以其吏人往。其明早。蓐食。挾玉山



程生。及吾郡張生姚生黃生遊。出城北。甫數里。卽聞草間流泉聲甚悲。至橋所。悲聲易而厲。不知從山行。覺輿人趾益上。小喘。二十里。而曙色與微月接。道有棹楔。署曰太平興國宮。卽宋所祠採訪使者處也。其宮去署所可里許。周益公陸務觀所誇殿堂鐘樓之盛。爲兵燹毀。當無幾存矣。久之。乃入磴道。夾嶺蒼翠可愛。亦時時見人家炊煙羣裊。已抵東林寺。卽慧遠十八人結社地也。其面爲香爐峯。秀色插天。前有亭。榜曰三笑。跨一石橋。所謂虎溪者也。溪亦多闕塞。下有深草。暗流時伏。渡溪可百弓。始及蘭若。其殿曰神運。晉江州刺史桓伊建。周陸記所稱唐牛相僧孺署寺。裴相休署殿。二書今皆已亡之。獨三世佛像存。而皆端嚴妙好。衣領皆精絕。云是唐塑。工手不減楊惠之。他阿羅漢咸稱是。殿後石壁陡起。古樹數百紛披若蓋

。其右爲遠法師影堂。中坐遠像。傍十八像。則劉程之等六人。及遠與慧持輩也。其更右則方丈。頗整潔。中左右六壁。爲王文成詩。僧以朱紗護之。然左右壁皆已漫漶。不可讀。縣爲置頓小飲。敵寒色。誇陶令之攢眉。成一詩而出。訪白司馬草堂。僅影響耳。遂循虎溪而西。步石橋。流泉潺湲。白石齒齒可數。西林寺遠公塔皆在望。顧甚荒落。興盡不欲往。乃就輿行。可十餘里。至雲峯寺。改乘小竹兜子。以四人牽而上。若遡流舢舨。可四里許。至登高亭。又折而上爲錦澗橋。故擲筆峯後諸水委也。石壁峭上。凡數折。水自其隙下。濤翻雪湧。嘈吟鉤碎。吾不知視棲賢歸宗何如。當亦生平一奇觀耳。自橋而上爲錦繡谷。亭亭焉如谷名。諸所以稱錦繡者。春時雜英百千種。燦爛如織。至冬初。蒼翠不剝。丹楓綴之。亦自滿眼雕纈。復上爲躡

雲亭。又上爲甘露亭。自是改而步矣。時天已陰晦。積雪乍液。加峻且滑。凭一小吏肩。從雲罅顧見吳楚諸小山。如藜塚。溪流縈紆。挾微照。有百千金蛇。俄而霧合。稍稍逼。不見前後人。第聞冒絮中語相喚耳。又上爲披霞亭。又有坊曰廬山最高處王文成筆也。寺僧指其傍小崖穴。曰。此竹林寺後門。

按竹林寺後門之石坊乃廬山高三字其廬山最高處之坊亦王文成書今已

圯  
門係在天池寺  
首此記似誤

竹林寺者。世所稱有影無形。時時聞天樂云。聖僧居之

耳。霧小關見兩山下垂若闕。而東山尤奇秀。層樓危堞。廩庾獅象之狀種種。問之僧。或云卽九奇峯。或云非也。俄復晦。稍折而下。道微坦。從寺左轉南嚮。連峯前蔽。高可里許。遠不知極。蓋皆稱天池山。而寺踞其後嶺小窪耳。寺門殿鐵瓦石柱頗壯麗。而佛像不甚精。僧導而右登一閣。曰憑虛。縣吏出所齎酒脯。凡數行。四壁題詠皆已

滿。獨南嚮左楹尙粉素。顧程生作古隸。題遊日及紀姓名而下。復稍西爲聚仙亭。蓋所祠天眼尊者。周顛仙。赤脚僧。徐道人。見高帝碑甚詳。顛聖凡不足論。天意似欲爲明主一表徵應。以服衆志耳。又西爲文殊台。台蓋巨石危出。可以西眺岷峨積雪。俯視千里。而爲雲霧所翳。閒一少關隨合。所謂阿閃國。一現不復再現者耶。台所建文殊殿。亦草草。而傍崖一龕中。坐獅石像極精絕。疑此石獅。從蓮花會親覩法身。當令旃檀釋迦退舍矣。時日已迫下春。且虞雨雪遂歸。而所謂舍利塔。獅子崖。鐵船峯。白雲洞。蓮花菴。白鹿洞。昇仙台。御碑亭者。僅從僧一指說而已。歸路大似捷。然從肩輿踏空中行。處處捨身崖也。度東林。尙君復使置酒。強余入。則已暝。三舉觴乃出。抵舟。街鼓已久動矣。夫此廬山胥耳。其由南康而入五老諸名勝。

十不能一也。而所經遊。又欲以一日而盡之。得無爲採芝叟揶揄耶。譬之初地人見佛現身。謂之能盡佛則不可。謂不見佛亦未可也。記陶徵君棄官居柴桑。得非爲廬君戀戀耶。能貧不能多致力。而又以足疾。使門生肩藍輿。計不能度東林。而止。望天池。便自霄漢。余吳人。去此殆千餘里。幸以宦遊一染指。差足誇徵君矣。越三日。紀其事以示同遊者。

## 王世懋游匡廬記

山北大林寺

寶樹在上大林寺。去天池輿行可四里而遙。幾及山麓矣。

按山麓語誤

樹有

二其亭。亭道旁。扶疏四垂。妙好端正。若浮屠所畫瓔珞琪樹者。相傳一異僧。自西土移來。近忽出一癩。作人狀。僧輩以爲大士像云。

其一生澗旁。枝葉覆蔭。根生石間。泉瀾瀾流其上。樹之美。故讓道旁者。而所據勝。不啻過之。度澗而北。爲寺故址。燬於野火。僧募復之。外設籬落。內爲板屋。雖樸若村居。入其堂奧如也。

## 王世懋遊五老三疊開先瀑布記

余旣以未登文殊臺。迫視瀑布泉爲病。而三疊之勝。寢興志之。顧怵於衆說。或曰迷道路遠近。且有猛獸毒虺。虞非多得嚮導不可往。或曰。往返不可日計。深山絕澗中。無民廬僧舍。難可盡日力。或曰。春夏草木蒙翳。決不可入。以初冬時往。雨則滑而艱步。不雨則泉細而無奇觀。然余意雅欲究之。不爲懼止。九月朔。至開先寺。出寺行田間里許。易兜輿而上。屢陟隘口。舍輿而徒。見清泉豐草。輒從憩

焉。迤邐再上。至昔人避兵寨。意卽所謂黃巖砦者。砦漸近香爐峯龜背犀牛相並。視姊妹石娟娟下作危墮勢。蛇行轉上里許。路稍寬衍。文殊塔出焉。塔據一峯。拔地削立數千百尺。下臨不測。卽所謂布水臺也。丹葉翠篠。蒙崖翳谷可愛。循崖東行數十武。至塔所。以石甃其四周。風高防敗也。然亦漸廢不沼矣。塔前一石。橫出數武。險絕難上。惟寺僧習而登焉。山疎謂之定心石。或謂四望石云。一名險。一名景也。其南望正與瀑布泉對。懸崖萬丈。轟轟下瀉。墜珠飄練。澎湃百狀。當泉所注石。都作異筋理。蜿蜒蜒蜒。龍爪拏攫。洗削萬古如新。眞茲山勝絕處云。時秋潦方收。從山下望僅如一線。不登茲臺。焉覩所謂瀑布奇哉。締視久之。復返故道。從南上入黃巖寺。寺據雙劍峯下。四面皆峯巒。林水拱護。中有丘田。泉出其旁。亦一奧

壤也。僧廬湫溢。無當勝處。乃循澗而上。求所謂黃石巖者。巖石大可三楹。下空洞可屋。昔有道者廬焉。緯蕭鬻鬻。居然坐臥處也。已下而就澗石。選勝班荆。復設酒脯。兩劍峯崢嶸競出。巖巖來逼人。卽所傳老龍洗潭處。遠不得至。而瀑布泉水。已潺湲在吾杖底矣。逡巡不欲歸下方。久之。始下。飯寺中。顧日尙有餘晷。因復迂行至萬杉寺。觀刻石而還。越十五日。爲三疊游。始由九江通道。入觀山下。望五老峯近可握衣。已稍背而北。易筇輿行。行百武。卽並澗。澗水建瓴。下入草間。已作潺湲聲。山依澗而上。漸高。若設屏障。傾欹愈奇。意卽所謂屏風雲錦也。已度澗而北。稍上。更折而南。巨石縱橫。澗中水勢瀾漫鋪瀉。石盤懸注旁灑。已覺應接不暇。乃下兜輿立石間。賞歎久之。自此徑仄石礙。漸不可輿矣。蛇行數百步。澗皆



巨石。前拒水不得下。迴流怒擊。澎湃欲倒。而澗旁故道。前視亦盡障塞。疑便與人世隔絕。稍進迫視。一罅天啟。洞中可容數人。劉世揚所題玉川門。李夢陽所謂白鹿洞也。人皆僂僂而過。過是又作別境矣。兩崖鐵色。壁立數百千丈。峽水森束轉急。仰視不寒而慄。徑皆蒙茸細草。或滑磴但容一趾。徑窮輒度澗。澗石亂插水中。揉接騰涌下上。僅免濡履。惴吁相屬。幾不自支。前覺有異。衆譁謂三疊泉也。乃稍定氣徐陟。至則山崖四面陡絕。樵徑絕焉。澗逐山止。而三疊泉從山南最高處。冉冉盤空而降。初級如雲如絮。噴薄吞吐。流注大盤石上。水石衝激。乃始灑洄作態。珠迸玉碎。復注二級石上。匯爲巨流。懸崖直下龍潭。飄者如雪。斷者如霧。綴者如旒。挂者如簾。散入山足。森然四垂。湧若沸湯。奔若跳鷺。其聲則蘊隆之候。風掀

電馳。震震四擊。轟轟不絕。又如昆陽鉅鹿之戰。萬人鳴鼓。瓦缶相應。眞天下第一偉觀也。潭中流峙一巨石。屹然砥柱。好事者常勒各其上。俯視目眩。予乃隔潭據一大石。箕坐。敲石煮松。溫酒浮白酬之。坐去瀑布二十丈許。泉濛濛時洒人面。先是日午暖甚。捫歷汗流。已坐稍稍涼。旣而嵐氣襲人。背袷驟單。覺閔然幽境。凜不可留。而意若不能釋去。日旰乃起。令徒隸拍掌嘯呼。山谷響動。泉若加駛。下視兩峽。天關日光晶晶。下散平湖。覺此身如在仙都鬼谷。迤邐亟下。出洞門就兜輿。步步惜別。至山下。始就民家露坐而飯。日昏黃矣。是日也。誠不自意獲此奇觀。自謂生平一大快云。大都茲山以泉勝。而泉之勝以從峯頂四下。與他山泉出山下者異。未登文殊臺。青蓮諸詠。便謂溢辭。况三疊泉瓌偉奇麗。僻在鳥道。太白子瞻瞻翁

未探之奇。其邦縉紳士衆。老死所未識之境。一旦余以守吏。賈勇而登覽之。獨非幸歟。余懼夫入開先而遽返者。薄廬山爲常觀。而妄肆譏談。故記其大畧以示遊者。爲茲山一吐氣焉。

## 羅洪先遊廬山記

去歲予入匡廬。胡練溪欲偕不果。甚喜僮話。不啻與故交敍契闊。今適與練溪燕坐。鍾斑田郡守。遣報王龍溪。同沈古林。邀會海天。次日。余四人拂曙下天池山。練溪獨處閣中。俟秋入武當。劉龍山趨子良次靈隱。余與道輿如海天。至則陳抑亭毛青城咸聚。二十六日晡時。班田餞別於海天舟中。是夜龍溪舟從湖入。余以龍山子良留靈隱。明日與道輿趨東林。徑圓通宿。次朝。命輿馬。由面陽山謁靖節祠。

披蓑莽展墓。墓前正見面陽山。立誦挽詞。良苗遠風。如侍公側。宇宙上下幾千載。未亡者何物。爲之灑然。道出隘口。南觀溫泉。泉出溪流中。勢若燔湯。不可以手。行其旁。腥氣蒸人。謂地有硫磺。或然也。晚宿歸宗。次早遂趨渚溪。左星石家龍溪自開先來。是夜坐亭中。有星孛於北斗中大理。彗入紫微。自天乙太乙指右樞。後數夜移並樞星。經天牢西南沒。時有談方外之學者。龍溪因問余曰。公見二氏何如。余曰老氏窺向上根源。竊弄闔闢。傷於巧。佛氏見無始幻妄。但守寂樂。近於拙。吾儒因時立教。率本人情。萬物賴以並育。天地待之成能。其守法庸常。其功用廣大。二氏不得而與也。雖然道亦大矣。百家九流咸有歸宿。雖不出於吾範圍之內。然知力之專。各有自得。後儒區區載籍。以爲是非。鹵莽抹殺。以爲衛道。不復究其說

之由來。吾又病其解王章而藉寇兵也。翌日。與龍溪別。

## 王思任游廬山記

篇中多訛字無別本可校正故仍之

疏云山無主峯。橫潰四出。巖巖寥寥。各爲尊高。不相揖拱。善寫廬山者矣。山尻楚吻吳。面障洪都。肩柱鄂渚。似喜湖江之隙。而特集美於此者。伏滔曰。重嶺桀嶭。仰察雲日。言其高也。湛方生曰。窈窕冲融。常含霞而貯氣。言其靈也。酈道元曰。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遯之士。繼響巖窟。言其風氣之可隱也。慧遠曰。高岩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窮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雲白氣先搏。或大風振岩。羣籟競奏。太史公東游。肆目。若陟天庭焉。是又住山之最久。而得其性情狀貌者也。王思任曰。予登漢陽中峯。見廬山從衡來。橫五

百里無多也。孤芙蓉蠹水上耳。然清貧矜特。不呼援倚。泉峯雲石。自爲瓢袖。團而不散。是以奪襟喉陸海之一宮。而幾與五岳訟。

東林山笋輦之最外者。以遠公勝。虎溪橋。草湮流咽。覺步笑猶有響動。橋遂勝。白蓮池方廣暢。可是謝靈運手植。吾不喜雷次宗劉程之等人。瑣碎死生。儻淵明放眉而來。卽恃才靈運。雜心而至此處。箕踞堪飲嘍矣。池竟勝。佛前兩松。遠公前兩桂。俱以清古勝。三笑堂楊德偉屏畫。有生氣。勝望香爐峯。講經台翠滴飯中。勝舍利塔虎跑跡。十八高賢像。神木井。冰壺聰明卓錫三泉。陶侃所網金文殊身。蓮花漏。鬼壘牆。李邕柳公權趙孟頫王守仁等碑蹟。此皆示現神通。貽留往舊。吾聽僧指告。存者存之。歿者歿之而已。最可憾一事。游髡薑目逼人布施。持簿不寸離。廬游之興。一步一敗。然亦有爲其愚弄

者。乾沒金錢不少。安得竹根三十箇。斜封一角。解發尸陀林中。聽其銷算也乎。

飯三笑堂已。予攜一僧西步。有林翳翳。拾級而上。乃謁遠公墓。公命盡時。欲露骸松林。同之草木。而弟子不忍。輒作荔枝塔覆之。傷哉。入夜翠微裏。千峰明一燈也。空悲虎溪月。不見鴈門僧也。望香谷。入西林寺。荒落甚。永公塔亦秃圯矣。虎溪儀正盛。永飄然半衲。不遮脰而來。何無忌曰。清散之風。多於遠矣。永常室虎。人畏之。則諭令入山。人去復至。青山不改。遙想當年。

香谷有廣福觀。祀匡續先生。今蕪廢。匡山名自先生得。先生辭威烈王之迎。白日輕舉。僅有廬存。因又謂之廬山。然則先生未廬之前。只呼山耶。抑成周以前。人盡無足眼。山猶未生。生猶未奇耶。人世

短促。夢夢至此。

白樂天草堂。云去爐峯不數丈。又云寺東。跡之竟茫然。春有錦繡谷。夏有石門澗。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峯雪。其言甲廬山矣。又曰。司馬秩滿。行止自由。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其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畢竟下回分解若何。李太白於五老峯亦爾。文人輕詛。

盼雲峯寺始登趾。丹嶂萬仞。一呼吸。黑雲幔盡。急輿至解衣。僧不內。給宿九奇菴。舊綠幽蒙。穿枝撥翠。雨淅淅入矣。待吏人送酒。主僧稍恬萬聲齊下。夢至瀟湘。不知是風是谿是雨。

寒長苦輿。力僧苦米。更上。無米且無僧也。亟謝手麾去。賦予兩脛。時已上廬山一行簿矣。亟趣走。雨後鳴泉。爭道而下。白雲明暗。



人行水氣中。反不見山也。上錦澗橋。萬雪奔雷。支筇巨石之側。沈叔賢摹畫不得。但大呼叫。自此上躡雲亭。甘露亭。覺身境愈虛。卒一下視。踏穿白雲幾千襲。臨試心石。探窺無極。足二分垂外。勇不在此。對山一竇曰黃馘人洞。飛去不遠。留一几爾。絕壁有罅。壁上  
有字。曰通仙台。曰清虛靈台。近日始出。綠毛苔隱。兩壁咫尺手腕。展布不得。予從滴瀝中。側眼辨之。彷彿而已。再上數級。歐陽先生有歌曰廬山高。書壁已渝。而吾家伯安表之於坊。踰彌陀石。見大書。白雲天際。雄秀勁暢。然是宋元人筆。殊漫漶。勉至天半亭。凡九十九盤。天池塔見矣。跨脊下林。逕離離密密。瘦黑堅異。盡東晉時松也。佛前兩池供汲。以此名寺。寺故高皇帝勅建。以祀周顛者。赤脚道人。張鐵冠。天目尊者。從之。寺以此長廬山。僧每習見官。

出口皆香火氣。令人不耐。予獨游文殊台。徙倚石欄之上。又過探捨身崖。俯視前峯。筍銳蓮摧。雲絮忽復纏裹。歸宿竹閣。蟲鳥已絕。深夜闐然。忽聞機杼聲。半嚮一按。詰朝詢之。乃萬丈壑底。一二老蝦蟆咳語。

御碑亭紀周仙事。洋洋大哉。物力嚴壽白鹿昇仙台視天池奉其足也。

過佛手岩。岩前石如指。天泉沮洳耳。九奇岩下。萬木出杪。皆蛇猿

之窟。緣崖行百餘武。八分朱書竹林寺三大字云出羅隱手。空同以爲

周顛。非是

按羅隱爲唐人宋時游記絕不載及羅書亦疑問

每風雨時。鐘唄大作。相傳隱寺耳

。清虛林乃其後戶。意神聖變化之跡。如石梁瀑布。五日應真所居。

彼以水。此以山耳。又行十餘步。至訪仙亭。有跡在。山錦川撐插兩

短松。絕懸崖以臥望一溜紳下巒壑翻攪神悅悅也。歛足側行。望下方

雨晴氣錯。一大圓鏡。永開水古銀也。光耀勿闇。砂點雲痕。竟無定處。從龍角石。取推車嶺。望大林峯。入寺皆岡行也。嶽崎之極。忽坦率綿亘。置鷄犬里巷。絕不知是。萬山上寺。坐白蓮峯。面擲筆峯者。遠公點經筆所飛處也。別作一開闢。澗水碧澄。老杉捨身。貸金剛一本兩幹。大蔽牛而雄搏虎。二三僧友。欠申其下。白茗清陰。葛風孔孔香汗輯矣。

將至緞封一丈蟬石。奇藤幕之。疇昔之夜。瀆我天池者。謂非子耶。禮赤脚仙塢。好老杉文杏不知何樹腹踵數十圍大以石爲母。寸土不受。又不知何嶺。看百丈有八九十峯。皆肥籜參起。白雲底。鳥語細碎。忽羣白鷺跳來。躡時是泉也。

沈石田畫有豆青石坂。人行泉上。予極愛之。至將軍河。恰似一石架

大磬上。又數雄石乳石。激發湍瀉中。旋銀舞玉。輸帛捲綃。妙難形容。石田盡石可也。盡水似猶不來。

玉赤城題尺五天處。踰數嶺。山肉忽黃。予正訝絕。下一坡。種杉萬計。綠雨疎風。撥天無尺也。有僧卜地。鹿爲引至名鹿野。改爲黃龍潭。規製從木閣度殿。僧律嚴。山木不得折一枝。折之。必認至枝長而後已。按然則黃龍寺僧在明代以故叢林茂密耳由此可證明今二寶樹之固有健訟之風今其憤之矣。按明人游記無言黃龍特出二樹者但予過其巔。徘徊不忍去。是風氣之所鍾也。天池東林俱逆關苞之廬。龍面發者。歸宗爲大。背發者黃龍潭爲正。請存斯目。

金竹坪道場。新建匡山接衆處。曹能始扁曰。竹裏經聲。爲活潑泉。筓至僧廚。極甘冽。寺外一樹。白花四瓣。幽馥趁人。問爲何名。僧不識也。

出金竹。行嶺上。遠江浮拍。可以全受。此何方也。云是蕪黃之際。安得一閣。題曰楚天聽梵。鼓松竿讀書其上哉。

九奇峯。九峯皆奇也。而火焰更甚。如數千百駢指指天。若有屈事。急難自白者。上霄峯玉尖蒼秀。秦皇漢武。太史公之所登也。一磬石函可百人。周景式曰。望九江以觀禹功。其茲峯乎。

注此上霄峯指山北者言秦漢帝王

所登乃山南之上霄峯也季重此言誤矣

仰天坪。實坪頂也。高寒無木。有亦短瘦。五月入佛堂。見一羣人熱炙。甚訝之。稍憩。指僵喚火矣。殿屋俱茅庇何不用瓦。曰風壯。瓦飛去。求鉄不至也。洪陽先師題雲中。寺僧昵予徵堂額。爲書天在山中。

火焰峯。亘百餘丈。向所仰爲指蟲者。皆石筍也。石怒起如驚雷。擇

最銳一株踞其頂。望鄱湖。白氣中有履數點。又如鳧流款款。不見動而見移。半時乃隱者。舟行也。

山至圓通。一龜攀上。短小過峽。分潯陽星子之水。極力四五起。爲桃林尖。又大頓起爲漢陽峯。此廬山主人宅中以處者也。看大漢陽峯。亦目之視眉耳。五老峯當拍肩語之。望揚瀾左蠡。舟皆豆轉。或隱或見。落星石一荷盃不動者。回首江天。二三抹水光矣。

曬穀石。山頂有數大石。可曬也。乘象坐獅。乃愁山拈出。泉以輕妙。茶以白妙。豆葉菜以苦妙。紫蘭花以艷妙。壁壘俱石皮皴豎。遠望之披柴堆炭也。以樸魯妙。從鍊丹池入牯牛嶺。或崗行。或壑行。高下下。微措之極。兩行脚語曰。不知何故。山以峯名。則解之曰。人之姓名。出在頭上。

九峯互相雄起。俯視天池一錐。乃八座之視丞尉也。其間連帥方伯郡牧之長。不知爲幾千百也。又如蓮瓣中穿。度我作魏收蛺蝶。無鬚不綴。常有誅茅覆閉。聲息杳然。不領名勝。不邇路岐者。此中大有苦心之士。

忽然鉄裂。萬丈門開。白雲綿曳。湖氣之青。屯如也。三筇幾欲頓折。導僧前去。急喚問之。正是含鄱嶺口。

予昔在青田小洋中。得看天錦。以爲奇絕。不意五老峯上。有看海錦之奇也。天錦之色。金染萬鮮。俱非人目所經見。而海錦素鋪幾萬里。拋彈鬆稱。光絲躍然。覺霜雪死白爲呆。凹凸不等。小家數耳。予初登金輪時。綿冒漢陽。幾不遺一老。不意天錦之福尙在。綿俱縮入湖江。漸覆四字。作開闢以來一大供。予置足在中峯之頂。皇恐消

受。默念安得裁爲大被。襲四天下。寒山冷水。無有啼號者。發如是願。以報清思。猶未足以塞其萬一。

五丈塚鉄雲皆紫青融鑄。從天崩下。現壽者相。是名五老。睥面盎背。而予來襁負其上。覺中老更出一頭地。相隔數十丈。下臨萬仞。探之惴惴。爲筆。爲鱸。爲旛竿。爲石船。爲凌雲者。皆兒孫貼膝腋也。白雲時時蒸伏。沈叔賢謁一老不耐事去矣。陸務滋絕叫見海綿。以爲現正不必更登嶺也。予曰訪五老也。而何三之。二千里來。反惜此數里乎。當一揖一峯而去。四老前有台偃崖。緣葛乃至。五老始見鞋山。如方晷。江光湖氣。收於此矣。導行者楚僧了一云。春夏無此一日。若所謂海綿者。無論幾十年中。游人舌不及。即目亦不及也。幾許同行。至乾岡嶺。不肯上。僅一銀鹿阿端同之。山水豈易緣乎哉。



從五老視月宮菴。直鞭尖挑倒也。下取之殊盤極。忽入萬餘短髯松。穿弄緣舊如鳥枝暗塞。淙淙也俄而潺湲。溪亦修行擇杳僻矣。庵前樹鰲瘦。竹亦無人世瀟媚意。寺禿邈人去。得上方靜者。燃薪汲水。又得仰天坪豫勅儲斗米。倖無餓。而此一飯中絕飯愜。香美不可思議。膾炙三疊泉。無有知者。忽得隨州僧復曇卓契順也。曰。第從予來。披撥灌莽。經鉢孟嶺。蛇逕而入緣之。看匡續先生所遺驢蹄注。忽山窮。天出有嶺。橫互如石梁。遙望之。二友踞坐指點。但喚急來視。其東壁萬仞。亦青黑鐵。俯之奪氣。而所謂泉者。如光絲絀繹。又如一鱗蠕挂肥動。刀作三截。可愛亦可畏也。

仙人棋盤石。頗險戾。對望半天。青壁傲雲。洪瀑哀響。安得天杆一叩也。要之山川精華。定祕千鄆萬郭之內。人跡不到。止有日月愛惜

耳。壑中濕漉。掬之洗肺。忽憶我幾上有三尺鷹媻。摩賞自雄。遂不知今日作蟻子之樂。拍手一笑。望天池石。過洗脚池。礫礪蹇偃。穿跳喜懼。一時數易。不愁死而愁撲。行路難。寧如此。

朱砂峯如赤城火色。銳拔層層。萬山青緣。得此一尖。亦是沒骨山家數。

過青蓮靜室。一茶渴肺感激。上一嶺。望鄱湖。雪淨波明。返照如錦綃薄射。此五老咽戶。住山人。謂氣不藏蓄。反不庵此。

太乙峯尊儼挺拔。部落更廣。望之徒有歛噓。數百盤至歡喜亭。日云夕矣。乃見馬尾瀑。注此當是白水漕誤名馬尾瀑耳忽爾黃金萬頃精鏤可愛。詢之僧。

湖中沙也。

枕犁頭尖。左五老而右漢陽。萬壽寺也。鄱陽一泓。時清時白。以爲

前供。天外風帆。谷中樵唱。是不知何翼得有靜室。如峯房之綴。意山谷云密脾者。毋乃是。相思澗者。亦不知在上在下。但人命止右天土過一洞五六尺。首尾相通。僥倖下三疊泉源。如雷礮碎來。人緣壁拈過。一輿夫浪膽幾衝入潭底。去此溪緣行。所謂下路從河者。皆大卵石。勉強滑度。曇師初教予行。似鳥習飛。既而如吏曹堂侯官引見。倒行。安妥。又進。然步步如乳母顧子也。此深山中見人而喜。一年不過一二度。卽曇師亦偶爾來。是前生所交識也矣。

纔看三疊泉後。白雲卽緘山口。龍氣嵐陰。特賜王郎一假也。

初日峯上。有磨盤石。對山則礪者千仞。皆黑英石架起。此又不宜以山論。以石論矣。予往年見瓊台雙闕采艷神恍。今乃條支之馬肝也。光如元妻之髮。位置佳妥。不知何時堆此靈玉。九秋長老飯邊受用。

棲賢寺安頓秀韻。左迴元璋。遠却半天。門前雷鳴車過。乃三峽碎來水也。對此清英。塵氣洗盡。游人何所生其不肖。而定謂棲者爲賢。玉淵萬杵登登。雪花千斛。琅玕碧骨上。銀髓翻騰。快而且活。知其解者。不必蘇家兄弟。

又云。三疊泉與玉函。胡威父子也。然鮑魚費釣。不如侯鯖。是家常茶飯。

躡雲橋西瀑短悍。一到綠淵。汰澄靈澁。不知幾千仞直得務光一洗。三峽從瞿塘灑瀨譜來。水聲之怒。至此化爲轟笑。

劉混成白鶴觀。窮廢亡頓。止一三瘦豬眠游也。然古松古澗。淙淙謾謾於丹井藥臼之間。覺白日靜長。棋聲恍惚入耳。

白鹿洞以二李顯。則洞蹙矣。不若道士云。白鹿洞准白鶴觀也。觀之

人。僕其鶴。洞之人。僕其鹿。糧絕則各遣入市。此語最冷差有致。從五老後屏山來雄崖陰壑。犀牛折桂之水出焉。老松數百章。暗陰古色。極人世幽邃之境。

愁三識地理。鑿開五乳山。額曰浴雲。以五老爲左障。殊雄妙。有靜室。帶泉聽澗者。可以老。愁山去。而其徒文字讀書。英玉和雅。每室香供。飛鳥依人。摩登伽所。豈須呪也。

七尖胡鼻峯之前。有劉遺民讀書台。可望鄱湖。洗硯池尙在。未審發願文。在此屬稿否。

鶴鳴峯下開先寺。佛印之所居也。門前古木。橋蔽礮石載流殊宜夏坐。至佛前方見西瀑。如玉練下垂。一條界破青山色。公道景事亦復不惡。奈何苛求之。東瀑馬尾水稍雌遜。會流至青玉峽。但有雷轟而兩

瀑反不得見。雪花搏擊。至龍池乃始定。飲嗽玉亭上。飄飄乎欲仙去也。

西瀑出雙劍峯之左。從山腹中掛流三四百丈。登布水台觀之。始暢然。人覺可畏。

香爐峯。視諸峯更奇秀。望姊妹石。亦娟娟宛肖。而予飯於黃岩中。見金蟒如巨根。此固其窟宅也。

廬山僧占多。以道士分其勝者。陸修靜。然覺缺處簡寂觀亦有瀑。下缺爵秀禮斗石。略具威儀。飛來岱宗扁幻缺也。至於橋邊老松五六樹

。雄古翹撐。當封匡阜松長。

大漢陽峯。發爲金輪。金輪峯下。爲歸宗寺。此吾家右軍守潯江時。居停屬賓人者也。堂堂正正之局。風氣鞏藏。土壤膏美。乘地理者不

此之求。而傍濤打麓鞠之崗。吾不知其何見。

柴桑橋。兩青石渡田泥耳。去柳居不數十步。先生乞食隣家。往往過之。橋石大有筋骨。不借王坂司馬柱也。

悠然見南山。殊荒缺去栗里。約三里許。是歸去來館趾。在一山農矣。有澗飛短澗下灤一潭。大石突起。陶先生每醉臥此。吐痕尙新。無名氏題曰。淵明醉此石。石亦醉淵明。千載無人會。山高風月清。吾幾欲搥碎之矣。

圓通在甘泉口。望馬耳黃龍等峯。如旗屏矗列。溪遶竹深。三蘇之所信宿。至今勝矣。寺有夜話亭。改清音。又改歐蘇亭。然不如夜話之雅也。

中大林無奇。下大林無逕。從松石中穿八月坐涼生。予與沈叔賢奔久

。山台無垣。僧有虎慮。叔賢曰。廬游少此一段點綴也。

文殊寺攔石門之闕而互之。中落山半。後屏絕巘。前控飛流。絕肖閩畫。又一清絕處也。

石門澗。妙在泉壑零碎。隨人。纓足有珊瑚骨。有瑪瑙腹。有于闐青玉肌。雪浪瑩澈。溪魚陣出。予門生梁若木析木。少年穎雋。坐此癡哈不肯去。

石門。乃天闕也。二穀稍似。而不敢望此之峭峻。石色與大月山東角伯仲。月山石妙在元英。而石門之石乃青紫雲。結成鐵實者。皴法軟密團欒。全用黃子久中。一塊香錦堆疊。寺僧索予匾。題之曰鐵雲塚。便索聯曰。花綱梯海。箭括通天。皆實錄也。

鐵船峯在石門之側。無可登履。石門背有百丈梯。通天池。按百丈梯係石門澗上天



池僻徑昔惟徐霞客一人登之詢樵者亦不復行矣。必絕一下而緣上。靈運明遠已曾此處著脚矣。是役也。予年友梁射候。備兵潯陽。招而贊之。射候膠於官。而猶韻於友。猶之乎其游也。歸語某某之勝。射候不懌。而兩郎君懌甚。請王子爲導師。又續爲石門之游。是射候膠於其身。而猶韻於子。猶之乎其游也。雖然予廬游之韻。終以射候。不然。傲蠻隱妬之髡。卽話言不通。而何所感發之。予曾謂官游不韻。乃今知韻竟以官也。不以官。則九奇庵發足。卽無所托宿矣。同游者。姑蘇沈叔賢。會稽陸務滋。續游者。梁若木。梁析木。伴游者。能仁寺僧完赤。而助游者。晒穀石僧了宗。吉祥庵了一。離言楚僧復曇。趣吾游者。棲賢之恆水。五乳僧堅持法可。而不厭吾游者。金竹坪見空。仰天坪含輝。禮貌吾游者。開先之東隱歸宗之蠡雲。文殊之海空。至天池東林等寺。則禿

惡之觀望擾聒。游興掃盡矣。遊史中亦有董狐。例當併書。予幾登大漢陽峯。而爲所吝。亦不及飲康王谷之水。不得取吳章道。則廬之幽僻隱奇。未盡探焉。予於廬猶有餘憾哉。雖然。莫親於父子。莫邇於夫婦。而陷缺之緣。人不得以力爭之。則廬山與予。猶朋友之交也。王思任曰。星渚潯陽之間。人無幾。奔走市城不暇給。以故予山游不見髮人。亙古無婦尼之足。亦少靚色僧。亦無處得酒肉。賦命清兀得。遂其高。若生於富閭之鄉。則辱淫喧褻。萬丈之尺短矣。吾所絕戀者無山不峯。無峯不石。無石不泉也。至於霞彩幻生。白雲面起。朝朝暮暮。其處江湖之界乎。所謂山澤通氣者矣。

## 曹學佺游匡廬記

夫章江之水。與他水匯於彭蠡。先有一小山可望。爲吳王所成者。是  
洪厓之陰。乍睽乎遠勢。而匡廬之秀已蕩涵於層波矣。余過於孤嶼落  
泉重隄抱月所稱南康軍者也。山當治南路更西。向峯以交。而成衆瀑  
。至近而知兩。則爲開先寺之境。唐李主<sub>孫</sub>參軍事時。嘗潛是。遂倡  
初靈。而掩其後龔。徑長可愛。樹簇陰幽。鳥啼近暮。客來似秋。入  
門而殿。次閣而亭。乃漸升坦爲峻。易步而躋矣。或立明庭。或行木  
杪。但出西方。可以觀瀑。而閣上者爲最勝。是當巖缺處。闢牖與之  
對也。瀑去此里許。過其下必三四里。兩巖相距以數十丈。時時霧雨  
交作。沾灑人衣。然於巖爲東西。自牖中實作上下觀矣。余亦意瀑布  
所奇。當不止是。西徇而不得其源。有兩峯蔽之。水自其中過。卽峽  
也。峽之水斷於壁。而再斷於潭。壁臥而水豎。亦瀑也。入潭則爲霽

。固若亂矢旁射耳。水始循澗而出。過橋淙淙有聲。已別寺過橋上。則故蹊未窮。新術載啟。凡十里而入歸宗。半繞瀑布下也。歸宗之水。本以靜涌。既垂林陰。亦銜山氣。捨宅爲寺。實始羲之。自耶舍禪師而後。歸宗獨盛。客過其地。逸情相依。僧寮香閣。亦自清寂。余詢其舊。而洗墨浴鵝之名。尙沿韻士。金輪寶蓋之號。推本法王矣。開先歸宗。各於其頂而止。若欲登山。必南逕棲賢橋始入山也。山南多石。水直瀉下。故累日所遊。多爲峽爲礪之類。茲峽特長。以三峽名橋。跨峽中。行者逕之。只上橫石。出自人手。而下豎二岩以易楫。其地更可坐。若與橋兩脣焉。但中爲水所逕。而有金井之號。亦盤旋致之者矣。是水出自含鄱口。嶺上望之。如月之下弦。五老峯在右。而其首則西向。首石多稜。若冠白雲之崔嵬也。中諸峯峭直自高。

耳。未若五老有情。其色青蒼。雲薄之。如鏡中暈。又作鸞舞之狀。或云瀾漫則微露石色焉。而一二點青蒼者也。雲從西北來。大雷雨。奔入湖中。不得不徑此口。故嶺上遇雨。越兩日。問五老峯僧。云是日峯頂無雨也。然剛有一石亭可避。自棲賢橋登嶺十數里。而始有亭。又冒雨行入鄱口。則暝矣。湖中尚有雨光。雲作微縷。離水而浮。或卽散。或卽他去。不問也。鄱口始有支徑。五老想較近。但非人所常行。不敢以夜。而西北途頗治。且有落日微燄。因從之。路直趨下。兩旁皆編林木。得無誤。是夜月望。爲東峯所蔽。不得上。夜靜抵黃龍寺。始有月。黃龍幾乎中正。而亦稍東徧也。寺以潭名。潭不能如所過峽。但寺前之徑。何減開先。石上聚花。繽紛如雪。林間落日。的鑠若金。班荆徐坐。亦覺有會。憶昨夜來。望燈光如繩。聞鐘聲

若吼。驚喜相半。固無暇及此矣。乃登寺後山。及金竹坪諸處。江與湖得以散觀。遊衍可知矣。其橫而復斷者爲鐵船峯。其斷而復起者爲天池。雖未肆跡。已先竄目。二三朋侶。相識緇衣。或暫憩他菴。或徑尋故道。鐘寂始歸。月明共坐。巖枝驚其鳥宿。石澗流彼猿啼。客乍眠而復起。僧罷誦以經行。此入山之佳夜。亦機暢於竟日也。清晨山霽。因赴五老之期而有事焉。五老峯之水。散匿四出。匯於三疊泉。而再匯於棲賢橋。由橋以向峯頂。必徑此泉。亦有石門之稱。豈與北山者對峙耶。今登峯在鄱口之後。辟難而趨乎委者也。余望五老久矣。欲從五老而下揖江與湖也。雲霧荒淫。大地爲海據乎危而蹲處焉。若飄泊於風潮島嶼間也。衣巾草濕。眉睫嵐深。乍息風陰之勞。遂安溪上之夢。飲水鹿喧。弄晴鳥應。乃踰崗嶺。遵巖壑。而得觀於泉。

。泉爲廬山首觀矣。夫屏風九疊。亦五老峯之下總名之也。平地突起。無所因伊。矗拔千丈。其狀如屏。石齒刻峭。層累相承。蒼雲莫辨。觸之輒生。此直至石門二十餘里耳。泉不知當何疊。大抵爲峯背也。石乃如戴勝之冠。而其爲纓絡下垂者。水乎。然非自首覆之。乃竇中噴出也。對面一巖。而左右顧。此水故在圓谷耳。余從觀山及鷹嘴巖望之。山似以觀泉故名觀鷹嘴。取其獨伸於外。而罔或蔽之矣。兩者觀泉。亦有長短之辨。若不能盡。卽其初疊已若空中之與平地。水勢長則緩。短則急。石之一級。若一仰盂。如此者三盂。不能受水。徒增其到地速也。風從峽來。以谷應之。與泉共搏。迭爲柔剛。氣蒸成雲。谷中易滿。雲出泉流。雲閉泉隱。予甫能觀。頃刻而前後皆闕。闕則見其隱隱一二寸縷。若魚之鼓頤欲破浪城而出者。是其竇中初

噴起時水也。於是循岩而行。觀水所趨。身傴是僂。足垂者半。春卉尙榮。冬冰未化。拾朱蕙之奇條。覩白鷗之芳質。坐必拂乎瑤臺。歌乍抽乎銀竹。身處奇邃。目矚雄麗。風作千層之綺浪。日曛百里之滄洲。湖光上乎蒼屏。恍若玻璃之蕩雲錦也。澗中無路。擇石跨水而已。入則蒙茸。出則巉巖。卑爲地中之穴。高卽天成之宇。樵子暮宿。僧徒空樓。過不敢留。行尙未竟。五老問歸何遲。而客亦慰勞良苦。乃復出鄱口。北行往天池。則途愈治。嶺連連而不逼也。茂樹相接。清溪屬流。絕無涸焦之患。中逕巒峯在天表。如大小漢陽者。想必以數十里計。又逕一谷。如入桃源焉。橋換者再。而水曲者屢矣。其中平衍。百畝井寬。山圍之如城。翠色自滿。乃寺屢燬。僧憊。亟欲去。抑亦避秦人也。又逕祖塔。塔前亦有山。但微小而圓。以衆爲列。



外有人家。傍澗而住。蓋迢遞嶺上村矣。山北之嶺。浮乎江水者也。又逕一亭。亭更斷於谷。而隆然特起者。是名天池。天池其北爲表峯耶。然亦以觜觀江耳。必至竹林寺。而後江水始亂也。山中名天池爲大寺。歲首廬山僧往朝焉。其製有銅鐘鐵瓦。皆內賜也。蓋國初以之祀周顛仙云。殿前有池二口。含藻蘊清。信爲天然之鑑者與。入西有樓。祀李青蓮白太傅二公。有亭祀周顛徐真人赤脚天眼四仙。其下有石亭南向。祀文殊佛。蓋貢像也。又西有臺。以亭覆之。亦名文殊。而路始盡。其下俱崔嵬峭壁。夾澗以達於石門。亦如山南之里數矣。竹林寺聞是聖僧出入之區。巖下時棲竹影焉。鐘磬隱隱可聞也。有岩如佛手。爲伸出以度人狀。人坐其中。泉聲石氣。相逼而寒。故乃竹林現境。不俟冥搜矣。出岩而循壁數十丈。皆奇峭。至一亭而止。斷

於錦繡澗。岩東西有石突起。離徑尺許。有偃松可援而倚。視澗不慄。其未至岩時。從嶺上望岩如隔溪也。嶺亦至亭而止。所稱御碑亭者。徐真人周顛四人在竹林。即是矣。余讀御碑。蓋雄哉文乎。又觀夫九江。其禹功之所分導而未泯乎。又踰嶺而逕一流。似澗而寬。學溪而瘦。貯沙彌澄遇石靡激。此大林寺前功德水也。大林有三。而此故居上。其中下反無此水。水邊林木陰翳。有寶樹。亭亭如蓋。昔稱雙蔭。今則孤青。故曇詵之手跡尙存。而樂天敍其迥絕矣。山北而趨東林。其路有三。大林卽繙經台之背。邈迤而香爐峯。其與東林俯仰對揖者乎。天池與鐵船峯兩壁相高。斗聳複亂。谿迴谷縈。至於石門。卽遠法師同廬山諸道人之所遊也。其中路。卽今登山者所咸資。始磴而貫嶺之末。亭觀相望矣。余時遊石門。逕一岩。遇雨。次日又逕一

岩。而暮。皆不離天池山。又逕烏龍潭。卽泉源焉。謝靈運云。瀑布飛瀉。丹翠交曜。當不遠是。岩際孤僧。欣迎異客。經卷初收。塵絲乍轉。梯挂斷岩。棧橫曲峽。木葉浮而澗滿。爐煙起而石黔。朝雨在林。晴山倒景。暮霞射壁。遠水騰輝。於是復歸山上。從曠處以觀。人皆衣絳。客盡顏酡。紺殿襲姿。珠潭變采。峯巒爲火裏之芙蓉。而川水若九虹之爭道矣。又次日乃下山。遵虎溪而入東林。神運圖存。佛教地盛。院落半灰。影堂無恙。鐘聲相遞。響谷猶虛。垂三聖之慈容。側諸賢之逸像。見者瞻衣。來應讚歎。蓮社蕭疎千年。葩葉重開。爐峯湛秀旦夕。煙雲自合。媿逐車馬之客。猶然風波之民也。

## 袁宏道游記

東林寺 江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縈折。然猶未當山足。遠公與而菴之。宗雷陶謝。疊足而崖竇之。雖微佳山水。固已心折。殿前藕池。耘爲稻畦。數年前。忽秀白蓮一枝。妄意六時。堂中人當有來者。此一時也。茶竟。聽泉石上。遇其泓則漱。嶼則坐。不覺至西林。時微雨。山色爲雲所扃。稍露半髻。獨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洽波鱗鱗。西望良久乃去。

雲峯寺至天池寺。雲峯寺而上。道愈巖青崖。蓬谷匝疊而行。絮而粘屨者。曰雲幽。咽而風弦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絲百尺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纈紅縈碧蜿蜒。而道者。曰九疊屏。一名九旗峰怒而兀忽如悍夫之介。而相怖者。曰鐵船峯。數里一息。芟崖而亭之者。五路嶽削杖。而躋遇泉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

皆若梵唄。乃拜。亭盡。梵剝出。上霄諸峯障而立。猶在天半。佛廬甚華整。覆以鐵。一溪漲綠。冷然塔下。稍定。乃上文殊臺。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下。繚松而過。若茶煙之在枝。已乃爲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天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恆也。無足道。

佛手巖至竹林寺。越石阜度顛仙碑亭。東下爲仙手巖。石參差而出如凍雲之覆。其溜爲泉。折而行。壁愈峭。洗笞觀竹林寺額。扣石長嘯。妄意其中有長眉皺膚其人者。聞余嘯而出。庶幾遇之。覽其袂而去。不可得。旣而笑曰。羅漢可遇。劉蒼鷹家狗。乃嚙其血。何必竹林寺前也。余夢中屢感異景。嘗夢至一山。純玉峯稜稜如珂雪。聖僧導余人小修。從山壁直度。不罅亦不礙。壁盡。石匝空而城。廣博嚴整。

。遍鏤調御菩薩像。忽空中呼曰。善才至。貌可二十許。又呼曰。童子至。嬰然兩孺也。又嘗夢過村居。三家官塚者。數峯歷歷。如以翡翠堆疊成樹。皆滑碧無葉。瑩若青珊瑚。趨而近見洞峯。稍稍沒余驚怪。或見一黃羅幕。發之諸峯。見一僧。手梵夾坐。謂余曰。此清涼近境也。盍偕余往。余踴躍馳呼。二修俱。道旁立長耳。跨之。駛將至洞。聖僧坐飛亮出。大如鸛鶴。指余所跨者曰。是亦能翔。言既。肉翅張。忽數鳳盤旋從洞口出。光彩燦地。若有俟者。二修至。逡巡欲上。而雷聲發於簷。遂驚起。噫余安知茲遊之不爲夢也。併記之。捨身巖至文殊獅子巖。野性癖石。每登山。則首問巉巖幾處。骨幾倍膚色。何狀行莊途數十步。則倦而休遇。崎嶇轉快。至遇懸石飛壁。下蹙無地。毛髮皆躍。或至刺膚躓足。而神愈王。觀者以爲與性命衡。

。殊無謂。而余顧樂之。退而追惟。萬仞一髮之危。輒酸骨。至昨指以爲戒。而當局復跳梁不可制。宿天池之再晨。觀捨身巖。巖舌偃而出。孤拳絕壑。一旦遂冠諸巖。而山中一少年僧。稍解意。云其下有兩巖石更道。旁僧遏之。曰。徑迂且仄。不受履。余大笑趣之行。從舊道折而。下得支逕。剪蘿。躍澗中石。捫絕壁。更上下。得文殊巖。一壁。皆怒石坪躍空出坐候泉熟。試岳茶。良久。俯危磴。更數盤。得獅子巖。石骨拗折頽放。已出互相壓。而少遜避者。遂爲菴趾。鐵船峯當其面。紫鐔凌厲。兀然如悍士之相撲。而見其骨。及鬪困力敵不相下。則皆危身却立。摩牙裂髭而望。大約三巖。皆以純骨及面峯峭削勝。而獅子巖最下。下不極。則石之怒不盡。鐵船之高。不能凌捨身巖而上。而獅子仰視其顛。巖與奇適相值。谿澗近則鳴悲激。

而石始活。獅子巖。皆據其勝。是爲天池之絕景。君子之至於斯也。或未嘗見之也。然路實不甚巖。遊者旣不索。而山僧畏冠蓋。唯恐去之不速。是以不顯。余何幸得之。高僧徧融。嘗菴獅子下三年。正其入悟之始。每橫一棒。坐巖口。行腳來。則棒出之。竟無酬其機者。融公去。石落。址遂塞。巖之左。存小室。梯而度。然荒寂。其僧亦無復居者矣。

天池踰含鄱嶺至三峽澗。當余初趨江州時。謫仙之飛。瀑小蘇之三峽澗。已奔注吾胸。如與闊友期。將至測焉。眄綦履之聲。喜其近而翻虞其滯。方過琵琶亭。問輿人。三峽澗何在。皆曰不聞。山極於天池而已。至東林。則問東林僧。僧曰聞之。然在星郡。問其道。不知也。忽天池書記僧來迎。首舉以問。僧曰有路而削。從含鄱嶺達。問其



程。曰可四十里。問常至否。曰聞老僧言其略。實未至也。余笑曰。爾道我遊北山盡當挾爾去。凡七日。而窮其勝。遊竟。挾客行。歷層巒面壁而上。數息。登含鄱之巔。長江泛濁波一綫。蟠湖清徹。如片照。細見帆影。湖中諸巒。或如觸翠。或如砂斑之凸起。圓蒼所覆。目與之際。絲棼黍積尺吳寸楚。少焉。霧作長風。捲湖而來。心怖乃下石。削而無級。勢若走坂。不能自止。山程三十里。不當一長亭地。山趾平。乃輿。數步一疊。錯行阡陌間。頃之。至棲賢廢址。山人指綠疇而坦者。曰故殿基。石澗汨汨流。從徑左折。得玉淵潭。澗水奔流而下。展轉與大石觸。方怒。忽得平石。雷瀉數十丈。底規而未垂。水得盡洩其屢張屢折之氣。遂悍然不顧。厲聲疾趨。而石斗疊。忽落爲潭。水勢不得貼石。則駕空懸注。斜飛十丈餘。而後墜。

虹奔電落。響震山谷間。潭面皆膩石。稍縱足則溜。其極無底。觀者皆目眩毛豎。不敢久立。沿澗而疊數折得三峽橋。橋堅緻雄偉。其下清崖可席。相與酌泉而坐。稍定。沿溪行。巨石巍怪。或眠或立。湍水撼之。一澗皆咷號砰激。嶼毛沚草。咸有怒態。當其橫觸。洶湧。雖小奚亦瞑目佇視。如與之鬪，忽焉石遜。消然黛碧。觀者亦舒舒與與不知其氣之平也。余私以語客。歷試之良然。乃大笑。五老峯疊壓而下瞰。如與澗爭道。一日之中。耳窮於鳴泉。目眩於幽碧。舌燥于叫愕。踵蹇於兇曳。是亦天下之至觀也。偕遊者倦甚。枕流水臥。而暮色欲來。以水濺之。亦不起。山僧設茗供一杯。乃行。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直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爲絕勝。登望瀑樓。

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匯爲潭。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齧而鬪。不勝。久乃有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撲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澗聲而臥。一客以文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試扣諸澗。客以爲戲。余告之曰。夫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今夫泉淵然黛泓然靜者。其蓄。及其觸石而行。則虹飛龍矯。曳而爲練。匯而爲輪。絡而爲紳。激而爲霆。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怪翕忽。無所不斂者。氣爲之也。今吾與子歷含嶠涉三峽。濯澗聽泉。得其浩瀚古雅者。則爲六經。鬱激曼衍者。則爲騷賦。幽奇怪偉。變幻詰曲者。則爲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真以文遇之。故悲笑歌鳴卒。然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謝。次日晨起。復至峽。觀香爐紫煙心動。僧

曰。至黃巖之文殊塔。瀑勢乃極。杖而往。磴峽且多折。芒草割人面。少進。石愈嶽。白日蒸崖。如行熱冷中。微聞諸客皆有嗟嘆聲。既至半。力皆憊。遊者昏昏悠墮。一客眩思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牀笥。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頃之。躋其巔。入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拳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止。忽焉橫曳。東披西帶。諸客請貌其似。或曰。此鮫人輪絹圖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蓮詩比蘇公白水佛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膚。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皆未及其趨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歛削十餘里。上鑠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開。神徹。目增而明。天增而朗。濁慮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淘汰不肯淨者。一旦皆逃匿。

去。是豈文字所得詮也。山僧曰。崖徑多虎。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觀五老峯。踰吳鄴山而返。

## 湯賓尹遊廬山記

余有淮藩之役。未離門。輒與廬山爲盟。九月朔竣事。念違新建座主十餘年矣。又彭蠡與匡廬合勝。舟居缺一焉不可。乃假一舸。由東鄱上章江。侍座主桃花嶺下。劇談數日而別。癸卯發雙港。越五日抵南康落星湖。葛星去南康不里許。廬山諸峯。迫欲肅客。竟爲湖風所尼。孤寄莽蕩中。檣櫓俱號。幸月色無恙。與家人守坐到明。風稍定。牽船步下。卽日爲開先黃巖之游。期去歸宗。以天暮不果。仍歸船宿。已酉。遊白鹿。望五老峯。徑白鶴觀。棲賢轎。觀金井玉淵之勝。

日入。林壑昏黑。不可行。輿至萬壽寺宿。庚戌。上含鄱嶺。道蘆林菴。月天禪堂。炊於金竹坪。轉徑黃龍潭。道赤脚塔。慈雲菴。宿於天池。明日。謀再登五老。由天池後嶺。登御碑亭。游佛手巖。竹林寺。至大林寺。講經臺。雲霧大作。四山俱蔽。對面不辨人。余輿逾不可過。霧雨濕透衣巾。風狂不能置足。乃止。小息法勝菴。蓪衣。腹枴甚。重入大林索飯。飯竟歸宿天池。其夜諸谷皆雪。壬子霽。然風繁甚。游文殊捨身獅子三巖。取道後嶺。入雲峯寺。薄暮。東林小飯。二鼓抵潯陽。宿公廨中。明日渡大江。就舟湖口。余往返不半月。高山大川。一旦掩爲眉底。游廬數日耳。陰晴風雪。極燠大寒。四時之景。具備。又所歷巖壑。摩巖穿邃。殊不草草。旣自以爲生平之奇。諸好事僧道從游。亦以爲此番竭蹶。倍先後從遊。凡得詩若干章。

。時萬歷丁未九月也

登天池尋竹林寺。獨立訪仙亭上。江如帶。舟如鳧。田疇如圻。其下雉諸山。隱隱來赴。如屏如幕。少焉。雲縷縷出山下。如數百鵠。徊翔林莽間。斯須。彌漫天池。江山人我。四顧無影。視立旣靜。若有翕忽往來。游行空中者。於此外更覓竹林寺。眞成夢語耳。由竹林寺至大林。由大林至講經臺。皆冒重雲中。罡風橫掣。數努力。固下足。不然。恐飛去。捫崖得路。停一菴。半晌。已而出戶。忽大風從地捲。獨全露香爐峯。衆共合掌。讚歎希有。

梵宮刹宇之富。至今極矣。西之廬。東之臺宕。皆勝區也。顧反不及往東游國青天封。見其寺之頽。僧之羸狀。幾不堪。然僧亦何用肥澤也。泰岱武當九華白嶽。皆以香火之盛。爲饒髡俗羽所踞。室牖華美

。酒肉狼戾。佳山水成一穢場。大可惋惜。予所過廬山數十寺。獨黃龍潭。竹木蓊蔥成行。金竹坪一堂主接衆。結菴數層。然亦尙存竹石間。想開先白鶴之屬。不至如棲賢火場之廢棄者。僅支敗椽而已。天池獨鐵瓦殿雄整。旁亦落落。其偃每一谷中。一茅蓋一人。蓋前種菜足食。予謂廬山得意處。當全在此。造物者護惜此山。不欲以塵俗流耶。茅中之人。其亦有苦行。眞修行。不負山雲者耶。得意之時。顧視壁間句曰。都可抹殺。入山惟恐不深。無人之境。予將卜焉。以待異日矣。

## 湯賓尹遊棲賢橋記

由白鹿洞西南行十餘里。爲棲賢橋。兩崖石牆峙。跨石成橋。橋趾餘



石可坐以酌。上視若屋。下視若剖甕盎。溪水宮焉。渟泓莫測。所謂金井者也。從橋上瀉水抵溪。可一瓶盡其下流。一石方廣鑿三峽澗三字。陡絕不可就。其上流皆龜石。或偃臥。或怒立。水大小雜出其腹。恣躍以鳴。取酒澆之。如縱金鼓。溯溪行一里。聲漸細。已復大壯。曰玉淵。其級而疾趨。略如青玉峽。而渡水一石轉大注水潭轉細。衆水聚行石上。當其坦博。遊欲舞。於微凹處。忽跌。勢不得復黏石。斜飛以出。撞落潭面。別爲卷舒出沒之狀。如沸湯。如噴雪。如輪絞綯。如跳珠。余無以窮其妙。青玉峽瀑布。皆席而仰視。意得安穩。金井玉淵皆俯瞰足下。石滑膩如油。下臨無底。水聲震撼。肉顛毛悚。不敢久立也。

## 徐宏祖遊廬山記

戊午余同兄雷門白夫以八月十八日至九江易小舟。沿江。南入龍開河。二十里。泊李裁縫堰。登陸。五里。過西林寺。至東林寺。寺當廬山之陰。南面廬山。北倚東林山。山不甚高。爲廬之外廓。中有大溪。自南而西。驛路界其間。爲九江之建昌孔道。寺前臨溪。入門。爲虎溪橋。規模甚闊。正殿夷燬。右爲三笑堂。

十九日。出寺。循山麓西南行。五里。越廣濟橋。始舍官道。沿溪東向行。又二里。溪迴山合。霧色霏霏。如雨。一人立溪口。問之。由此東上。爲天池大道。南轉。登石門。爲天池寺之側徑。余稔知石門之奇。路險莫能上。遂倩其人爲導。約二兄徑至天池相待。遂南渡小

溪。二重過報國寺。

按今報國寺遺址尙存

從碧條香靄中攀陟。五里。仰見濃霧

中。雙石岬立。卽石門也。一路由石隙而入。復有二石峯對峙。路宛

轉峯罅。下瞰絕澗。諸峯在鐵船峯旁。俱從澗底轟聳直上。離立咫尺

。爭雄競秀。而層煙疊翠。澄映四外。其下噴雪奔雷。騰空震盪耳目

。爲之狂喜。門內對峯倚壁。都結層樓危闕。徽人鄒昌明畢貫之。新

建精廬。僧容成。焚修其間。從菴後小徑。復出石門一重。俱從石崖

上。上攀下躡。磴窮則挽籐。籐絕。置木梯以上。如是二里。至獅子

巖。按此處所由之徑卽王季重所稱百步梯之僻徑

巖下有靜室。越嶺。路頗平。再上里許。

得大道。卽自郡城南來者。歷級而登。殿已當前。以霧故。不辨。逼

之。而朱楹綵棟。則天池寺也。蓋燬而新建者。由右廡側。登聚仙亭

。亭前一崖突出。下臨無地。曰文殊臺。

按非今文殊台古文殊台古文殊尙在其下也

出寺由

大道左。登披霞亭。亭側歧路。東上山脊。行三里。由此再東。二里。爲大林寺。由此北折。而西。曰白鹿昇仙臺。北折而東。曰佛手巖。昇仙臺三面壁立。四旁多喬松。高帝御製周顛仙廟碑。在其頂。石亭覆之。製甚古。

按據此可證近人臆造白鹿昇仙臺之誤

佛手巖穹。然軒峙深可五六丈。

巖端石歧橫出。故稱佛手。循巖側菴右行。崖石兩層。突出深塢。上平下仄。訪仙臺遺址也。臺後石上。書竹林寺三字。

按據此可證今新建訪仙亭地址之誤

竹林爲匡廬幻境可望不可卽臺前風雨中。時時聞鐘梵聲。故以此當之。時方雲霧迷漫。卽塢中景。亦如海上三山。何論竹林。還出佛手巖。由大路。東抵大林寺。寺四面峯環。前抱一溪。溪上樹大三人圍。非檜非杉。枝頭著子纍纍。傳爲寶樹。來自西域。向有二株。爲風雨拔去其一矣。二十日晨。霧盡收。出天池。趨文殊臺。四壁萬仞。俯

視鐵船峯。正可飛鳥。山北諸山。伏如聚蠟。匡湖洋洋。山麓長江帶之。遠及天際。因再爲石門游。三里。度昨所過險處。至則容成方持貝葉出迎。喜甚。導余歷覽諸峯。上至神龍宮。按此路今亦巖崎迄少人行右折而

下。入神龍宮。奔澗鳴雷。松竹蔭映。山峽中與寂境也。循舊路。抵天池下。從歧徑。東南行十里。升降於層峯幽澗。無徑不竹。無陰不

松。則金竹坪也。諸峯隱護。幽倍天池。曠則遜之。復南。三里。登

蓮花峯側。

按此蓮花峯爲今蓮花巷地也

霧復大作。是峰爲天池案山。在金竹坪。則

左翼也。峯頂叢石嶙峋。霧隙中。時作窺人態。以霧。不及登。越嶺。東向二里。至仰天坪。因謀盡漢陽之勝。漢陽爲廬山最高頂。此坪則爲僧廬之最高者。坪之陰。水俱北流。從九江。其陽。水俱南下。屬南康。余疑坪去漢陽當不遠。僧言中隔桃花峯。尙有十里遙。出寺

霧漸解。從山塢西南行。循桃花峯。東轉。過曬穀石。越嶺南下。復上則漢陽峯也。按此路猶昔盡人可行先是遇一僧。謂峯頂無可託宿。宜投慧

燈僧舍。因指以路。未至峯頂二里。落照盈山。遂如僧言。東向越嶺。轉而西南。卽漢陽峰之陽也。一徑循山。重嶂幽寂。非復人世。里許。蔚然竹林中。得一龕。有僧短髮覆額。破衲赤足者。卽慧燈也。方挑水磨腐。竹內。僧三四人。衣履揖客。皆慕燈遠來者。復有赤腳短髮僧。從崖間下。問之。乃雲南鷄足山僧。燈有徒。結茅於內。其僧歷懸崖訪之。方返耳。余卽拉一僧爲導。攀援半里。至其所。石壁峭削。懸梯以度。一茅如慧燈龕。僧本山下民家。亦以慕燈居此。至是而上仰漢陽。下俯絕壁。與世復隔矣。暝色已合。歸宿燈龕。燈煮腐相餉。前指路僧亦至。燈半月一腐。必自己出。必徧及其徒。徒亦

自至。來僧其一也。二十一日。別燈。從龕後小徑。直躋漢陽峯。攀茅拉棘。二里至峯頂。南瞰鄱湖。水天浩蕩。東瞻湖口。西盼建昌諸山。歷歷。無不俯首失恃。惟北面之桃花峯。崢嶸比肩。然昂霄逼漢。此其最矣。下山。二里。循舊路。向五老峯。漢陽五老。俱匡廬南面之山。如兩角相向。而犁頭尖畧其中。退於後。故兩峯相望甚近。而路必仍至金竹坪。遶犁頭尖後。出其左脅。北轉。始達五老峯。自漢陽計之。且三十里。余始至嶺角。望峯頂坦夷。莫詳五老面目。及至峯頂。風高水絕。寂無居者。因遍歷五老峯。始知是山之陰。一岡連屬。陽則山從絕頂平剖。列爲五枝。憑空下墜者萬仞。外無重岡疊嶂之蔽。際目甚寬。然彼此相望。則五峯排列自掩。一覽不能兼收。惟登一峯。則兩旁無底峯。峯各奇。不少讓。眞雄曠之極觀也。仍下

。二里至嶺角。北行山塢中。里許。入方廣寺。爲五老新剎。僧知覺。甚稔三疊之勝。言道路極艱。促余速行。北行二里。路窮渡澗。隨澗東西行。鳴流下注亂石。兩山夾之。叢竹修枝。鬱蔥上下。時時仰見飛石突綴其間。轉入轉佳。旣而澗旁路亦窮。從澗中亂石行。圓者滑足。尖者刺履。如是三里至綠水潭。一泓深碧。怒流傾瀉於上。流者噴雪。停者毓黛。又里許。爲大綠水潭。按卽今自在亭下之潭。西人游者常游泳其中。水勢至此將驟。大倍之。怒亦益甚。潭前峭壁亂聳。回互逼立。下瞰無底。但聞轟雷倒峽之聲。心怖目眩。泉不知從何墜去也。於是澗中路亦窮。乃西向登峰。峯前石臺鵠起。四瞰層壁。陰森偪側。泉爲所蔽。不得見。必至對面峭壁間。方能全收其勝。乃循山岡。從北。東轉二里。出對崖下瞰。則一級二級三級之泉。始依次悉見。其塢中一壁。有



洞如門者二。僧輒指爲竹林寺門云。

按所謂對崖卽觀應嶺卽今東方寺故址

頃之北風自湖

口吹上寒生粟起。急返舊路。至綠水潭。諦觀之。上有洞。翕然下墜

。僧引入其中。曰。此亦竹林寺三門之一。然洞本石罅夾起。內橫通

如十字。南北通明。西入無底止。

按此洞今名觀音洞西入乃爲懸崖

出溯溪而行。抵方

廣。已昏黑。二十二日出寺。南渡溪。抵犂頭尖之陽。東轉下山。十

里。至楞伽院側。遙望山左脅。一瀑從空飛墜。環映青紫。天矯滉漾

。亦一雄觀。五里。過棲賢寺。山勢至此始就平。以急於三峽澗。未

之入。里許。至三峽澗。澗石夾立成峽。怒流衝激而來。爲峽所束。

迴奔倒湧。轟振山谷。橋懸兩崖石上。俯瞰深峽中。迸珠戛玉。過橋

。從岐路東向。越嶺。趨白鹿洞。路皆出五老峯之陽。山田高下。點

錯民居。橫歷坡陀。仰望排嶂者三里。直入峯下。爲白鶴觀。又東北

行。三里。抵白鹿洞。亦五老峯前一山場也。環山帶溪。喬松錯落。出洞。由大道行。爲開先道。蓋廬山形勢。犁頭尖居中。而少遜。棲賢寺實中處焉。五老左突。下卽白鹿洞。右峙者。則鶴鳴峯也。開先寺當其前。於是西向。循山橫過白鹿棲賢之大道。十五里。經萬杉寺。陟一嶺。而下山。寺巍然南向者。則開先寺也。從殿後登樓眺瀑。一縷垂垂。尙在五里外。半爲山樹所翳。傾瀉之勢。不及楞伽道中所見。惟雙劍嶄嶄衆峯間。有芙蓉插天之態。香爐一峯。直山頭圓阜耳。從樓側西下壑。澗流鏗然。瀉出峽石。卽瀑布下流也。瀑布至此。反隱不復見。而峽水匯爲龍潭。澄映心目。坐石久之。四山暝色。返宿於殿西之鶴峯堂。二十三日。由寺後側徑登山。越澗盤嶺。宛轉山半。隔峯復見一瀑。並掛瀑布之東。卽馬尾泉也。五里。攀一尖峯。

絕頂爲文殊臺。孤峯拔起。四望無倚。頂有文殊塔。對崖削立萬仞。瀑布轟轟下墜。與臺僅一隔澗。自巔至底。一目殆無不盡。不登此臺。不悉此瀑之勝。下臺。循山岡西北。溯溪。卽瀑布上流也。一徑忽入。山迴谷抱。則黃巖寺。據雙劍峯下。越澗再上。得黃石巖。巖石飛突。平覆如砥。巖側茅閣方丈。幽雅出塵。閣外修竹數竿。拂群峯而上。與山花霜葉。映配峯際。鄱湖一點。正當窗牖。縱步溪石間。觀斷崖夾壁之勝。仍飯開先。遂別去。

### 釋行遠游三疊泉記

卽方以智

壬辰之秋。望匡廬而止焉。因送周思皇下湖口。思皇曰。至匡廬不一遊。雖云後來。名山笑我矣。曷一覽其最勝無上三疊泉。遂從玉川門

入。玉川門有伊菴禪師。指其路。路故迷失。向無遊者。遊者經麻姑頂。過九雲。從陁上傾迤。遙睇。相去四五里。以上瞰下。識者病之。是時思皇攀籐踰石。直抵其下。余方病足。日苦昏眊。天且暮。望半而返。以有後日也。翌日走舊遊路。宿九雲屏。遇利公。引坐綠水潭。綠水潭者。五老北面之澗。卽三疊之巔也。言開道繞三疊至玉川門。不遇五里。可建亭其下。留資草創之。約重九爲蓮社緣。前一日。雖喘息未強。不敢不至凌雲舍也。按凌雲舍水竹居久圯卽劉世揚書玉川門三字石劉亦佚九日晨起與凌雲舍立無耆舊操杖而進。凌雲舍。在五老峯東面之下。三疊之谷口也。谷口里許。爲玉川門。卽入大峽。有石門盤旋而上。西臨深澗。循澗北轉。則爲外龍潭。有龍門。以瀑布下爲內龍潭也。水澄碧而淵徹。其上則兩峭壁千尋石峯冲霄。巉巖陰翠。天爲之小。經其

下如入天門。石故多狀。有蠢蠢直上者。有銜筩內空者。有懸出如雷者。柱礎者。檝棹者。棼椽承陽馬者。有磔落欲墜者。光幅如屏者。方疊如鬢者。有布鞞者。鷗張者。蹲踞者。攢網援筓者。或鵬或隼。或獅或象。或虬螭蟾蜍。溪流澎湃。若助其嗚吼飛舞然。晦山道人作詩。名其諸峯。亦一二爾。里許。轉絕壁。始見下疊之杪。登對面巖廊。乃全見焉。奔騰直墜。如風吹練。忽卷忽落。一峽在煙霧中。人。有不忘人世者哉。向嘗以大龍湫石梁石門洞瀑布爲最。品目三疊。在丁戊之間。今親見之。不得不爲尊宿拜矣。玄公攜茶鑿。折枯薪。汲龍潭之水以飲我。此何異上池乎。日方午。射潰沫成五色。余臥金鰲石。在鐘鼓管絃幢幡珠璣間。思欲一舉筆貌之。恐未能耳。金鰲石。王蒙修所題。上有亭基。此後人事矣。晡始出。回步轉盼。聲隨杖來。

。復坐外潭容與焉。外潭之瀑。亦數丈也。伊公煨芋久熟。移几飯我。已讀其雜華五十三頌。此日利公雖不至。有伊公相送玉川門外。路緣澗底。有磐石。跏坐水中。上有象石。仰視撫掌。伊公曰。思皇不得傲其師矣。快哉。抵凌雲舍。則月臨五老矣。五老於此。方爲後面。凌雲東廡。視之。始得其嶙峋曲折。其左有水簾洞。其東北有麻姑崖。吐龍碑。以相顧拔地環列。若建閣谷口以收之。誠幽人之壯觀也。立公請余今日瀑下之所吟。因爲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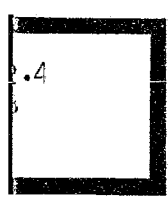
又跋余既記三疊泉。問廬山志無之。有廬山紀事。又失其板木。和尙問草。具其半。藏之黃巖。今並不可得。忽閱張世南紀聞。載水簾三疊。以紹熙辛亥始見。宣和初。青谷禪師。已圖此泉於勝果寺之壁。惜子瞻聞五老棋聲。而未至此。朱子守南康。止有書與楊伯起。本朝

李空同始爲之記。知舊有此路。從谷口。入玉川門龍潭。至三疊下。後迷塞耳。此周思皇所以復開新路也。凌雲舍三疊之谷口。觀五老之面。最得其勝。萬歷庚申。憨愚和尚。始尋絕壁下。結茅居之。同時五老獨古諸大老。皆往來此處。其地環諸峭壁。而中有平址。可以建閣。余記言之矣。憨公之孫爲立無。猶守其法。遊三疊汲龍潭。未有不從此間津者。因採三疊諸詩文。編寫一卷。天下名山。瀑布。惟廬山多至數十。匡廬之瀑布。推三疊第一。而出見最後。志廬山者。其當先觀凌雲此卷矣。壬辰長至無道人行遠識。

6

784328

(13)





# 廬山古今游記

## 叢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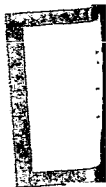
### 陳三立



(下 卷)

附

- (一) 遊記撰人略歷
- (二) 廬山租借地交涉案述略
- (三) 遊程紀略



592.4  
498  
4:2

# 廬山古今游記

## 叢鈔

### 陳三立



附

- (一) 遊記撰人略歷
- (二) 廬山租借地交涉案述略
- (三) 遊程紀略

(下 卷)



3 2338 7255 9

# 廬山古今游記叢鈔 卷下

重修廬山志  
編纂主任

吳宗慈輯注

清

## 黃宗義匡廬游錄

辛未自南康出西門行十里。至開先寺。登招隱橋。寺前有姜月鏡畫觀音像。泰定二年。乙丑。師大所立之碑也。古松數十株。夾植道旁。王子充云。松杉楓杞。蒼翠掩映。此松已見稱於昔。然佛印元所植。已爲僧越盡伐矣。周益公記中。披雲亭。楊梅亭。四會亭。故基僅在。由寺右渡橋。至青玉峽。瀑所從落也。然千丈之瀑。斷而爲潭。潭中之瀑。不過數十丈。從潭而上。非峽中所得見矣。米元章書青玉峽

及第一山大字刻石。第一山之左。李夢陽題名。皆磨崖臥碑也。足之所踐無非題名。按廬山石刻以青玉峽爲最多。余搜剔數日。頗得有價值者。均前人載籍所未錄。別詳新志。藝文金石。不能一

一伏地辨之。萬竹亭。漱玉亭。皆仍古名。而非其舊。益公云。漱玉亭開先舊屋惟有此。子充云。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爲石所湮。其初池徑八九尺。雷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雷以去。今名雷石池。已修復。如子充所云。其池上當爲亭址。寺僧乃指池中小石塔。激水上出者。爲漱玉亭。失之矣。益公云。寺之東山。別有小瀑。號馬尾泉。李漑之云。其東馬尾泉。其西飛玉泉。而李獻吉名紫霄之瀑爲馬尾。誤也。按山南居民無論何瀑布均呼爲馬尾。呼之漑之當由此誤。黃山谷院記碑。益公時偶存者。今亦毀矣。惟磨崖七佛偈。不甚剝落。右卽王文成平宸濠碑。注此碑今存。廬山境石中有價值者。寺故李中主書堂。然按馮延巳寺記云。潛夫獻之地已

酬善價。遽闢重基。纔俾芟除。未遑畚築。旋則中興在運。是中主未嘗一日讀書其中。彼後人所指讀書台洗墨池之處。豈爲實哉。文成曾作亭於台上。今已不存。初雪庭信主開先。黃元公祝髮從之。雪庭遷徑山。元公亦出而仕矣。繼雪庭者曹源金。予之邑人也。予入山。而適當曹源化去之時。開先法席尙虛。邂逅楚人嚴繩光。謀以石兆嗣事。因夜話久之。

壬申。觀聰明泉。曹能始云。寺僧珍之。然已久不治。未見其珍也。按王子充云。益公謂近從後崖下。得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泉倍佳。今此泉在後崖下。則知爲益公所發。其時尙無聰明之號。乃後人所妄加也。又按朱子云。漱玉泉舊在橋上。今廢。益公之遊廬山。在乾道三年。朱子以瀋熙六年守南康。相去十二年。舊屋已不可保矣。先與

鄭貞一朱君斐約會白鹿洞。乃由開先東行二里。入萬杉寺。蘇子由云。仁宗初年。有僧手種萬杉。特爲建此寺。仍以禁中佛賜之。寺後有散珠亭。蓋山椒之水。鑿龍首以出之。龍首瀉入石池。則激而成珠。

故有是名。焚蕩之後。屋皆茅苫。龍首亦不出水。崖刻延祐空山水隱

仁本重修此池。臥石刻後有槐京包帚書五字

按嵐龍虎三字相連字大徑及六尺嵐字山頭已損泐慶

字相距三丈許寺僧因包帚書數字附會爲宋包拯所手書洪稚存曾斥其謬誤

寺在慶雲山下。言慶雲之嵐若龍

虎也。李獻吉讀爲龍虎慶嵐非是。程史

按程史爲宋岳飛孫岳珂所著

載張紫薇王阮賦

詩事。所謂破費神龍百斛珠。正指散珠而言。又八里至白鹿洞。則貞

一君斐先至。謁聖殿。先聖及從祀皆像設。嘉靖間易天下文廟以主。

此以書院得如故。然兩廡模範。盡以剝落僵仆。誠不如主之爲愈。次

宗儒祠。故三賢祠。已祠李賓客。周朱兩先生。已遷賓客於別屋。已

又福從朱子門人之講學於洞者一十四人。改名宗儒。已又龔象山陽明。合周朱爲四先生。次先賢祠。隱居自李渤以下。主洞自李善道以下。彝倫堂有對云。鹿豕與遊。物我相忘之地。泉峯交映。智仁獨得之天。猶朱子遺墨按此聯尙存書院。國初已廢。故子充云。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正統中郡守翟溥福興復之。今之規制。大略從翟守也。院後甃甌爲洞。若城闕。以當白鹿之目。李獻吉尙不許以鹿眠場爲洞。况出自造作者乎。按明知府何濟鑿石鹿置洞中清咸豐兵燹毀光緒時知府劉錫鴻復斲一鹿西行數十步。有石突如澗上者。舊剡釣台。獻吉因而亭之。又數十步。有石洞二三尺。卽所謂鹿眠場。朱子詩昔人讀書處。町疇白鹿場。又云。舊眠聞野鹿是也。獻吉乃以玉川門爲鹿洞。玉川門去此十餘里。朱子云。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蓋自南唐以來。耳目相接。初無異議。

。而獻吉云然。不應近者反失。遠者能得之也。且賓客爲江州刺史。卽所隱地創台榭。以張其事。玉川險削。不容台榭。若洞在彼。而隱地在此。則環數里而近。如雨花洞。聖澤廣。焉知不出其間。乃遙集於玉川乎。就獻吉亦無證據。蓋因子充或者之言。而意會之也。子充謂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卻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真觀望水簾也。按從此右折東南卽鹿眠場耳。子充未嘗至此。或者以鹿眠場對。其云。逾重岡行二三里者。荆棘之中。不核其程里也。若以鹿眠場之近。不應言二三里。則玉川之遠。亦不應言二三里矣。故自洞而尋真。自尋真而水簾。其先後或者本不誤。獻吉易其鹿眠場爲玉川門。則尋真玉川始倒置耳。上卓爾山。真一君斐別去。乃下小三峽橋。觀澗底枕流二字。時已薄暮。虎聲震地



。宿文會堂。

癸酉。遲明出黃屋坡。三里。至白鶴觀。益公云。唐混成先生劉元和故居。舊屋偶存。獨無廊廡。唐杉二丈在門內。虞伯生云。杉本大丈餘。歲久中空上折。孫枝附生其間。亦數尺圍。今敗屋三楹。近自故基。遷過東北十餘丈。廓然無門扇牆落。不特唐杉不存。東坡所謂松陰滿地者。僅餘小松一樹耳。小童引至溪上。觀丹井藥臼。上山爲折桂寺。李逢吉嘗讀書此院。去而登第。以故得名。朱子詩。受書彼何人。姓字不足詳。竹帛有遺臭。桂樹徒芬芳。山志以其書堂。載之七賢峯下。非也。院後有台。名黃雲觀。今廢。次至淨妙寺。廢久。萬歷末僧念庵重建。傳其子卓然。向予述山中故事云。鄭峯陽見神燈於山。出其詩。有維摩大士竹林僧。無盡燈原是一燈。之句。陳舜俞云

古名青牛谷。卽楊衡所謂隨雲步入者。谷有雲台庵。南唐鄭元素。隱舍皆廢。寺內月季花。大過拱把。亦生平所僅見也。適白石庵。老僧一心過訪。卓然邀予至其庵。予遂同之上嶺。過方竹寺。雖名爲寺。實則把茅蓋頭耳。庵去五老峯甚近。其言白石者。亦借李氏山房之名也。一心云。山中無別產。衣食取辦於茶。地又寒苦。樹茶皆不過一尺。五六年後。梗老無芽。則須伐去。俟其再蘖。其在最高者爲雲霧茶。此間名品也。白香山藥圃茶園爲產業。信非虛話。按山中種茶近但雲霧茶以野生在高山者爲貴若自種者非珍品矣今以黃巖者爲上品又有攢林茶亦佳

甲戌。下山至凌霄院。故明眞尼院也。院右有凌霄巖。過石屏而入。可布几筵。洞外凌霄。老籐絡之。凡數十尺。繞洞而上。出礪石。乃洞之頂。自然成臺。遐觀巨浸。隙皆宛轉虧蔽。尋丈之間。景物各趣

。俗謂之馬祖洞。以道一曾居之。周益公云。古有僧坐禪其間。亦未的以爲道一也。又下山。過太平寺。有石臺老虎石。至三峽橋。益公自凌霄。至棲賢。過百藥灘。予取道與益公同。但過而不知。酌陸子泉。俗子乃刻招隱二字於上。山志亦竟以此泉爲招隱按今泉上有亭額署第六泉。知陸羽云。廬山招賢寺下方潭水第六。固未嘗名招隱。故益公謂陸子泉。李漑之王子充謂陸羽泉。所謂招隱泉者。在開先寺招隱橋側。初非陸羽所評。益公云。招隱橋近爲寺僧徙數十步。而招隱泉無人知者。物色久之。得於二百步外。叢篠之後。石井依然。今開先之泉既沒。而移其名於此。寃矣。李獻吉云。橋旁有石亭。亭旁崖劓錢聞詩詩。今其詩猶在。而亭改爲關壯繆祠矣。亭昔名寒泉。北行至玉淵潭。東坡有玉淵神龍近之句。張紫薇但書二字於石底。左上爲棲賢寺。獻

吉時其寺尙廢。後不知復建何時。今又頽落。益公云。至上塔。拭目禪師石像如生。酌飛錫泉。山志有飛錫泉。赤眼泉。不知只一泉也。益公云訪羅漢巖。寶陀巖。於僧堂之後。皆無知者。二巖在含鄱口東。去此尙數里。訪之僧堂之後。豈可得哉。又北行至楞伽院。東坡所記李氏白石菴之精舍也。益公云。正倚硃砂峯。舊號白石佛殿。李公擇藏書閣在東偏。西廡有東坡作山房碑。崇德君墨竹。在鍾閣。蓋公擇妹。魯直母也。按公擇有二妹。一爲安康郡君魯直母。一爲崇德君畫墨竹者。故魯直有題姨母李夫人墨竹詩。益公遂以崇德君。卽魯直母。誤矣。按益公廬山後錄爲魯直姨母並過金鰲石至萬壽亭。有佛碑非魯直母黎洲所據之版本有誤萬歷末愁山重修記也。寺後有般若巖。循竹榭行一里。至磴道。山中竹榭。往往有長至二三里者。按今山中寺廟居民用竹榭引水至數里者甚多不足奇也始信東坡與

王敏仲書。以大竹萬餘竿。引蒲澗水入廣州城者。爲非迂論。五里至

歡喜亭。

按歡喜亭石劖三字爲清初常州詞人顧貞觀所書

屋無壁落與豹虎共之。予露宿其中。

乙亥。又上磴道二里。過石峽。轉爲東行。十里至青蓮寺。

按今青蓮寺爲民國

時新建仍其舊址其地今名七里衝爲赴三級泉較平之路

萬歷中曹能始守泰和始建。出谷里許至萬

松坪麓。中有裝潢匠六人。聞余欲登五老峯。皆願從往。一僧前導。

共十人。從坪後。排藤踢棘而上。五六里至峯頂。五峯原出一山。斷而南際。始各自爲峰。其相距或半里一里。游者皆自其斷處南出。以臨其頂。一峯旣盡。則北行。返於斷處。西行。其相距之路。又復南出。以臨一峯。峯峯異狀。江海磯礁之變略備。望遠之奇。不足道也。頂上多野棠。枝幹覆地而生。結實殊大。食之如蔗糖。杜鵑根老不著。土松亦不多。而特怪醜。

按五老峯矮松至爲美觀並不怪醜曰其人重價購之鄉人斧斤求之子餘無幾其他

草木。則寒苦不能生矣。原五老所由名。廬山之峰此爲最高。故慧遠云。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峯嶸。又石皆雲母。望之龐眉皓首。與他山異色。由是庵其下者。命名白石。二者皆有老之義焉。豈因其形。似虞鄉之山。如潯陽記所云邪。下山入庵。遇彭城閣用卿。燈下限韻賦詩。僧定暈亦與焉。按定暈清初人曾撰廬山通志毛德琦稱其俗鄙用卿論詩。紹五季餘習。一主聲調。予未便與之反覆。然名山勝友。一時兼之矣。

丙子西行五里。過硃砂庵。俗呼老樹塔遇雨失道得一僧引之。又十里。至

金竹坪。入千佛寺。觀滲金賜像。寺爲萬歷中恭乾敬所建。慈皇皇太

后遣使降香。廬山塔廟壯麗者。唯歸宗千佛。而歸宗在大路。供應如傳舍。又不如千佛之整以暇也。恭乾墓在寺左。愁山銘之。按千佛寺今已改玄

妙觀由僧而道恭乾墓尙在觀後里許過一大巖曰尺五天。天台王士昌書。按此石刻又二里

至黃龍寺。黃龍潭出其下。有制龍洞降龍石。寺亦萬歷中徹空所建。慈聖賜以昆盧佛像。圓球大鏡。藏經勅諭。寺僧誤爲陳太后。陳太后徽號仁聖。非慈聖也。西北行二里。至赤腳塔。御製周顛仙傳。所謂赤腳僧也。九江郡志云。赤腳僧。姓沈名覺顯。湖口人。其卒也。太祖賜塋。用鐵成塔。按黃養正重修天池寺碑文。上神其事。憶念不置。以仙昔居天池。乃卽寺申命有司。崇飾其殿宇。仍建聚仙亭赤腳塔於其左右。固未嘗言其死。死而葬也。周顛傳。言遣人詣匡廬召致之。使者至。杳然矣。則是蹤迹尙不可得。而謂復出而見其死於世乎。

按查慎行游記塔爲鐵鑄七層置像塔  
下空甕中據此黎洲所疑可以冰釋矣

果若是上又何必神其事也。塔前卽

巖峯寺。故林隱院也。正德初靜  
庵素建予疑塔基爲白雲亭所改。李漑之云。

徒倚白雲亭。觀宋將岳飛詩。塔正當白雲岩下。由赤腳之名顯。而白

雲反晦矣。

按白雲亭地  
址所考近是

夜間噪聲甚厲。僧曰：驅野牛也。

按清初其地  
尙有野牛特

嶺開後野獸  
概被驅除矣

丁丑。至天池。殿前有池。圍以石欄。朱子云：在小峯絕頂。乃有名池。泉水不竭。益公云：雖鑿二沼。其涸可待。所謂天池。今不可到。號曰龍潭。宋爲天池院。亦云妙吉祥寺。洪武間以周顛故。益飾其祠宇。然亦兩經焚蕩。陸務觀云：今年天池火。尺椽不遺。李獻吉云：銅鐘象鼓。悉毀於火。按山北天池大林二寺屢不  
戒於火殆亦有風水說耶今之屋。乃嘉靖後所立者也。寺西有聚仙亭。祀天眼尊者。周顛。徐道人。赤脚僧。亭前危石。拔地千仞。林見素所謂狀如吐舌者。與鐵船峯對峙。在下卽爲石門之雙闕。其頂有小石亭。坐文殊石像。又匝路窮爲文殊亭。亦名爲瑞光亭。自宋元皆然。今以爲文殊臺。王廷珪云：至峯頂庵。



觀香鑪峯反在其下。東有文殊四望二臺。則宋時所謂文殊臺者。非此明矣。亭之與臺。雖不相遠。與其相混。固不如分之爲愈耳。亭下臨幽谷。遊者祈請佛燈。以爲故事。東坡五詠之聖燈卽此也。按東坡五詠之聖燈

非虛山事

言佛光者既謬。東坡詩石室有金丹。山神不知祕。則以爲丹光。

朱子詩。始信地靈資物化。金膏隨處發明光。則以爲寶光。王廷珪云。或謂會昌中藏金像於錦繡谷。恐其祥光溢出。此說或近歟。則又兼佛光寶光而言之。然予家姚江鳳山之上。每交春夏。物候勃鬱。無風。下視平野。燈火匝地。閃爍往來。鐘聲一動。則忽然斂滅。風土謂之神燈。問之習於廬山者。聖燈之見。亦多得於勃鬱之時。而考朱子之見在四月。益公廷珪皆在十月。則頗與姚江異候。蓋草木水土。皆有光華。非勃鬱則氣不聚。目光與衆光高下相等。則爲衆光所奪。亦

不可見。故須憑高視之。聖燭巖下。羣山包裹如深井。其氣易聚。故爲遊者之所常遇。按佛燈不僅廬山有之。凡高山大澤均所常見。廬山亦不僅出。自釋家之口。則當然爲佛耳。書則爲野馬。夜則爲聖燈。同此物也。寺僧出王文成墨蹟觀之。乃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及文殊台。夜觀佛燈詩。皆載文錄。東行一里。至白鹿昇仙台。周顛傳碑於其上。白鹿昇仙台。不見於古。疑卽古之主簿塔基也。益公云。主簿塔洞視空闊。有九十九峯。櫛比磬折。如城堞然。此登眺最佳處也。稍前至佛手巖。按佛手巖石劉三大字爲宋人所書詳考見新志金石今台正在巖側。而洞視空闊。舍此台亦無可當者。佛手巖頗類雁蕩之維摩室。而深則遜之。益公云。巖上立峯如指。故號佛手。近爲野火焚烈。高僧傳云。巖如五指。中指上。有一松株。南唐時。行因獨棲禪觀於其中。因死。松亦枯瘁。

巖後相傳爲竹林隱寺。陳舜俞云。香象岡北。名阿那衝。內有寺。暮時聞鐘梵。而寺隱不見。其旁半里。有羅漢巖。亦阿那寺之類。益公云。近世誤謂竹林。今亦傳甘露亭側石峽爲竹林後戶。則此岡昔名香象。甘露石洞。昔名羅漢巖。可推而知也。羅念庵云。竹林寺卽佛手巖。俗語誤傳可哂。此爲定論矣。石劖竹林寺三大字。李獻吉云。其刻非篆非隸。周顛手蹟也。按李漑之遊記。崖間鐫大隸書。曰竹林寺。苔蘚綴結。隱顯翠壁。是竹林寺隸刻。已見宋元。豈因周顛顯聖於此。并以其刻歸之乎。按竹林寺三字劖崖間者爲橫書隸字卽各游記所述者另有三字直書在其西百餘步崖畔然竹林磐石。卽所謂遠公講經台也。益公云。緣佛手巖後細路數百步。下視磐石。相傳遠公講經台。朱子云。佛手巖。下臨錦繡谷。又有石榻。名遠公講經台。據是二說。其爲此地無疑矣。乃後人以香鑪峯側者

爲講經台。不知此古之峯頂院也。王廷珪云。至峯頂庵。視香鑪峯反在其下。以今講經台。視香鑪峯。正如廷珪所云。此一證也。白香山遊大林寺序云。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鑪峯。宿大林寺。由二林而上。歷三化城。正值今之所謂講經台者。故言憩峯頂。若講經台果在是。香山亦不容舍而弗言矣。又一證也。過推車嶺。問路三塔庵。乃至大林寺。敗屋數間。叩其門。無一人應者。婆娑瑤樹下。樹由晉僧曇詵所植。按依柳杉生長年齡之生理考之。此杉未必爲晉僧曇詵所植也。其枝葉。實今之大柳杉也。然王廷珪洪覺範。已有瑤林之目。香山云此地實匡廬第一境。予獨怪匡廬之美。盛於山南。香山甲草堂大林第一。皆在山北。未便爲確論也。過飲牛池。至峯頂。今誤爲講經台。劉春虛詩。天際南郡出。林端西江明者是也。稍東一峯特出。疑卽四

望台。沿四望台而下。猝然與白雲相遇。同行者。覲面不見。硫磺時撲口鼻。霧眼失容。磴道滑不受步。行四五里。至關門石。避入草瓢。乃昨日硃砂菴所遇之僧也。遂如破冢得出。生平見雨。皆自上而下。此雨自下而上。一奇也。聞者雨聲風聲。雲之有聲。今始聞之。二奇也。雲之在下。眞同浪海。小山之見其中。無異蘊藻三奇也。按廬山至爲奇詭舒天香所以宿天池百日觀雲不厭也夜雷電。巖壑動搖。

戊寅下嶺五里。過化城渡溪二里。至香鑪峯下。遺愛寺。尋白樂天草堂遺址。老僧引至嶺上。距寺里許。曰是也。又引過西數十步曰。二十年前。李太虛譚友夏游此。據草堂記。面峯瞰寺。及卽事詩。香鑪峯北面。遺愛寺西偏。當以此地在西者爲是。乃架兩柱。未成而罷。予曰。兩地皆非也。記云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台。

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計地與台池合之。不下數十丈。今兩地縱橫。不過五六丈。且其地勢傾欹。焉所得平地乎。又云。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尺圍。高不知幾百尺。今地南兩步卽是高阜。更無石澗。又云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兩地且與溪流隔絕。况乎瀑布。卽陵谷變遷。不得一切皆非。老僧曰。然則草堂安在。予曰。朱子云。白公草堂基。在東林寺東。久廢。近歲復創數椽。制殊狹陋。然亦非其正處矣。陸務觀云。五杉閣在上方。舊有老杉五本。傳以爲晉時物。白傳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今歲主僧了然輒伐去。可惜也。草堂以白公記者之。略是故處。其他如瀑水蓮池亦皆在。然則草堂之近東林可知。朱子言非正處者。亦不過尋丈之間。非如此地數里而遙也。然王元美訪白司馬草堂。尙在東林。

自桑子木求草堂遺蹟。山僧指在此寺之後。傳疑於記事。而入東林者。更不復問草堂於上方矣。老僧曰。韋蘇州詩。居士近依僧。青山結茅屋。言鄭宏憲依遺愛寺。而爲草堂。故其草堂。亦名遺愛。白公祭匡山文云。遺愛西偏。鄭氏舊隱。三寺長老。招予居此。則白公之草堂。卽宏憲之故基也。草堂由遺愛而名。乃謂近東林而遠遺愛可乎。予曰。子知今日之遺愛。卽當日之遺愛故基乎。此寺故名紫雲菴也。記事云。紫雲菴者。相傳卽舊遺愛寺。言相傳則未有實據矣。遺愛旣著於昔。不宜改名紫雲。當因遺愛旣廢。紫雲從旁而冒之。故紫雲之名。至今未能泯也。考古者。當從草堂而求遺愛。不當從遺愛而求草堂耳。

按白公草堂遺址言人人殊據予勘查確在東林寺東北側考輿地紀勝載白居易建堂香鑪峰北自有記後改建於東林寺由此可知老僧指告黎洲者未見全誤第爲作記前草堂遺址耳詳攷見新志勝蹟

老僧廢然而返。予亦下山。行一里。避雨

下崇福寺。又二里宿東林。

乙卯。雨甚。觀十八賢影堂。像設奇古。但堂屋將圯。頓放失次。不能識其爲某某也。十八人者。雁門。慧遠。慧持。河內。慧衣。鉅鹿。道生。黃龍。曇順。冀州。僧叡。潁州。道暘。廣陵。曇。河東。曇恆。瑯琊。道敬。鬪賓國。佛馱耶舍。迦羅衛國佛馱羅。彭城。劉程之。柴桑。張野。張詮。雁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南昌雷次宗。紀事謂遠公結社在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庚寅而道敬辛卯出家。道生辛亥。佛馱耶舍壬子入社。皆與太元庚寅不合。宋書列傳。周續之。景平元年癸亥卒。年四十七。宗炳。元嘉二十年。癸未卒。年六十九。雷次宗。元嘉二十五年戊子卒。年六十三。當太元庚寅。續之十四歲。炳十六歲。次宗五歲。皆無入社之理。予謂由蓮社發願文誤之。



也。凡從遠公學佛者。俱謂之蓮社。非如蘭亭金谷斷以一會。自太元八年癸未。遠公始至廬山。年四十有九。至八十三歲卒。當義熙十二年丙辰。此三十四年之中。無日無學者。則無日非蓮社也。遺民發願。特庚寅一時之事。不謂此年而外。無發願之人。卽發願者不得稱爲蓮社也。所謂十八人。表其社中之顯者。然則辛卯辛亥壬子。故不碍其入社。遠公卒時。續之年四十。炳年四十二。次宗年三十一。曾謂不可入社乎。或曰高賢傳。康樂求入社。遠公以其心雜。拒之。然乎。予曰。遠公自太元癸未。入山不出。康樂之爲臨川內史。在元嘉八九年。遠公已死。康樂固未嘗得見遠公。故其誄曰。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乎。誠願未遂。此正不見之證也。彼謂拒其入社者。亦卽此言附會之耳。就如庚寅一會。息心貞信之士。百二十三人。豈百

二十三人者。皆能高出於康樂乎。有以知其不然矣。李北海虞伯生二碑。在大殿左右壁。伯生碑文不載道園集中。北海碑至元重立者。亦

多剝落。趙子昂書本中峰斷碑僅存。顏魯公題名。有數字砌牆間。李按

碑尚存虞趙二碑久佚顏題名一字無存但今尚有柳公權殘碑黎洲未之及查柳碑清康熙時損爲多塊收入內廷僅餘一塊或佚或現黎洲或因此故未及見

耳江右碑材大概層數甚薄。故不可久。按此種碑材多出星子名鐵壳重言色黑如鐵而年久則重重剝落

似不可概殷仲堪聰明泉。在影堂西。冰壺泉。在石刻遠公像亭前。卓

錫泉在文殊閣下。按北海碑云。遠公遁由茲嶺。契其崇勝曰。居地若

無流泉。曷云法宇。以杖刺地。應時湧泉。其後眞僧益廣。方隘本圖

。乃宏別業。東林蘭若。旣非始開之基。卓錫流泉。固不應在是。且

東林圍繞水中。理無無泉之歎。益公後錄。止載聰明泉。陸務觀列三

泉。而無所謂冰壺者。豈觀音泉卽冰壺邪。其言聰明卓錫久廢不食。

則至今爲然。閣上有文殊像。乃近日烏思藏所造。寺僧給爲卽舊像。按。金像會昌中毀寺。二僧藏之錦繡谷。沒而不出。王荊公有金像現瑞記。可考也。故益公放翁言。東林古蹟。皆不及焉。崇禎間。賀對揚夢禮文殊一小閣中。覺而龕影在目。吾楚中無此製也。拂曉有僧自暉進謁。對揚舉似。自揮曰。此吾東林文殊閣耳。其圓龕乃三吳漆工所製。未及三年。不意見夢於公。對揚神其事。記之。刻於閣上。而文不能自序。自暉重爲口述如此。閣前故神運殿。張天覺記云。法師徘徊登覽。溪流散漫。無足廬者。一夕雷雨晦冥。山水暴至。向之中流。化爲平陵。花木羅列其上。九江太守桓伊。聞而神之。爲之建寺。神運之名。蓋取諸此。務觀云。神運殿本龍潭。一夕。鬼神塞之。且運良材。以作此殿。益公云。南唐元宗題神運木。今亡。寺僧因指

階前之池。木所自出。兩說自相矛盾。其爲荒唐則一也。劉軻曾夢書生於此。雲溪友議云。劉侍郎居廬嶽東林寺是也。寺西卽符載草堂。北夢瑣言云。厚之居潯陽二林間。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娛侍。聲名藉甚。山志以劉軻書堂。載於白鹿洞側。符載隱居。載於五老峯下。皆謬也。

庚辰觀蓮池。朱子云。白蓮池在東林法堂前。登虎溪橋。至西林。慧永道場也。陸務觀云。永公。蓋遠公之兄。按歐陽詢李邕碑文。永。河內繁氏。遠。樓煩賈氏。不同氏族。務觀蓋因慧持而誤也。務觀所云。磚塔如故。按磚塔今存昔可登覽後爲醉者毀其梯不可登矣益公所云。水閣已廢者。非但不知其處。卽紀事亦不載之矣。西行十里。過石門澗。石門有三。周贛式云。中有三石相望。並峙如門。乃益公所未至。錄中石門。則錦

澗橋側之石塔也。又冒雨西行十餘里。至圓通寺。朱子云。圓通寺無他奇。但門徑竹木深茂可觀耳。今竹木旣疏。寺以兵馬敗落。有宋碑二。一道旻住持牒蔡京所行。一則其行業記也。按此二宋碑今不存但餘一石亭爲宋時建築

物紀事云。圓機名道旻。元人誤也。辛巳。尋圓通古蹟。其西爲夜話亭。近日所造。卽益公所云清音亭也。

歐陽圭齋有詩。不載集中。至樂亭三蘇堂俱廢。按圓通事實。僧作

歐陽亭於方丈東。蘇亭於方丈西。則今夜話亭。

由歐陽文忠與居訥得名

乃三蘇堂

之故址。而古夜話亭。自在方丈之東。燕而不理也。益公云。至樂亭

在法堂後。王梅溪云。舊有假山石已散失。有三巨石猶存。則蘇亭

卽三

蘇之與至樂。其地異矣。而桑子木謂至樂亭。改爲蘇亭者。非也。朱

子詩。溪乃侯家名。屋是孱王設。何故忝離歌。喟焉傷覆轍。梅溪詩

。遺像人猶思後主。益公觀李後主及昭惠后畫像於此。亡國已久。猶能託其俎豆。圓通可謂無負於後主矣。益公云。石渠二百五十丈尙無恙。今石渠不存。寺僧汲水山下。勞苦殊甚。按圓通故蹟今毀圯殆盡寺之東南爲石耳峯。東坡詩。石耳峯頭路接天。其下有道濟塔。道濟。名緣德。梅溪云。僧言曹先鋒翰下江州。至圓通。主僧趺坐不懼。所謂主僧。卽緣德也。然高僧緣德傳。不載此事。而此事頗與甯波府志。棲心寺僧心鏡相同。恐亦後人附會也。且傳云。緣德以開寶中卒。翰之下江州。在開寶末。益可證其說之誤矣。東坡於元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宿圓通。寫寶蓋頌以贈長老。仙公至湯泉和福州僧可遷詩。可遷與仙公兩不相蒙。不知山志何緣。混爲一人。可遷生得坡詩爲矜伐之資。死冒仙公參名僧之列。亦何其多僥倖也。

壬午雨甚。

十月癸未朔稍霽。行五里。復大雨。冒雨至面陽山。尋陶靖節墓。有書院在其西南。亦敗落。李獻吉云。初淵明墓失。越百餘年無尋焉。予既得其山。并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冢。而封識之。過嶺。入康王谷。止民舍。雨歇。士人導之谷簾泉。過景德觀廢址。再上。有小泉出壁間。石劖谷簾泉三大字。按谷簾泉三字石劖有二處一在小泉旁一在泉源處詳考見新志金石云。宋人所書。今土人便指小泉爲谷簾泉。非也。觀未廢時。有山月軒。益公云。下臨大溪。簾水所注。終夜如大風聲。朱子夜飲軒中。有把酒聽鳴泉。相看疾如雨。之詩。徘徊其上。二公之風流。未應便遠。又十五里。方爲第一泉。其旁有雲液泉。子木以爲味在谷簾之上。而益公朱子皆未及之。何也。返宿民舍。

甲申行十里至隘口。又三里至溫泉濯足。積雨之後。水甚冷。王子充云。鑿石爲池者五。南一池極熱。北四池稍溫。今惟上下兩池。其鑿石不知何時壞也。有靈湯院。今廢。自溫泉行五里。至栗里。淵明移居詩。昔欲居南村是也。淵明自上京還柴桑。自柴桑遷栗里。又自栗里遷柴桑。卒焉。栗里故有橋。今改爲柴桑橋者。妄子也。自栗里橋西北。入深谷。三里強。有小瀑布。大石當其下。淵明之醉石也。予登其上。有至正九年上半年已題名。他刻不能識。按此題名尙存他刻亦可識也醉石之上。爲虎爪崖。然益公云。石有均虛。俗云。陶公枕痕也。又指若虎跡者。其說尤荒唐。則是虎爪醉石共一石也。歸去來館。今亦不知其處。按歸去來館卽在醉石旁黎洲游時想圮廢未修復其水南流。謂之醉石澗。山志言醉石澗。水南流與溫泉合徑砥柱石。引益公記。砥柱石。卽醉石也。按廬山後錄



。初無此句。不知何以云然。且醉石在窮谷爲澗水之源。不應澗水復徑醉石。自栗里橋。東行。五里。至歸宗寺。未至一里許。望有樹偃蹇於隄上者。復生松也。歸宗中廢。僅留一松。土人穴腹以爲療。紫柏填以石泥封之。而松復活。亡友陸文虎。以誓告紫柏文。寄南康司理錢沃心。焚樹下。今文虎沃心死將二十年。而予得厲目於此。爲之慨然。按此松今仍不能活寺內有右軍墨池。東坡怪石。灌以墨池水。卽此也。

王子充謂不足信。然流傳既久。卽不足信者。亦爲古蹟矣。按流傳既久卽不足

信者亦古蹟此論可稱通極

乙酉從歸宗後。上金輪峯。相去十里。行一半。石崖仄出。下臨無地。予踟躕不敢過。導者牽臂強之。道旁有橫石。而首尾銳者。曰靈鷲石。有大圓石。曰石鏡。自下視之。金輪與紫霄爲一。其實紫霄之南

。別豎一峯。自爲金輪。舍利鐵塔正在其上

按塔上刻佛像及經文此與東林寺銅塔所刻經爲廬山

僅見之金文詳新志金石

峯爲石筍。沿籀成級。其巔縱橫不過一丈。石楯兩層。登

之猶搖搖欲墮。天朗氣清。湖中秋毫皆悉。同行僧。謂遊者登金輪絕少。登金輪者。遇此等天時。尤少也。陳舜俞云歸宗後峯半右石室中有夏禹刻字。僅百餘。人無復至者。今紫霄峯下有兩石室。一爲觀音巖。一爲可道人洞。其爲夏禹刻字者。雖無明驗。亦安知非庸僧妄易其名乎。卽如紫霄在歸宗之後。益公云。歸宗直上紫霄峯。鐵塔在焉。蘇子由詩。來聽歸宗早晚鐘。疲勞懶上紫霄峯。朱子詩。金輪紫霄上。皆可證矣。今志山者。以鐵塔後山。總謂金輪。別指其東者。爲紫霄。豈實錄哉。但益公云。紫霄峯頂。有鐵浮圖九級。藏舍利。遠望如枯木。則爲遠望所誤。不知其上。故截然分兩峯也。曹能始云。

耶舍歸寂後。葬於鐵塔。時現舍利白光。俗呼白塔。蘇子由詩。白塔微分嶺上松。卽此。按王子充記。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舍利八萬四千。散在人世。龍宮皆貯以金瓶寶篋。東晉時。佛耶舍。自西域奉舍利來。於此建塔。八萬四千之一也。然則此爲佛之舍利。非耶舍之舍利也。近歲。僧果清修塔。發之。得舍利。升許。所謂八萬四千之一。則此塔所藏者。只一粒耳。而乃升許。豈佛力之所變化邪。抑又有他舍利雜之歟。釋氏之事。每不可究詰如此。飯金輪庵。雪菴始居此。書其門曰。但見雲生雙足下。不知身在萬峯頭。頗自標致。右爲杏林故地。宋謝景先曾廬其上。紀事以杏林謝君。分爲兩地。誤矣。下觀玉簾泉。泉下因巖架屋。曲折大小。皆有心計。玉簾之名。不見於古。而益公云。望紫霄峯。亦有瀑布。李獻吉云。歸宗寺有馬

尾泉。亦瀑布。抱紫霄峯而下。獻吉之云馬尾雖誤。然紫霄瀑布久稱於世。顧寺僧以謂開自近日。非矣。玉簾亦無謂。不若仍以紫霄冠之耳。按廬山之瀑以予評之玉簾實爲第一子充云。元豐間眞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上。黃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遊。甚力。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云。寺左之溪曰鸞溪。以擬虎溪。其事爲釋氏所傳。按。先生卒於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後五年。而始改元豐。則眞淨之住歸宗。先生觀化已久。其事之有無。又何待辨哉。而子充乃謂形迹未嘗爲累。亦未深考也。

丙戌雨。遇僧智瑞。亡友陸鯤庭之門人也。獨坐金輪七載。出其掩關詩。頗多佳句。焚香相對盡日。

丁亥。同智瑞至石鏡溪。其三大字爲黃山谷所書。在溪石上。旁注紹

聖元年六月辛亥同

脫四

十三字。然以歷法推之。是年六月庚午朔。是

月不應有辛亥。則亥字謂是卯字之誤。惜一時未及細辨耳。山谷書側

又有金輪峯三大字。則真淨所書。曹能始謂在石壁者非也。溪石劖刻

極多。予與智瑞洗索觀之。可辨者有洪駒父亭上投石至水戲龍數字。

及石曼卿郭致純周來宣同遊題名。駒父乃山谷之甥。其刻或與山谷書

石鏡溪同一時事也。

按各題誌今俱存有黎洲所未載者均詳新志金石

然則當是時溪上有亭可知

。智瑞言。導溪之源。其峯頂。有石潭。規圓若鏡。故名石鏡。今無

有至其頂上者。而以道旁大圓石當之。或者求其說而不得。乃謂相傳

其處有石鏡。隱現無時。得智瑞之說。可以解矣。俗呼是溪爲鵝池。

今妄子遂鑿養鵝池三字於石上。周益公云。觀墨池又有鵝池。恐僞。

凡古人於相傳者。卽不辨明。亦存疑而已。未敢以身實之。此山谷書

石鏡溪。不書鵝池之意也。予自辛未入山。至此已十六日。風雨阻隔。主人不知其何往。遂恐墮落虎穴崩崖之下。遣人徧索寺院。予難主人之意。姑入郡城。

癸巳見王麟洲遊三疊泉。黃石巖記。二處冠廬山。予皆未及。是日拜李忠毅祠下。題詩於壁。又拜周朱兩先生像。出北門。過顏樂橋。至羅氏書院。其旁爲尋真故地。唐女冠學道處。真誥以此地爲第八詠真洞天。尋真之名。伊此故也。其東南爲石牛山。山下爲相辭澗。亦蔡李二真人相別處。陳舜俞云。漢武築羽章館於屏風疊下。臨相辭又作思

澗。按漢武帝時安有相辭澗之名詳考見新志勝蹟則相辭之名。又不始於唐矣。李太白詩吾非

濟代人。且隱屏風疊。此地爲太白故居無疑矣。而載其書堂者。或在青蓮谷。或在南香鑪峯下。何不以太白之詩爲證乎。按此論極是故居在此吾亦云然

白樂天訪元集虛詩。影落杯中五老峯。是集虛亦嘗居此。自石牛山至五老峯。十餘里間。皆疊石如屏障。又名鐵壁。過凌雲舍。水竹居。始抵玉川門。多行澗石間。兩山忽合。大石塞斷。從石罅。宛轉得路。出而始見天光。李獻吉以爲白鹿洞也。獻吉謂李白朱子皆莫之至。朱子之不至。固有新泉諸書可據。太白隱舍在此。不宜屏風疊之勝。有所未盡。卽此洞誠爲李渤所隱白鹿洞之名。旣始自渤。豈可因太白不言白鹿。懸斷其莫至也。門內爲鴈山伊精舍。月色明甚。與鴈山談至夜分。仰視大鵬峯。俯首欲搏。急避入檐下。鴈山桐城阮氏。言阮太鍼因潘應奎以降。應奎故斬之。大鍼不覺屈膝。其死也。至青草嶺。見雷介公索命。墮馬碎顛。亡國之事。豈宜向清泉白石道之。然驅我輩於清泉白石者。不謂大鍼無其力也。

甲午鴈山使其侍者。導予入三疊泉。倚壁有小徑出荆棘之下。遇其壁絕。則行澗中。澗水不測。則攀危石而過。登頓怒瀑間。至龍潭。瀑數丈。瀉大壑外。有石如門藏之。較青玉峽亦伯仲也。潭外有石刻。多剝落。予辨白鹿洞主趙應慶數字。不知爲何代人。旁有石類鸚鵡。五里至泉下。勞悴則十倍矣。初疊數丈。徙倚壁間。二疊如初疊之長。而去壁稍遠。三疊則數百丈投空而下。然三疊未半。有巖腹逗之。亦頃之始放。亦可謂之四疊也。潭中有大石。耆定字劓其上。谷風淒然不能下。視。出觀臥龍瀑。臥龍寺廢久。嘉靖間。何遷重建起亭。故所刻武侯像。出師表。及朱子詩。於石。已而久廢。錢沃心遷其刻像。至白鹿書院。爲武侯祠。今其像亦毀。復入萬杉寺。佛燈燦然。乙未拂曉。與主僧復觀慶雲石壁。得題名知軍事制推許震。星子尉何



次公。殿省張繹。及皇祐翁日新。程子門人。有張繹。字思權。未及仕而卒。豈殿省省元皆舉子之通稱。不然。則又是一張繹也。過開先招隱橋。由支徑上黃巖。臨崖道。僅闊尺許。行時目眩。至文殊塔。其峰視金輪而差。小南望正與瀑布相對數千丈之奇。如在尺幅。青玉峽中。誠爲管窺矣。雙劍。香鑪。姊妹。龜背。犀牛。諸峯環列。而姊妹兩峯尤奇。從下視之。則南峯爲姊。從上視之。則北峯爲姊。以予觀之。文殊塔一峯。乃古之所謂香鑪峯耳。太白詩。西登香鑪峯。南見瀑布水。又云。日照香鑪生紫煙。遙看瀑布挂前川。此峯正在瀑布之西。登此峯而望瀑布。正在其南。若今之所謂香鑪峯者。懸隔一山。瀑布全然不見。太白何所取義而云耶。按黎洲以文殊塔地卽香鑪峰雖屬創論自具理證吾未敢駁若言山北之香鑪峯。其峯於廬山爲東。登之。亦無瀑布可見不相

涉也。自塔東北行。爲黃巖寺。過溪。而尋黃石巖石自然成門。寺僧造板扉。掩之。入門。有大石。橫五六丈。縱半之。厚三四尺。平覆亂石之上。其中可廬。入廬。旁出。則有階級以造大石頂。頂正平闊。邑人吳江結亭其上。留亭所未盡者。以爲台。木杪之間。帆影出沒。黃石巖。以劉軻之記顯。其禪子固劉常進也。不知山志何緣牽歸。宗智常爲一人。名旣不同。且高僧傳。元和中。智常始駐錫廬山。而劉軻之見常進。在庚辰歲。則貞元十六年也。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初毫髮我植今環人臂。是時廬山之有常進。已數十年矣。彼後來之智常。亦復何與。塔西北行三里。至日照庵。今以其上爲香爐峯也。遂以日照菴。爲太白書堂之所。太白但言登香爐峯。未嘗言隱其峯下。言隱屏風疊反不信之。况此峯又未必爲爐香也。下日照二里。至簡

寂觀。觀已敗落。依嶽廟。得不廢。在白雲峯下。故昔有白雲樓。禮斗石。在殿前。藥臼。浮來在觀後。道旁有布袋巖。云陸修靜死建業。而所攜布囊。卽夕見此。蓋因石類布囊。而附會之也。尋鍊丹井。朱子詩。鍊藥古井深。今田間不能二尺也。

按予於東嶽廟側越小溪二覓得大石右剝連理二大字

左剝朱子煉藥古今深詩桑紀毛志所未載

過度仙橋。問許堅曬衣石。碌碌不辨何者爲是觀

前古木甚多。蘇子由詩。喬松定有藏丹處。已見稱於昔矣。寶樹二株。乃羅漢松也。山中所謂寶樹者。有二。一羅漢松一柳杉。居僧妄指爲外國之種。山志則言娑羅木。皆非也。唯熊明遇記中。謂大林寺寶樹園。大杉生石扈中。圍可五人抱。高百尺。葉色赭如珊瑚。爲得寶耳。大林簡寂之樹。皆在千年以上。要是奇物。不需以名品銖兩其價也。按樹今不存簡寂東西皆有瀑布。而西瀑尤偉。西瀑之半。有石梁橫空

。瀑穿其下而過。張正見游簡寂觀詩。三梁澗本絕。千仞路猶通。蓋謂是也。庚子。登舟。觀落星圖經石。高五丈。周回百五十步。朱子有落星寺詩。今廢。益公云。寺興於唐景福年。宋史云。孟太后過落星寺。舟覆。宮人溺死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新編改爲太后過落星舟覆。宮人溺死十數。惟御舟無虞。因立落星寺。失其實矣。東坡云。南屏謙師妙於茶事。十二月二十七日。聞軾游落星遠來。設茶。作詩贈之。曹能始載其事於此。按東坡之游廬山。在四月。其貶嶺南八月。已過虔州。北還。亦在四月。無十二月。在南康之事。况南屏爲杭州山也。所謂落星者。乃保俶塔左之落星石。於此無與。泊五老峯下。

辛丑。上岸。飯田家。復至尋真觀側。看鐵壁流泉。上雲龍寺。右有

兩花洞。巖頭巖宴坐處。益公至雲龍而不及此洞。豈卽所謂疊石者歟。  
。反宿舟中。

## 查慎行廬山紀游

壬申二月。余來湓城。亟擬作廬山之遊。屢以事阻。因循過春夏。七月既望。同恆齋太守歸自彭澤。始定期決往。先一日恆齋爲余治具。明日。辛未。天氣晴好。辰刻出九江西門。過龍開閘。從荷葉稻花中。步入普潤庵。往聞順治丙申。老僧朽木。掘地得古鉢盂。從主僧蘊宏借觀旁刻二龍。具五爪。中有法王子三字。其質渾樸非石非瓷。扣之聲頗清越。不知何代物。摩挲久之。已而輿丁至。乃卽路。濂溪先生祠。去城約十里。今祠廢。石坊猶存。明嘉靖中都御史傅鳳

翔建。又一里。渡石塘橋。乃先生墓道。按九江志舊有墓道亭。今亭亦廢。墓在栗樹嶺。去大路五里。先生隱居。舊在蓮花峯下。與圭璧錦繡。相比。爲三峯。土人無能確指其處者。意雙劍之西。數峯如筍。秀色娟然。且其下有蓮花洞。當卽此也。

過石塘橋。渡三山澗。匡山精舍。聽雨軒。當在其地。而無可考。十里爲蛇岡嶺。嶺不甚高。而陂陀作起伏之勢。自湓城至此面廬山而行。及度嶺徑轉。山在道左。山頂白。道紛如懸絕。初以爲樵路。細視之。始知爲磴道。遇雨。卽瀑布矣。

嶺南五里。渡橋。爲太平宮。道家所謂第八詠真洞。天兩山圍抱。中豁一區。宮址。背老君崖。面株嶺。九十九峯。羅列其前。爭奇獻秀。無一敢自匿者。舊殿凡九重。頽廢殆盡。墨仙泉。劉仙石。寶石池。

。吳道子畫壁。滅沒於荒煙蔓草間。了不可問。碑碣并無一存。惟唐時鐘鼓二樓。猶巋然對峙。陸放翁謂高十餘丈。鐘重二萬四千斤。每樓費三萬緡。正殿前有鐵菱角。一角按鐘樓卽婆媳塔鐵菱角卽璇璣玉衡之下座大鐵鑊一。可容五六十石。旁小屋三楹奉舍宅陳姓像。鐵鐘一。至元九年造。鐵鑊一。獨足。狀如鐘。而仰。泰定三年造。黃冠二三輩。支折脚鑊。於後閣。客至。不施楫。不設坐。進苦茗一甌。詢以舊事。茫然不知。計此地自唐宋以來。窮極侈麗。物盛而衰。固其所也。

出太平宮。度分水嶺。迤邐至東林寺。寺當廬山之麓。香鑪。經臺。天池。諸山。翠屏千仞。壁立其南。分一支自東而北。而西。環繞寺址。謁遠公影堂。旁列十八賢像。王文成遊東林七古一章。眞蹟在影堂壁間。按此詩已鐫石存寺但署款爲陽山人陽明二字豈可割裂是否眞蹟殊爲疑問歲久墨色漸退。粉堊亦

落。今已缺數字。欲雙鉤一本。惜恩恩不暇。冰壺泉在影堂後。清甘可嗽。其聰明。古龍一名卓錫二泉。覆以屋。久廢不汲矣。其東爲彌勒殿。殿前羅漢松二株。蒼翠欲滴。殿後爲文殊瑞像閣。事詳東坡菩薩泉銘。又東爲銅塔殿。塔高丈許。範銅爲之。制極精巧。旁刻金剛經。全部。楷法遒媚。明崇禎朝豐城熊汝學。施舍供養者。按此銅塔所鑄之經爲今廬山

內境唯一最古之金文

入神運殿。尋古礪。寥寥無幾。西壁嵌虞伯生碑。尙完好。刻於元至元間。李北海碑。在東壁。亦元時重摹。已中裂。柳少師書尙存。自州諸軍事守潭州。國公邑二千戶。柳公權至末。共百一十五字。按今存者祇四十八字連橫糊者。斷石一片偃仆佛座側。趙吳興書。止存貝九疊屏四時花雨風動處。插竿竹筵精籃。海印發光盡天地皆檀越皇極五福天子萬



年。謹疏今日月疏國史趙孟頫書四十七字。斷碣一塊。砌禪堂牆外。西北角。恐爲風雨所蝕。屬宗雷上人。移置殿壁。未知能從吾言否。魯公東西二林題名。昔人推爲顏書之冠。竟無一字存者。可勝歎息。東林寺中。舊有五百羅漢閣。宋曹翰下江州。多取金帛。并載羅漢以歸。時號押綱羅漢。事具九江郡志。陸放翁東林游記云。羅漢閣與盧舍閣。鐘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觀。今問之寺僧。無有知者。蓋閣廢久矣。

從三笑堂。西北行。沿溪竹樹蒙密汨汨聞水聲。數十步。爲常總禪師塔。又西爲遠公塔。疊石如荔枝。王思任稱爲荔枝塔。舊有塔院。今圯。

西林寺在香谷南。規模遠不逮東林。卻有荒野之趣。張僧繇畫毗盧像

。梁武帝賜盛綫繡鉢袋。唐塑釋迦像。皆不存。歐陽率更碑。亦廢。尚存斷碑三。大抵皆宋景德間免糧牒文。殿東爲永公影堂。殿後甃塔。明崇禎七年。景陵王給事鳴玉重建。王自爲記。今被火中空。而外狀崔嵬如故。坐魯宗上人方丈。聽談石門之勝。欲禮舍利塔。尋繙經台。五杉閣。遺址。以日暮不及往。仍歸東林。經石橋。當南昌孔道。其側一亭。嘉靖中建石。刻虎溪橋。三大字。僧云。此非故蹟也。故蹟乃在神運殿前。上爲垣路。下鰲石通流。涓涓不絕。

壬申晨起。與琴村商遊山次第。意欲先至圓通。然後上雲峯北道。宗雷告余曰。從此西行三十餘里。直達圓通。別無憩息地。且寺中古蹟。如三蘇亭。夜話亭。悉頽落。無足供遊賞者。遂爾興盡。決計登山。留詩數首而去。

早飯後。拉僧如升爲向導。取細路。望東南行。度澗路。皆登陟。過崇福寺門。不入。崇福有上中下三寺五里。爲遺愛寺。修篁滿山。中藏老屋。忽聞桂香。自竹下來。尋至後山。已開一樹矣，樂天云。湓浦多竹。廬山多桂。此乃兼之。按寺本唐鄭宏憲所創。韋應物刺江州時。有題鄭侍御遺愛草堂詩云。居士近依僧。青山結茅屋。寺僧不知。但設香山水耳。

從寺東北。撥草覓路。直上里許。地稍平衍處。卽白香山草堂故址。背香鑪峯面鶴問湖。遙視九江城南白塔。如石筍一株點破平碧。境踞絕勝。二十年前。會稽陶某爲九江丞曾補築數椽。近爲野火所燒。惟敗垣在耳。守僧以草堂記刻本見貽。按此草堂記當爲趙孟頫應南康燕琦求所書者匡廬作康廬盤香鑪峯趾至化成寺。徑稍坦中化城茅屋數間。下臨大江。以曠勝上

化城林巒極幻。有朗公崖。觀燈石。古木千章。以輿勝。下化城。在山麓。余行已踞其頂。從此尋舊路出。路漸高。肩輿不可行。乃徒步攀援而上。三里。至關門。石。尤險惡。環山百盤。如蟻旋磨。自下仰視。路等等斷。復寸寸續。十步以外。回顧不相見。如此行八九里。正喘汗間。忽白雲冒香鑪峯而起。浮浮如蒸。不覺拍掌叫快。鼓勇直前。須臾。已至大林峯矣。一名雲頂峯。相傳遠公講經處。故又名經台。舊時夾道皆蒼松。行者勞勩。按勩。謁。切。疲。倦。也。司馬相如傳。微勩受誡。得坐而休陰。數年來。悉供山下居民樵爨。亦一恨事。

昨日從東林南望香鑪與經台兩峯抗峙。勢不相下。及至經台之巔。下瞰鑪峯。殆如兒孫。舊有僧舍。近廢。再上爲塔兒嶺。又俯視經台矣。下嶺數里。四山萬木僵立。多經野火燒摧者。蓋廬山僧舍。悉免租

糧。故山旁人得競取。惟天池一帶爲禁山。蒼翠如故。

上大林寺。樂天先生曾遊此。於四月見桃花。集中有詩序。今猶稱白

司馬花徑。按花徑今已達精舍數椽又種桃花數百株山北恢復一古蹟矣寺前一溪冷然。寶樹二株。葉

如刺杉。而細如瓔珞。柏。而長桑紀。謂爲娑羅木者非也。娑羅葉如

楓。而七出。名七葉木。與此絕不類。相傳晉耶舍尊者。自西域移植

。其一尤大。枝葉婆娑。下蔭十畝。解帶量之。圍三丈餘。老屋數楹

。雖極頽敝。終覺古樸可愛。按周益公大林寺詩。舊有虞永興碑。山

志俱失載。

自大林而西。岡脊迤坦。樹蔭半茸。松毛墮地厚寸許。人行其上。策策

有聲。俯視東西二林。時隱時露。一里。彌勒殿。又西爲龍角石。北

面一峯獨起。御碑亭踞其巔。豐碑一道。勒明太祖御製周顛仙詩文。

附載官員。寺僧名。凡六十三人。規制堂皇。亭亦堅緻壯麗。廬山一大觀也。按九江舊志。洪武中所造碑亭。已傾塌。嘉靖十二年。九江知府馬紀。伐石爲之。晉江顧珀有記。亭西片碣刻白鹿昇仙臺五大字碑。亭乃其故址云。

按今周顛碑後未見附載官僧等姓名顧珀記及白鹿昇仙臺碣均不存

佛手崖在碑亭東

北。對面有蟾蜍石。可望不可到。沿崖。至訪仙亭。數百步間。石狀皆蹉踔凌厲。不獨佛手崖。覺佛手尤奇幻耳。中可坐數十人。有泉。久旱則枯。崖之下爲錦繡谷。其北石壁上刊竹林寺三大字。非篆非隸。李崆峒謂顛仙手蹟不知元時已有之。黎崱紀遊集云。三字出羅隱手。訪仙亭東北望。一碧千里。對面有山。居僧說指爲九奇峯。細度此山形勢。當在經臺之背。不知何名。意經臺旁必有徑可達。而遊人罕有問者。

出佛手崖。西南行三里。至披露亭。卽天池大路。九十九盤。至此而盡。北下里許。石壁峭削。中裂一罅。俗傳竹林寺後門。亦周顛仙遺蹟。上刻王文成廬山高三大字。歐陽文忠廬山高七古一篇。按廬山高陽山人與東林王文成詩碑同殊不可解歐詩石剝不存南二里爲天池寺。殿二重極宏敞。洪武中。勒建者。已燬今之存者。乃萬歷朝重修廬山最高處扁。亦文成手書。正殿覆鐵瓦。蓋山高畏風也。天池在殿前。廣不盈畝。志云。始自文殊開化。以兩手挿石。而成二池。遂有泉出。故又謂之神泉。有榜曰第一泉。中蓄金魚數尾。按第一泉不存所謂金魚與今龍魚是一是二待考今旱久將涸。李時珍本草綱目載晉桓冲遊廬山。見湖中有赤鱗魚。且云自宋朝始有蓄者。今則處處人家養玩矣。

天池寺志。釋冰壑輯。按志。舊名峯頂寺。晉慧持建寺。池上。始名

天池。宋曰天池院。明太祖勅建天池護國寺。以寓祀四仙。成祖重勅曰。天池。萬壽寺。宣宗再勅曰天池妙吉禪寺。故曰三勅天池寺。

天池禁山之界。永樂辛卯所畫。東至五老峯。南至白雲峯。西至馬鞍山。北至講經臺。

明朝御賜天池寺像器。大藏經四廚。龍藏金字牌二面。珍珠黃織一握。大千僧鐵鍋三口。銅鐘一口。大鐵雲板二面。象鼓一面。中銅雲板。一面鍍金。大銅佛像三尊。鐵報鐘二口。鍍金中銅像十二尊。鍍金銅優鉢花二架。大銅爐瓶四副。中銅爐瓶二副。小銅爐瓶二副。風摩銅太子像一尊。九龍吐水。太子沐浴錫荷葉蓮花盆一箇。洪武永樂宣德勅書三道。被火皆不存。存者惟太子像。長不過三寸。形製精好。當是烏斯藏之最上者。僧云。舊有人竊像而逃。自昏達旦。行不出披



霞寺外。以像歸故處乃得出。

聚仙亭祀周顛仙。天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每歲春秋德化知縣詣祠躬祭。自洪武至今。相仍不廢。

文殊石臺上舊有亭名瑞光。旁有偃蓋松一株

按此松爲人盜伐鬻于某宅碌碌無足奇矣

葉短

異於常產。西臨邃谷。昏夜時。有火點點出其間。東坡先生詩。謂之聖燈巖。朱文公山北遊記。云燈非禱不見。是夕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又云。廬山下有寶。故常有光。王文成亦有文殊臺佛燈詩。然詢之寺僧。或白首未一見。

輓塔在山北。宋韓侂胄建建炎中。曾被雷震一角。趙忠定公汝愚祠。在山椒。與塔相近。今廢

按天池塔非韓侂胄建所記有誤

陽明先生天池四絕句。墨蹟

四幅。爲豪帥慕容奪其一。今三幅尙存。旁多俗子題跋。均可惋惜。

按年譜。公游廬山在正德庚辰時。宸濠已被擒。而公遂巡駐師。朝命久不下。故其詩有云。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巖頭雲。卻向人間作風雨。似爲錢甯江彬輩障蔽武宗而發。寄慨深矣。黃石齋先生天池絕句。盡道闕明山。經眼不可再。鳥影落懸崖。甯復知所在。手蹟已失。詩載天池志。

按天池寺志康熙時釋冰壑所輯今祇存天池宗譜二本

鐵船峯。在天池西南。太乙峯在東南。上霄峯在正南。其連綿不絕。直至含鄱口者。爲九奇峯。亦名九旗峯。亦名火燄山。山僧不知。皆指講經臺背小山爲九奇峯。

癸酉早起。從天池三門外。西南叢篠間。取路至龍首巖。舊名舍身崖。明劉世揚易今名。俯瞰石門精舍。如在井底。兢兢有失足之懼。志言此中有千歲艾萬年松。使人求之不可得。

石門在天池西南半麓。天池與鐵船並峙如門。下臨巨壑。精舍踞絕壑之底。相傳謝靈運所築。自宋洪覺禪師隱居之後。竟廢。明萬歷中。僧道香重建。下爲龍潭。潭上爲神龍宮。其相近有清涼台。獅子崖。文殊崖荒寂太甚。亦無久居者。正從老僧指點路徑。忽然雲氣自石門涌入。須臾徧滿谷中。瀾漫無涯。遂成雲海。對面鐵船九奇諸峯。數尖浮浮。如錐脫穎。行者恐迷失道。急反步。少焉。散滅無踪矣。大抵匡山北面峭拔。數十里無虛谷。以受雲。至此。則石門一壑。呀然而開。雲氣有所歸。噓吸吐納。實地勢使之然。

從披霞亭小徑。望東南行。至擲筆峯。又西南爲赤腳塔山。山下有緞封寺。俗名祖塔。卽赤腳僧留蹟。塔七層。高丈許。鑄鐵爲之。下如甕。空其中。以置像。金鍍其外。有御書字。不甚可辨。前殿已爲蛟

所掣。有鄒南皋廬山高處扁。

按鄒區不存

經赤脚塔南行。下嶺數里。直至水次。爲將軍河。旁有黃龍潭。渡河上嶺。又里許。爲黃龍寺。夾路松杉。殆以萬計。氣色鬱蔥。舊名鹿野禪林。王宗沐題扁。明神廟時守僧徹空。召對稱旨。賜紫衣及藏經正殿毘盧佛像係唐塑。乃壓藏至寺者。藏經八廚。計六百七十八函。每函包以錦袱。四角皆緣黃綾。今尙存六百函彩色如新。護藏勅萬歷十四年三月賜。後用廣蓮之寶。續刻藏經序年月同。後用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之寶。大視御璽殆四倍。俱勒石於御碑亭上。亭之宏麗。雖不及天池。而林巒幽邃。別成勝境。按御碑亭尙存在今黃龍寺後御賜長旛二扇長五丈餘。開旛十二扇約長八尺。皆片錦爲之。紫衣三頂。其一用玉環金鈎。今玉碎易以銀。元人畫十八羅漢像。不知何人

手筆。用黃絹裝裱。亦出內府。其一偏袒坐禪牀上。左手下垂。右豎拂。其一跌坐。披紅袈裟。兩手作展經狀。側立一人。手托舍利寶塔。其一穿針補。一童子蹲居其旁。若解布袋者。其一卓立崖洞外。左手托鉢。右手執匙。向善台飼百鳥。其一閉目而蹲。身下伏一虎。童子執高麗紙。鼓上懸六環。侍立於側。其一翹足倚杖坐。旁有子母二獅。一睡一醒。其一袒右肩。左挈鉢盂。右手以兩指挾珠一顆。弩目向上視。作降龍勢。龍自雲端欲下。其一曳杖閒行。有山魃披櫻毛衣隨後。其一倚斑竹欄。臨水觀魚。金鯽魚三搖尾波上。躍躍如生。其一長手爪垂枯查浮大海。一龍女合掌。參禮於前。其一結跏趺一手執杵。一手執鈴。前置一盃。波濤作沸湧之勢。其一坐精舍展卷。其一長眉白髮。瘦如枯木。身懸瓔珞。手持柳栗。有善財捧蓮花以獻。

其一坐石洞中。兩手搭膝有若鍾馗狀者。率羣鬼踐踞潛伺。一鬼持韋馱杵。將前復卻。其一蓬頭合掌坐崖下。其一展繯欄臥且垂頭睡。其一坐蒲團上。老人獻果。童子拱手立。其一踞古松樹根。左手拄地右手背持念珠。仰面看松上老猿騰躍狀。每幀下有小楷記施主姓名。舍八百福寺海雲堂。未暑至正三年。十月良日。化緣沙門普意謹題。

午飯後同老僧眉生至黃龍東行。道旁石壁刻尺五天三大字。赤城王士昌筆。又行二里許。至金竹坪。地勢開敞山多修竹。中有千佛寺。創於明萬歷朝。開山僧恭乾。從黃龍借地起道場。其徒續芳。亦因召見。乞賜寺額并藏經。但無護藏勅。及他賜物耳。殿閣三重。正殿銅佛座。旁列千佛。寺以此名。南廊三楹。供四面觀音像。殿旁有劉公靜室故址。劉萬歷中太監某。奉旨歸老於此靜室。後有泉眼久閉。竹

引溪數里外以供香積。泉之上舊有亭。石欄尙存。去寺百餘步。爲恭  
續二師塔。又二里經茅竹園。黃龍之下院也。沙彌於龍潭上覓得萬年  
松數十本。欲登前山。觀鍊丹池。日暮乃止。是夕宿黃龍新築樓上。  
甲戌晨起。四山朝氣。排闥送青。爽人心目。寺居萬木中間。西南其  
戶。辰己之間。屋山尙無日色。早飯後。東林僧如升告歸。老僧眉生  
伴我行二里至蘆林。有佛屋當太乙峯西麓。清泉一筍。葭菼蒼蒼。令  
人坐山林而發江湖之想。稍上有靜室。名陸寓航。又東里許。出九奇  
峯之背。從含鄱嶺下。分路東行。入南康界。灌莽連雲。行者僅露髻  
頂。忽見一峯當前。亂石橫從。如飛如躍。爲蚱蜢嶺。東望五老。南  
望漢陽。上霄諸峯。突兀趁人。五六里至萬松坪。卽聞極上人輯廬山  
通志處。蒼雲蔽天。一徑窅然。深入。洵靜者之居。聞公爲牧雲禪師

法嗣。示寂已五年。通志刻板置高閣上。求刷本一部不得。按開極卽定焉號

鈴岡嶺在萬松坪隔岸。與九疊諸峯相連。趾盡於土目湖。歸宗寺志。

推爲主山。五老紫霄。皆從此分枝。

午後留行李於萬松僧舍。亟欲往觀三疊泉。而此間居僧如麋鹿。不肯爲向導。仍強眉生同行。道左有澗。出大月山卽三疊泉源。沿澗而行。草樹蒙翳。路窮則涉水。已復登岸。如是不知凡幾。備極嶮巖。而目之所接。愈入愈奇。孤根聳拔。千仞到天。有石踞其頂。昂首垂耳。張吻而下飲者。犀牛峯也。巨石當衝。稜角盡殺。滑不留足。散者棋布。豁者門開。龍蛇蜿蜒。雷霆砰擊者。九疊谷也。宛轉如城。側理橫疊。向背異勢。互長爭高或騰空上走。或奮怒欲落者。九屏峯也。巉削童赤鑿成疏樞如出鬼工者。麻姑崖。石榻子也。急流漂沫。懸溜



垂絲匯爲深淵。滄波作鏡。照人鬚眉皆碧者。綠水潭也。自綠水潭而下。怪石浚亂。絕壁俯臨。兩岸無路。北涯斗坡。若有人跡。可容半足。側身而上。僅乃得過。老僧不能從矣。上峻嶺約二里。石洞當前。上通一穴。名一綫天。再上。有臥石一方。篆書刻竹影疑蹤四大字。按此刻今存爲鄧旭書計此去大梁津不甚遠。可以俯瞰飛流。忽遇擔柴而至者。

詢以三疊泉路。答云距此尙遠。會日已銜山。遂尋舊路。返以告眉生。眉生云。自一綫天北望三疊泉。不過半里。乃知向爲樵夫所給。自歎冒險而來。已至其旁。竟不得一見。蓋此泉雖見於太白詩。至南宋始著。朱子從南康遷浙東提舉。去後方知之。集中與黃商伯陳成和諸君書。惓惓以不見新瀑爲恨。我何人斯。游覽之蹟。敢祈勝先賢邪。太白廬山謠。有屏風九疊雲錦張。銀河倒掛三石梁。之句。今三疊泉

源。經九屏峯下。九疊谷口。然後垂而爲瀑。其勢遇石凡三跌。從高如下。如銀河之掛石梁。乃詩家形容比擬之詞。所謂三石梁者卽三疊泉。非此外別有石梁也。後人必欲求其地以實之。鑿矣。元李濟之謂在開先寺西。黎景高言在五老峯上。或云在簡寂觀。或云在上霄紫霄二峯間。桑子木則以爲本無石梁。如竹林之幻境。劉同升記方以智詩又以爲確然有之。衆說紛紛。皆非定論。按三石梁劉同升嘗親詣之在含鄱五老之間劉氏非妄人斷無憑

空臆造見之文字者方以智亦決非隨聲附和之人天下事未嘗親歷者豈可遽爲武斷哉

乙亥早。黃龍僧告歸。別拉松坪長老。登五老峯。由蚱蜢嶺舍輿而步。荒茅刺天。仰視無徑。蓋向來遊匡阜者。率由含鄱口下山南。鮮有紆道至五老峯者。故此路久塞。直上約六七里。至頭峯小憩。以蘇喘息。俯瞰南康。遙見棲賢寺前。一縷炊煙。稍出林杪。正指顧間。俄

而白氣從大地升騰而上。勃窣周匝。上下四旁。山川城郭。頓失所在。一身之外。皆無所見。觀者不能自持。皆怖而踞石。若孤舟在大海中。惟恐爲波濤漂沒者。卽王季重所謂海綿也。昨在天池見雲海。自以爲大觀。不意此景。更遠出其上。食頃。日漸高。雲氣忽破碎如敗絮。或黏山腰。或罩松頂。或浮水面。變滅之勢。若被疾風迅掃者。實未嘗有風也。再上爲二峯。周益公指爲獅子峯者訛。獅子峯乃在二峯之下。與金印石船凌雲旛竿爲五小峯。至此所視更遠。左江右湖。圓穹一碧。日與之際。坐稍定。海綿復合。已而復開。連上三峯皆然。竊幸廬嶽有靈。故設幻境以供游人之目。余始願不及此也。大抵五峯連綿。比肩儻立。相去率三里許。而第三峯尤雄拔。勢與漢陽峯相敵。至此足力已疲。不能再前。展坐具巨石上。仰面而臥。日下春。

別從草頭撥路歸。

中峯卽第三峯。絕頂石刻。朱子題名。不知所在。但有日近雲低四大字。又一石所刻同。而字差小。又一石俯視大千四大字。皆近時人題志。其下有兩峯如卓筆。俗名蠟燭峯。疑卽旛竿峯也。按初白所述各中峯稍下。有黃谷洞。聞極上人砌石爲之。下望白鹿洞。按志。黃谷事無可考。洞亦不知所在。此非故蹟也。

太白書堂。廬山有二。一在香爐峯下。一在五老峯下。久失其處。今萬松坪。普同塔院。木坊前。有石如屋脊。長可三丈，上刻青蓮谷三篆字。按此劉仍存又聞踰澗而北。有青蓮寺。庶幾其中。或有舊蹟。因步入寺中。惟大殿三間。不安牆壁。旣無古碣。亦無居僧。悵然而出。

鈴岡嶺下一帶靜室甚多。今月宮院。文殊院。鉢盂庵。獅子庵。青蓮

寺。昆盧庵。六處。雖存而無守僧。惟朝陽庵。圓覺坪。獅子叢。三疊泉庵。普同塔院。五處。尙有一二老衲居守。大抵山中苦。被飢驅而散矣。按上述各靜室惟月宮院存

丙子早發萬松坪。西南行數里。道旁爲殊砂庵廢址。有水出青蓮谷。經庵旁下流入白水漕。渡澗。上一嶺。蟠屈而西至砦口。接含鄱口大路。廬山南道也。斗陂直下千仞。目眩股慄不敢前。乃令一人先行。遮眼使不得下視。始重蹠接武而下。五里。有歡喜亭址。又下十里萬壽寺。按萬壽已闕爲林場萬壽寺東西鄱陽湖紫霄指月二峯。左右環抱。寺石鏤三字存願貞觀書

其相近有楞伽院廬嶽祠不及到。又二里許。當獅子峯之下。有淨成精舍。舊名白竺寺棲賢天然禪師退院也。佛閣二重。軒廠精潔。後有天公衣鉢塔。

天公爲澹歸本師。住持僧玉泉。粵東人。語余曰。澹公示寂後

曾葬此。今其徒移塔於丹霞矣。又東下二里爲洗馬池。元李洞遊記。作洗馬澗。渡澗路稍平。二里至棲賢寺。寺在石人峯下。自明末久廢。住持角子禪師。乃澹公同門法弟。方鳩工重建。入棲賢谷。至玉淵潭。觀石間舊刻道旁。有櫓斷泉。按此泉久湮近寺僧覓得一泉導予觀之因之更覓得留元剛題誌以地考其泉卽斷<sup>櫓</sup>隔岸有飛來亭。跨溪舊有籬雲橋。今圯。從松陰下行二里許。至三峽橋。橋下有龍潭。亦名金井。其南有扼蛟石。橋西應眞閣。今爲關壯繆祠。觀音亭。今名觀音閣。有石碑。記宋錢子言知南康軍祈祠靈感事。橋長數十步。平跨澗上。俯視數百丈。幾不見底。渡橋而東。爲招隱泉。周丞相必大。名爲陸子泉。李漑之名爲陸羽泉。相傳陸羽品其水。天下第六泉。

棲賢寺中。舊有南唐元宗駐節亭。祖無擇愛堂。劉西澗祠。玉峽亭。

見廬山紀事。寒泉亭。五老亭。玉淵亭。見周益公後錄。今皆廢。  
三峽澗之源。自五老漢陽太諸峯下合白水漕。沒泉。桃林澗。長壠。  
黃石港。萬壽源諸水。大小支流九十有九。皆匯於此。從高而下。遠  
者三四十里近者數里。散行亂石間。過棲賢寺前。礪道稍開廣會爲一  
派。將折而左行忽遇巨石。橫截澗口。遂并力懸注。而石形上突下歛  
瞰空如屋檐水勢不得貼石。則架空斜飛。墜入玉淵潭。潭深不可測。  
噴珠濺沫至此悉凝作玻璃色。陳舜俞謂沙石萬數。古今不塞。誠下通  
於海矣。自玉淵而下。共二十四潭。兩岸陡絕。崖石爲浪所淘。歲久  
皆光滑如油。曲折赴三峽橋。約二里許。登橋南北望長壑委蛇。水遇  
石。凡九跌。砰霆掣電。響撼林谷。時久旱水減。觀者猶震。掉不自  
持。不知積雨之後。洶湧何如也。

玉淵潭三峽橋石刻。磨泐者已多。其載在桑紀吳志者。宋張孝祥玉淵二大字。錢子言三峽橋七言古詩八分書。黃山谷三峽澗三大字。馬朋金井二大字。祥符七年題橋六十九字。治平改元。楊度題名二十五字。以上今俱存。黃山谷棲賢橋銘。朱子淳熙己亥題名。皇祐元年田瑜題名。元李洞延祐二年題志。及玉淵潭記。以上皆不知所在。又有桑紀吳志所未載者。逝者如斯四大字。不知何人書紹定壬辰秋九月甲申知南康軍。石函史文卿缺一字事之初。躬詣白鹿洞學。釋菜先聖先師禮成。同僉書判官廳公事天台張萃軍學教授四明任裒。然來游。又大元至正己丑三月。既望。承直郎南康路總管府推官。河間吳思勉。進道同司獄官盱江胡名世。良臣公餘覽玉淵之勝概追前哲之遺風。書此以記歲月云。在侍吳中吳著吳克終吳大章侍吏駱天鳳。以上俱在玉淵大石上



按查記所載石剗與今不同者惟錢  
詩已佚餘少差異耳詳新志金石 晚宿棲賢。雷電交作。三更大雨。幸  
而今日下山。若在萬松坪。則廚無宿春矣。

丁丑達旦雨不止。暫阻白鹿書院之行。坐角公方丈。驟聞狂飈怒號震  
動庭宇。徐乃知爲玉淵潭水聲也。少頃開霽。再至潭上。昨日上流稍  
緩。故空潭澄碧。今則挾急雨。其勢盛怒。直射百丈潭底。窮而無所  
入。乃噴薄跳躍而上。如白鷺千片上下爭飛。日光照之。閃爍奪目。  
數十步內。草木皆濕。人坐石上。對面語不相聞。

槽斷泉北道旁有石刻。久爲苔蘚所侵。與石一色。昨過其下不知也新  
經雨洗。字畫微可辨。因搜剔出之。乃元人留元剛題識。八十二字桑

紀吳志亦失載

按今據揚本字數有異吳志者吳  
焯續志也留識考見新志金石

早飯後。發棲賢。角公以棲賢三十詠見貽。臨行屬其索澹公編行集。

寄至九江。肩輿過三峽橋。水勢詭壯與玉淵同。三里爲王楊坂。村落小聚。從此循五老峯趾。尋白鶴觀。卽東坡先生觀棋處。惟聞流水瀾瀾繞澗鳴。無所謂古松也。虞道園碑記亦失所在。羽衣項沐水。白髮長鬚。衣冠而肅客。詢以舊事。稍稍能道。且云。此去數里。爲木瓜院。有道士石姓者。隱居其中。數十年。近爲當事邀之北去。又云。昭德觀自明朝已廢爲民居。羅念庵買其地。築書堂。今書堂復廢爲僧舍。李女眞之蹟湮矣。

白鶴觀。去鹿洞不過三里。行田壠間。迷失道。渡澗踰嶺。約行八九里。幸遇樵人指點。乃從後屏山紆折而入。到書院。陰雲四合。已而微雨。首謁先聖殿。次拜宗儒祠。投刺訪建昌學博。永豐鄭子充處。實洞學副講。安義孝廉徐履青京階下榻於彞倫堂。

舊名明倫堂

左偏湖口鄉

進士周履臣偉。吾家星子派宗姪子全學斌。其弟學發。皆讀書洞中。次第來會。

後屏山之脈。自五老峯南下。書院在山之陽。背山而面溪。溪水自凌雲峯下。犀牛塘經鹿眠場。過書院前。其西爲貫通橋。舊名洗心橋。橋南爲大意亭故址。稍東爲巡撫安某祠。安故有功書院者。今之規模略具。皆所修葺也。祠東爲宋李萬卷勘書臺。溪水至此。湍流飛激。名小三峽。上有獨對亭。明邵寶建。李夢陽作銘。自亭右折而上。爲卓爾山。山頂舊有高美亭。嘉靖中御史徐岱建。亦名卓爾亭。今改爲魁星閣。與白鹿石臺。文昌閣對峙。山麓有橋。名枕流渡橋。山爲左翼山。山巔舊有聞泉亭。嘉靖中巡撫何喬建。石柱猶存。稍上爲諸葛武侯祠。星子令許延劭新築。按桑子木紀事朱子昔建武侯祠。在臥龍

岡。去此尙數里。今移置此地。不知何所取義。循溪南行。有石坊二。又東二里爲書院右坊。

禮聖殿懸御書學達性天。萬世師表二扁。中設至聖先師像。旁列四配十哲。兩序七十二賢。及配享諸儒皆塑像。朱子云。當時與錢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爲像設。但今已成。恐毀之似非禮。康熙九年。順天學院蔣超上疏。請留天下聖賢塑像。於是書院復增設焉。今兩序諸賢像。長不盈尺。南爲禮聖門。舊名大成門前有泮池。周辰臣云湯池南爲櫺星門。

書院在禮聖殿東。大門有勅賜鹿洞書院扁。入門爲御書閣。上貯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康熙丙寅巡撫安世鼎題請勅其董理土木。吾家觀察伯父。分守饒南時。與有力焉。北爲彝倫堂。

御書閣碑記在堂右楹。堂之北爲白鹿石臺。明正德中。南康守王公濟。砌石爲洞。其後又刻石作鹿。置洞中。今臺存。而石鹿已移他處。李空同謂洞在三疊泉壑中。唐龍大意亭記。則白鹿洞堙矣。桑子木引陳舜俞廬山記。謂鹿眠場。卽鹿所嘗眠處。要之年代已遙不可考也。宗儒祠在書院。中設周子二程子朱子陸子陽明王先生木主。旁列陶靖節劉祕書蔡文定黃勉齋馮厚齋黃西坡林三山彭梅坡彭強齋呂月坡李宏齋陳三山陳經歸及李洞主善道劉洞師元亨張洞長某周洞正某呂義鄉某明洞主起黃山長異共二十人。錯亂無章。大失位置。按洞志。朱子沒後。諸生繪二程子朱子像祀於講堂。後廢。明翟傅福別立三賢祠。祠周子朱子李賓客。而配以陶淵明劉凝之陳了翁劉道原。此舉原屬失倫。其後蘇葵遷李賓客以下五賢於別室。而專祀周朱二子。邵寶又配以

從朱子門人講學洞中者。林擇之蔡沈黃幹呂炎呂燾胡泳李燔黃灝彭方周昶彭蠡馮椅張洽陳宓十四人。趙淵並祀象山易名宗儒錢淵。又並祀陽明增陳經歸潛配享。本朝順治十四年。重建爲宗儒堂。配享諸賢。一仍其舊。不知何時。復以陶劉二公作配。而於朱子門人中。則去四人。且洞主李善道等。既祀先賢祠。又列於此皆所不解。

文會堂在禮聖殿西

舊在宗儒祠址

中一聯鹿豕與游物我相忘之地泉峯交映知仁

獨得之天相傳爲朱子手書屢經摹刻。盡失其真。北壁木板刻紫霞道人游白鹿洞歌。詩格既跌蕩不拘。書法亦飄逸有致。相傳爲羅念庵先生筆。墨蹟今存南康府署中。

先賢祠在宗儒祠東南。祀唐李涉李渤洞主顏珣南唐李善道朱弼宋錢聞詩劉元亮處士明起劉渙陳瓊劉恕元黃異明李齡胡居仁蘇葵陳銓邵寶蔡

清唐龍湯來賀共二十餘人。按洞志先賢祠。舊在文會堂前。葛寅亮移宗儒祠左止祀十六人。顏珣錢聞詩黃異三人不知何時增入。湯來賀之入祠則自本年七月始。宋牧仲中丞意也。又按桑子木廬山紀事。賢而祀鹿洞者。尙有王忠文禕今不列洞祀。

忠節祠舊在宗儒祠南。葛寅亮移文會堂右。本以祀諸葛武侯陶靖節者。今其址別立當道某某生祠。名三公祠邵先生祠。在舊忠節祠西南。祀康節先生及明學道邵二泉。

三先生祠。在宗儒祠南。祀李空同蔡忠襄侯廣成三公。號舍六十間。分列禮聖門外。及文會堂舊忠節祠宗儒祠兩旁。分季友任卹嫻睦六字。每號十間爲諸生讀書地。

洞中祠閣亭堂昔有而今廢者。忠節祠。朋來亭。好我亭。釣臺亭。大

意亭。風雩亭。風泉雲壑樓。

即宗文閣

聞泉亭。枕流亭。自潔亭。六合亭

。聖旨樓。希賢室。延賓館。聖經閣。雲章閣。五經堂。翟太守講堂

。十賢堂。攝儀堂。友善堂。成德堂。觀德堂。光風霽月亭。太極亭

。喻義亭。鹿眠亭。宰牲亭。昔無而今創者。御書閣。諸葛武侯祠。

邵先生祠。三先生祠。提學某祠。三公祠。安撫祠。倫郡守講堂。如

見亭。

八月朔。戊寅。兩阻書院中。黎明。學博副講。率洞學諸生。於聖殿行拜跪禮。時讀書洞中者。僅二十餘人。大抵洞田所入。不以贍廩給。每日人給錢三文。穀二升。貧士艱於裹糧。故來學者少。按康熙十三年。清理洞田。總額共三千八百五十餘畝。歲收洞租銀九百三十餘兩。支給各有款項。今惟正講副講二人。歲支學俸共百金。其餘盡歸



郡縣官吏中飽。先賢遺澤。寢以耗散。有司不得辭其責也。書院中石刻雖多。而宋元碑無一存者。竟日大雨。薄暮徐副講以果品酒肴見餽。周辰臣賦詩見贈。是夕再宿書院。

己卯早晴。同周辰臣循貫道溪旁。尋先賢石刻。鹿眠場石上。有鹿眠處三大字。釣臺石上有釣臺二大字。皆朱子書。又有意不在魚四字。及李空同碑記。碑陰有喬白巖以齋窮三篆字。澗底石上。有漱石二大字。又有吾與點也之意六字。溪南石上。文行忠信四大字亦朱子書。半埋土中。書院前澗中巨石刻李空同砥柱二大字。又小三峽石上刻朱子枕流二字。又勅白鹿洞書院六字在枕流橋東峭壁間。其勅書台石旁風泉雲壑四大字半爲苔蝕。不知何人書。

早飯後別洞學諸君取道羅漢嶺下。由王楊坂七尖峯趾。西南行至萬杉

寺。在慶雲峯下。舊名慶雲庵。宋景德中僧大超。受知於仁宗。手植杉萬本。天聖中賜今名。舊有仁宗御書。金仙寶殿。及國泰清淨八大字皆不存。惟槐京包帚書石刻。在寺西北山上。一石刻龍虎嵐三字。相距二丈許。又一石。刻一慶字。字皆徑八尺。而慶字尤大。寺後有三分池。散珠亭亦廢。住持老僧熙怡。本宜興周氏子。言此寺。歷宋元明。屢更興廢。本朝康熙己酉先師剖玉重建。又言住山三十餘年。與白鹿洞主湯惕庵先生往還極密。坐方丈話久之。乃別。

自萬杉西行二里許。至鶴鳴峯之麓。開先寺在焉。寺前有招隱橋。道旁石刻觀世音像。瓦亭覆之。法身長一丈六尺舊爲半身像。唐太和中。神僧筆法。後南嶽懶牛藏主募資。命善畫者姜月鏡。作全身。勒之石。泰定二年乙丑。住持釋師大題其後。明萬歷乙卯。星子令王成位

遷立於此。按此刻今存自此至三門。松杉夾路。相傳佛印尊宿手植。不知佛

印所植松。明朝已爲僧南越伐盡。別建一寺。已爲焚燬。事載桑紀中

。今之鬱然成林者。又屬後人補種。殿宇二重。宏敞高華。遠出棲賢

萬杉上。殿前後老桂四株。蔽遮天日。亦數百年物。殿後石勢隆起。

爲南唐中主讀書臺故址。俗傳昭明書堂者訛。詳見馮延巳黃山谷二記

中。臺下水一泓。石刻洗墨池三字。無可考。臺之側。舊有朝涼亭。

亭下有聰明泉。志謂泉味甘於瀑布。今泉存而亭廢。登磴北上。石壁

橫開。中刻黃山谷手書七佛偈。東刻陽明先生正德庚辰紀功題名。中

有嘉靖我邦國之語。明年而世廟入承大統。蓋先兆云。按紀功碑西有徐岱詩碑李夢

陽詩碑均相連屬何未見載及從紀功碑西北行叢篁中。過萬竹軒。宋僧若愚鑿大石槽

。承以石柱。連絡數百丈。引瀑入庖湍。約里許。至漱玉亭。亭之西

。峭壁萬仞。瀑布從雙劍峯東下。至布水台。峭壁間。懸挂數十百丈。爲龍池所吞。池廣十餘畝。上有盤石。側理橫截。旁通一罅。水爲所束。天矯如白龍曳尾而下。復有澄潭受之。當其噴激。人意與之俱怒。及其滄澹涵蓄。觀者亦不覺氣之平矣。東坡先生。以儷棲賢三峽。此語良然。峭壁旁刻米元章玉峽三大字。又留元剛嘉定戊寅十一月八十六字。遙視。隱隱猶可見。龍池側大石上。有星子使君李元應置酒邀客五十字。又郡守青田趙與忠四十二字。其他題志尙多。或已載山志或漫滅不可辨。其可辨而不足存者。亦弗錄。境絕勝。耐人久坐。已爲輿丁催上道。臨去殊依依也。

渡招隱橋。行五乳雙劍二峯之麓。路平如砥。遙望黃巖瀑布。高出林表。裊裊不絕。從此至歸宗尙十餘里。金輪第一峯。已崔巍入目。數

里爲觀音巖。有路可達簡寂觀。近聞已頽落。且徑道崎嶇。連日疲於登涉。遂不往。又數里。渡鸞溪橋。至歸宗寺。寺正在金峯輪趾。峯顛有舍利塔。乃晉時耶舍尊者所創。故又名耶舍塔山。寺基相傳王右軍故宅。三門外有古松一株。唐赤眼禪師手植。後爲樵人所斲。株柯憔悴。明達觀大師。以土培之。呪願而誓曰。若寺當復興。此松復生如故。已而果然。因名復生松。事載蔣虎臣學士記略。寺內有右軍閣。洗墨池。青松社。諸古蹟。從守僧公柔借歸宗寺志。

按今歸宗寺志序云寺志爲明

慈山大師撰未刊查所見者或抄本耳

蓋他寺觀。明季俱經兵火。茲寺獨完。故規制猶存

古意。廬山南北梵宇。巨麗宏壯。此爲第一又在開先之上矣。藏經六百七十八函。明神宗朝頒賜達觀大師者。有萬歷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護勅一道。萬歷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勅諭二道。墨書黃紙上。俱用

御寶。與黃龍寺刻本不同。

鵝池在寺後山上。池側大石。多石刻。上有玉簾泉。出金輪峯下。其相近爲流水崖。上有龍潭水自遠山奔注。卽馬尾水。稍東又有一滴泉。皆白鵝池下流。入鸞溪。

歸宗一帶僧舍。般若峯下有金竹庵。今廢石鏡峯下有大力庵。今存又有杏壇

庵。卽董真人壇。今廢杏壇下有香泉寺。杏壇之右。紅花尖。山下有紅

花庵。今爲民居

庚辰早。發歸宗西行。過栗里坡。渡柴桑橋。舊名清風橋。嘉靖中御史李循義改今名。醉石澗之水所經也。考淵明歸去來辭。自序。及晉史本傳。先生家在柴桑。而栗里則其所嘗遊者。栗里。今屬星子縣。柴桑今屬德化縣。地本接壤。易以傳訛。故山北以柴桑爲淵明故居。

山南亦以栗里爲淵明故居。栗里之有柴桑橋。蓋踵此訛。去橋一里所。有大石。俗傳先生嘗醉臥於此。石上有吐痕焉。後爲道士觀。卽以醉石名。今觀久廢。按玉京山下另有一醉石。道士觀者卽醉石。觀今改淵明祠。土人均知醉石觀也。又數里地名隘口。在黃龍廬阜兩山間。南去爲星子縣治。而余指西行。十五里。康陽坂過此人德化縣界。又五里。鹿子坂在楚城鄉極花尖山西。桑子木謂卽晉時柴桑縣。寰宇志云。柴桑近栗里。陶潛此中人。其地舊有靖節祠。後廢爲他姓田。明正德六年。田爲水所衝。有斷碑出焉。題曰晉陶靖節先生故里。時李空同爲江西提學。以此爲據。盡復其地歸諸陶氏。有文記其事。十里通遠驛。

圓通寺。在驛東一里。本潯陽人。候氏之居。故其水曰侯溪。溪上有橋名侯溪橋。寺建於南唐李後主。初名崇勝寺。僧緣德居之。石耳峯

在寺西南。峯之右別有水。經圓通。至花田坂。趨烏石門。名清溪。寺基開敞。而殿宇頽圯。東偏有觀音泉。相傳建寺之初。掘地得大士像。故又名圓通。朱紫陽謂寺無他奇。但門徑竹木深邃爲可觀耳。正中大殿二重。楚僧杲庵住持。操行清苦。旁舍悉分屬房頭僧。皆業農。牛宮豕棚。羅列於側。二溪南北。盡爲放牧之場。日將夕。僧雛成羣。叱犢入山門。村野之狀可掬。往時圓機住茲寺。香積田千數萬畝。瓦子渡一處。爲糧三百八十石有奇。圓機塔在寺西。

寺內舊有夜話亭。歐陽文忠與居訥禪師談道處。又嘉祐中三蘇嘗寓此。故有一翁二季亭。又有梵音亭。見東坡詩。今皆廢。東坡手寫寶積獻蓋頌佛偈。舊施寺中。問之住持。亦不知也。

辛巳早。與杲公別。行數里。渡甘泉口石橋。天池經臺諸山。復入吾



目。香鑪一峯。尤秀出天際。又十里。上七里岡。已下岡渡曬陽橋。又東渡石澗橋。按周景式廬山記。石門山在康王谷東北八十餘里。是一山之大谷。有水名石門澗。吐源渡遠。爲衆泉之歸。至文殊寺南。天池鐵船二山。並峙如門。水至此出峽。與上霄按此山北之上霄之水合。北流逕落松山前。過陶家埠。匯於鶴問湖。自龍開河以達江。此水之原委也。但自七里岡而下。連涉三澗。不知從何處分流耳。橋爲明縣令廖士衡所修。王宗沐有石澗橋三大字。其南有雲峯寺。乃上天池大路。余所未曾經者。又十里。虎溪橋。過東林寺前。小憩太平舖。從此上分水嶺西北行。皆登山時舊路矣。初意過石塘橋。紆道一拜濂溪先生墓。俄而雲氣驟變。畏雨而止。亟回江城。是役也。自七月辛未。至八月辛巳。凡旬有一日。匡山東南北三面風物。略得其概。於天池

觀雲海。於五老峯觀海綿。於棲賢開先遇雨而觀瀑布。凡遊人所應有。與昔人誇爲創獲者。一以無心得之。耳目聞見。差足償登涉之勞。他若九奇漢陽紫霄諸峯。天花井石門三疊泉康王谷諸勝。或以地太僻左。足跡不能及。亦有近在咫尺。身雖未歷。而目力及之者。正欲留他日入山之緣。未敢盡窮其勝。同遊者吳門王子琴村。山之僧如升眉生燈石。指點徑路則東林宗雷。棲賢角子二禪悅。而備糗糧。辦肩輿。鼓吾遊興者。九江太守朱恆齋也。

### 劉蔭樞遊黃巖說

余至開先。以次周覽。具得其勝。指黃巖小塔問佩弘曰。可登乎。曰。過橋由小路迤邐而西。扳援直上。約四五里。旁有精舍。可息也。

心識之。越日。天氣晴朗。余同家僮二人。暨贛南掌書林某。過橋行里許。四顧皆茂草。惟折而西北者。有石磴足踪。曰此必黃巖路也。跨石挽木。行將二里。有土人燒炭窰二孔。遺木散炭存焉。距山巔尙將一里。林莽叢集。不可行。始知其悞。遂援木而登其巔。瞻小塔峙立西峯之上。谷深而不可越。因回寺中。嗣後天池五老之行未遂。不復識及。端午日。余由天池五老宿木瓜洞。凡六日方回。桑浦遊粵東適至。初七夜。月下談空。知山水之嗜。不減於余。約次日食蝴蝶麵。登黃巖。晨起食麵。食未訖。而雨注。因約明日。次日陰霧。復約明日。至次日天微陰。余旣不果行。而家弟復難之。遂止之。己午時。雲收霧散。山光照人。桑浦謂余曰。今日黃巖宜遣。見公之不果也。蹉過此日矣。余憤然曰。明日天晴遣陰亦遣。雨亦遣。次日睡醒。

牕外潏潏若雨聲。余念曰。今日雨而違。勢不可行。不違。則前日之語爲欺。言願行。行願言。言之不忤。則爲之難。聖人之訓切矣。呼童啟牕視之。則云天晴日出。潏潏之聲。蓋湍流雜風樹然也。余驚起。呼桑浦同食。食訖。偕家弟僕中健者四人。攜衣持杖。魚貫而前。登文殊塔。探空生洞。幽壑峭壁。蒼冥萬狀。午後。由山腰小逕折繞而西。至日照庵問太白遺踪。下山過簡寂觀。有晉代遺松數株。幹如蒼崖。柯如恠石。莫能名狀。憩息久之。日入而歸。嗟乎。余居開先。黃巖其右臂也。舉目在望。展足可達。遊與不遊。復何異。而諄諄然言之贅矣。何爲乎。噫。此其中怨天者一。尤人者二。自責者三。不可不察也。黃巖自得名以來。登者不知凡幾。余偕桑浦一違。無爭於人。無妨於物。假之以緣可也。余與桑浦月下相約。四顧無人也。

次日食麵而行。食未半而雨。一若風師雨伯。有竊聽於旁。而故爲阻之抑之者。古今來。謀最祕而必露。事將成而機左。選選然也。司馬氏天道是耶非耶之說。蓋感慨乎其言之也。是安得不怨。初十之陰微矣。余不果行。使家弟贊之。則疑可釋。氣可鼓。易曰三人同行。其利斷金。合德共濟之需人也。而在彼先有難色。余遂因而卽止。爲桑浦者。宜向余言曰。今日天雖陰。後必霽。乃計不出此僅開其端。以使我之自擇曰。今日去否。從來進說於人者。與上士言。則開其端。以使之自擇。與中以下言之。非發露無餘不可也。桑浦今日去否之言。是誤以上士視余也。家弟旣沮於先。而桑浦不贊於後。是烏得不尤。余方問佩弘。使能切問近思。詳其端委。旣復少俟從容。借一人以爲指響。則黃巖之登久矣。乃始則鹵莽滅裂。而旣復師心自用。遂至

岐路而歸。易曰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中。此之謂也。自責者一。黃岩之遊。初八待之初九。初九待之初十。至於初十微陰。復何待哉。易曰。需。險在前也。天下惟處患難者。利用需。否則需者事之賊也。學之半途而廢。功之將就而墮。皆待之一字誤之也。使余於初十之早。決機自奮。羣言勿恤。又何有於家弟桑浦。而爲事後之悔哉。自責者二。余語桑浦曰。明日雨亦暹。次日聞雨聲愕然自驚。幸而非雨也。如其果雨。不識將戴笠濡足拖泥而前乎。抑巡旋疑畏而暨止也。語云。英雄多爲壯語欺人。然亦業幸成功。幸就後人附會。傳爲盛事。終蘇張之餘緒。非所訓也。况言而不效。誇張虛誕。傳笑柄於天下後世。未可更僕數也。自責者三。十一日至黃巖。坐洞石上。噉茗談空。四顧樂之。桑浦謂余曰。公可無憾於黃岩之遊矣。余曰否。天下事

當圖其必然。不可倖其或然。今日之遊。其或然者也。余居開先闔四  
十日矣。設今日雨。明日又雨。事結報至。余將棹舟而去。勢不能爲  
黃岩而少留須臾也。審矣。苟且因循。當面蹉過。不幾爲山靈笑人乎  
。士君子不於必然者圖之。而惟於或然者聽之。不可長也。余生平不  
爲詩。文字之間。以學識陋訥。不敢出口。茲因黃岩之遊。錯迷殆甚  
。桑浦佩弘。學禪而慧者也。故詳爲之說以正之。

## 吳闡思匡廬紀遊

出星子南郭。循湖濱而行。空翠映波。層煙如織。遙望綠雲杳冥。松  
色與山光滅沒。開先萬杉諸寺也。過東古山十里。渡石梁。竹木翠陰  
。蒼森夾徑。聽澗水潺湲聲。不覺抵歸宗寺。

歸宗爲右軍故宅。殿右墨池存焉。

歸宗寺後。亭亭如天柱。翠黛千尺。爲金輪峯。峯頂有鐵塔。藏舍利。歸宗寺有古松。凋殘斧斤中。已朽矣。達觀大師石墳其中。土封而祝之。遂復蒼鬱。老幹分披。有拏雲攫石之勢。

由歸宗寺後登松嶺。千餘步。折而西。澗水奔湃。下視杳冥。云是右軍養鵝池。策杖而上。則大悲岡。岡長不及里。左右臨深谷。岡盡。攀鳥道。側身捫蘿過石壁。行漸下。高竹數千竿。生石澗旁。遵澗過石梁。有巨石。上架小樓三楹。憩樓倚窗。三面皆絕壁。瀑水百丈。噴珠壓窗。六月如深秋也。故名玉簾泉。

距歸宗之北三里。爲簡寂觀。是陸修靜養道處。古松十九株。爲魏晉時物。偃者拂地。聳者入雲。虬枝古幹。圖畫所不能寫。藉草而坐。



聽龍吟半日。

按今此古松一株不存

觀後有樵徑。涉石澗。攀崇岡。屈折而上。五六里許。則日照庵。四圍山色。空翠欲滴。香鑪犀牛漢陽三峯。縹緲插雲。卽太白讀書處也。由日照庵東行。六七里。則黃崖。下視開先。在綠雲杳冥間。石壁萬仞。樵徑盈尺。行瀑布之上。下聽水聲如雷。徑盡爲黃崖寺。按此路稍大

黃崖寺後有溪。溪水奔瀉。聲喧亂石中。循溪而行。入山洞。洞後有梯級。折而上。又出石門。上構茅屋。曰空生閣。閣前巨石成臺。石壁千仞。竹木翳翳。坐閣中。遠眺彭湖。水煙帆影。近人襟帶間。下閣探瀑布源。途窮而返。按空生閣外有眺月臺。臺緣平面有石剝無極。而太極五字。寺僧謂東坡書。惜不甚可辨。談匡廬之勝者。輒首瀑布。而遊匡廬瀑布者。率皆遠望。而未近接。

下黃崖里許。一峯孤撐。則文殊臺。去瀑布咫尺耳。側足過飛梁。見石壁陡削。匹練倒掛。不可端倪。長溪亂石。與奔浪相間。如龍鱗蜿蜒也。

由黃崖鳥道而下。則開先寺。入寺有橋。名招隱。喬松千樹。皆南唐以來舊物。夾道千尺。亭亭如雲。天地黛色。松下行百步。折而北。拾級登臺。始至寺門。望黃崖瀑布。已在天際矣。

由寺後行石徑百餘步。則爲青玉峽。地當瀑布下流。水可鑑髮。飛流三折。入潭而歸溪。

由開先左。取道至萬杉寺。亂山環繞。翠黛幽深。殿閣參差。金碧壯麗。如入李將軍圖畫間。

遊萬杉之後旬。溽暑平。金風起。結伴作棲賢之遊。北出郊七八里。

登崇岡。崖岫千疊。白雲往來。好鳥弄晴。半似暮春時也。十里。渡棲賢橋。喬松千萬。岡林高下。屈曲成蹊。空翠侵人。萬籟俱寂。但水聲澎湃如雷。人行於瀑布奔流間耳。

廬山之東。七十二水。至棲賢合流而歸壑。水勢觸石怒流。注空斜飛十餘丈。而後墜。怪石突。兀危崖嵌空。登臨其地。覺風雨雜沓矣。玉淵之水。由石澗奔流。越棲賢橋。而歸於湖。坐橋下。石壁陰森。綿延屈突。隱見玉淵飛流。如在天上。東坡先生譬以。瞿唐三峽。遂磨崖而志之。

橋東有泉名招隱。勺水耳。取之不竭。

按招隱誤

棲賢寺後。涉溪而東。行漸高。岡陵高下。流水潺湲。田疇廬舍。雞犬桑麻。依山臨流。各具一趣。徑盡登峻嶺。行松林中。石壁陡削。

鳥道懸崖。俯視雲霧。徑斷。梯而下。鑿石置草閣。閣左奇石插天。懸泉百丈。逼窗而下。閣中雖當暑。必挾纊乃可坐。閣右有大小石屋二。可坐臥。前臨絕壑。遠眺彭湖。蒼蒼水煙。極目無際。乃郡丞李藹思讀書處。

距棲賢十餘里。則白鹿洞。洞外書院。爲考亭朱夫子講學處。廟貌巍煥。絃誦不衰。正當五老峯之麓。

余自丁巳遊匡廬。迄庚申越四載矣。再抵星渚。於九月之望。與李梅子聯騎出北郭。時陽景欲墜。四山無色。獨返照射五老峯。巉崖嵌空。鬚眉歷歷。度松岡十里。折而東。循小徑。石礪紆迴。而逗於樹杪。四顧岑寂。忽聞鈴鐸吟風。穿林迹之。隱見棲觀。同遊者云。此太平寺。遂止宿焉。

按今太平寺爲尼菴

由太平寺左尋徑。披榛行里許。抵凌霄崖。竹木挺秀。蒼翠潤衣。宿露未晞。旭日熠燿。拾級而登。遙望五老峯。白煙環繞。吞吐變化。獨太乙紫霄兩峯。兀然近人。入寺。樓閣紆迴。近倚石壁。爲故南城令苗公鳩葺。

馬祖洞。在凌霄寺後咫尺。怪石三五。突兀似小山。石上生古松。盤曲如蓋。穿石而過。有石崖。嵌空如屋。有閩僧誦梵經其中。是爲馬祖習禪處。

距凌霄崖右二里。則青松舍。茅齋三楹。面深壑。齋中窅靜曠朗。爲可琢上人誅茅新建者。開後窗。正對五老峯。峻嶒秀拔。近若咫尺也。青松舍右登峻嶺。折而南。亂石嵯峨。古樹屈曲。幽禽嘯磻。叢菊綴道。行二里。則木瓜洞。向聞此地有羽客可談眞者。抵洞。石崖如

屋。黃葉滿地。岑寂無人。但遠眺千林紅葉。帳然而返也。

按吳游時石嵩隱道

人當已羽化矣

還故道。下崇岡。里許。則白石菴。

二層崖。居五老峯之半。由白石菴後。拾級而登。路極陡峻。行四五里。回望彭湖如帶。星渚如杯。五老迎面而立。如斧削。如冰裂。如虎豹之蹲。如芙蓉之簇。千萬狀態。不可端倪也。

二層崖之左。越嶺而攀鳥道。揮白雲。超絕壑。有龍眉老僧。曳杖而止憩焉。仰而望。見三峯纏緲。一峯銳而挺。一峯左顧而欹。一峯右顧而弭耳。皆有形可象。而難爲名。欲尋五老之舊。又杳不可問。久之恍然曰。余聞匡山有獅子峯。此其是邪。僧曰然。

由二層崖右。松嶺小徑。行數百步。折而南。有崖。累石爲塔。上有

古松。盤曲婆娑。小憩其上。下視絕壑萬仞。白雲杳冥。覺置身處。非復人境。崖前巨石百尺。宛如白衣大士。亭亭雲際。同遊者曰。是崖以觀音名。子其見否。

由觀音崖下百餘級。趨鳥道。捫蘿側足。行五六里。遙見一峯。亞於五老。峯巔有石。鼓翼而嘘雲霧。是名金雞峯。

由獅子峯繞峯尋道。得樵徑。闊不盈尺。下臨絕壑。行四五里。漸下。則金雞峯。叢篁夾道。千峯迴環。中有蘭若。幽邃可偃息。

過金雞峯。陟嶺而下。二三里。則金沙菴。青松千樹。翠竹萬竿。菴不甚宏麗。而高敞可喜。

由金沙菴松嶺。策杖而上。折而左。里許。則白崖。時山吐白煙。風雨欲至。遂宿於崖上。夜聽瀑水聲。如松風萬頃。生於枕簟間。曉起

。推窗四望。煙霧瀰漫。如舟行大海中。四面波濤。不復知有世界。微風東來。雲氣舒卷。忽而一峯乍見。忽而絕壁半開。忽而千巒中斷。忽而萬壑合冥。恢奇祕幻。不可摹擬。少焉陽烏漏光雲收入岬。凭欄俯眺。見白雲乍凝。有團團如輪者。有飄飄如絲者。有綿綿如雪者。有漫漫如絮者。俱橫塞山麓罅隙間。青松紅葉。怪石奔流。湖光一片。山城半角。或隱或見。又如天孫織錦。五色炫目。匡廬幽賞。無過於斯。觀止矣。遂策蹇而還。

余兩遊匡廬。終以未登五老歷天池爲恨。自崖歸之後旬。將束裝過筠州。許明。府印渚。邀余遍歷名勝。遂尋北郊故道。至王陽坂。右行里許。憩於白鶴觀。觀居五老之麓。唐道士劉混成修煉處。坡公遊屐經行。極稱司空表聖。碁聲旛影句。能爲寫照。今漸委荒煙宿草間矣。



。唯門前古檜。綠葉婆娑。或不改舊時風景也。余丁未夏杪。遊棲賢寺。坐玉淵。望五老。頗極幽賞。前旬從白崖歸。再憩寺中。秋山曠朗。別一風景。猶以恩恩言旋爲恨。茲從白崖小徑。行二里。渡棲賢橋。松煙欲暝。草露沾衣。薄暮抵寺。遂止宿焉。凡三過矣。

早發棲賢。循澗而行。青松紅樹。微含宿露。旭日未起。清氣襲人。行四五里。路漸高。過廬嶽祠口。拾級而登。十里。則歡喜亭。亭居匡山中路。越匡廬而過潯陽。實周行也。路峻磴險。行者至此。稍可宴息。生歡喜心。名實稱是。

由歡喜亭。鼓力而登。復二三里。則含鄱口。兩峯相介。過此。路復平坦。千峯環繞。一澗平流。竟不知置身天際。但由山北而趨星郡者。至此則鄱陽千頃。盡在眼前。萬壑縱橫。雲生足底。豁然大觀。耳

目一變也。

入含鄱口坦途。而行二三里。復臨深壑。松杉夾道。磴道紆回。斜日照曜。猶凝冰雲。山北地陰而土寒也。行五六里。登崇岡。長松萬株。亭亭挺秀。有寺名金竹坪。基址平廣。樓閣宏麗。鐵船上霄諸峯。列於前。天池香爐諸巒巒環於後。金竹正居匡廬之中云。

金竹坪下嶺。尋樵徑。度將軍山。石徑陡仄。捫蘿而行。六七里。一峯特立。峯巔有寺。殿覆鐵瓦。前有池。方丈許。冬夏不涸。是爲天池。

寺西不數步。有亭名聚仙。祀天眼尊者。周顛仙。赤腳僧徐道人。王陽明先生顏其額焉。

亭西有石臺。高丈許。平落几案。上置石亭。塑文殊像。古松一株。

屈曲如蓋。葉短枝虬。舉手可摩其顛。實千年物也。登臺下睇。壁立千仞。楚山潯江。隱見在目。

由天池小徑。涉溪而行。二里。怪石如屋。突兀橫疊。似無路然。近乃見谷口。下臨絕壑。策筇枚。攀木末。踏石磴。極斗峻。舉足撐。盤跚乃可下。歷數百級。磴道盡。捫石而行。里許。懸崖塞路。幸去地三四尺。僂僂而過。見草樓倚絕壁。清修者居之。由樓前石級而下。路絕。獨木爲梁。緩引而度。復行數十步。路又絕。古松架橋。長二丈許。闊不容尺。下臨無地。過此。則清涼臺。臺廣三丈許。四鄰絕壑。乃巨石拔地而起。神斧斫削。上銳而下平。實造化之神奇也。坐臺上南顧。則鐵船將軍兩峯。如一峰而裂者。怒濤歎薄。瀉於兩峯間。北顧則天馬峯。縹緲插雲。獅子峯突兀嵌空。勢吞諸勝。東顧

有巨石。方如印。綴絕壁上而不墜。有片峯薄如屏風。下有斷痕。迎風而不折。西顧巨谷逶迤。中有石阜。圓如城郭。而陡削。而中斷。是爲石門。是惠遠諸道人游宴處也。睇石罅中。隱見楚山疊。大約週遭不及三里。而靈奇百出。洵爲山北絕勝云。

按清涼臺地不僅游者鮮至  
卽僧侶樵夫罕經行者境不

負人  
負境矣

始下清涼臺。歷石磴百級。橫行數百步。則獅子崖。崖石嵌空。如屋之半。下有平臺若掌。中架竹樓。有習靜者居之。

遊清涼臺。還至天池。遵平崗而行。青松紫藤。蒼筠紅樹。中岡盡。一峯前峙。則御碑亭。舊傳有仙於此乘白鹿上昇。名曰白鹿昇仙臺。明太祖製碑。鑄顛仙傳而建於此。蓋有取焉。

面御碑亭。峰迴不數十步。則佛手崖。崖高深三數丈。崖口石。參差

如手之俯。而五指歷歷。崖盡有石。黑質白紋。乳泉涓涓不絕。而成池。

訪仙亭。去崖數十步。沿石壁而行。鑿山構亭曰訪仙。謂顛仙也。亭前有磐石突出。下臨絕壑。好事者鐫竹林寺三字其上。

由佛手崖西北行。約里許。則大林寺。古木蕭條。黃葉滿地。金碧剝落。苔蘚盈階。獨古檜一株。大數十圍。高千尺。云是支公手植。迄今二千載矣。按此記載甚誤

大林寺之南曰祖塔。荒山寂歷。樓閣半頽。有鐵塔高丈許。下坐赤脚僧蟬蛻。亦一古蹟云。

由祖塔而東北行。四五里。越嶺渡溪。路極紆折。有寺名黃龍。爲明神宗香火院。三大士阿羅漢。皆滇南銅鑄者。生氣勃勃。如觀僧繇畫

也。

遵金竹碎故道。仍出含鄱口。東南行。五里。折而北。則硃砂菴。石澗水喧。荒齋寂靜。正面五老第一峯之陰。

由硃砂菴東行。里許。登嶺。折而南。復登一嶺。行五六里。始至第一峯。紫霄亞其肩。金雞附其足。遠睇湖山。顯晦千里。豁然長嘯。空谷應聲。不數百步。轉而登第二峯。所見如之。更轉而登第三峯。是爲中峯。視諸峯挺而獨出。時午日陽和。天無纖雲。下視二層觀音獅子三峯。茅屋散布。緇流往來。歷歷可數。彭湖如帶。環繞足下。諸山撲地如培塿。田疇萬頃。山川繡錯。又如棋局。以青白相間。縱橫歷落。酌酒極目。樂而忘返。以從者苦飢。下至青蓮寺飽食。興未已。鼓力策杖。再上中峯。躋峯巔。有巨石。吐於絕壁。乃解衣縛帶。

。猿引而登。蛇行下視。峯巒詭譎。不可端倪。有挺立如竿者。有壁立如屏者。有踞踞如獸者。有飛舞如鳥者。有割裂千丈。直下而中分者。有鑿削萬仞。鏡平而斗絕者。要皆上接太虛。上臨無地。又如積雪成山。日色銷鎔。嵌空玲瓏。自成奇險。僅可目遇。不可意擬。匡廬絕勝。無過於斯。

下五老峯。還至青蓮寺。秋山翠老。古澗水喧。落月近人。疏星欲墮。深山暮宿。殊有清景。

早起。穿林分宿莽而入。陟崇岡千餘步。則文殊院。院面五老中峯之陰。中有隱者。三十年不下山。如桃源中人。不知有漢也。按文殊院久圮廢青蓮寺循澗而行。兩峯之介。山陡地逼。如夏雲。連綿屈突。橫亘數里。是爲九雲屏。寺面九雲之中。青嶂週圍。不聞鳥雀聲。蓋匡山極

陰處也。

由九雲屏依澗而行。路絕。捫壁以附。下臨深澗。怒流湍迅。過此。勢漸平。一溪溶溶水。色紺碧。風浪水石。相織。如拋綠玉千斤於琉璃盃中。中有黑影如釜沈。是爲龍潭。祈雨者於此致禱焉。

過綠水潭。踏澗石而行。里許。策杖登嶺。路漸高。一山割裂。如試劍石中分。而高深十數丈。路窄容一人行。行數十步。旁有兩洞。深不可測。相傳爲竹林寺後門。亦好事者臆見歟。

按旁兩洞者卽今自在亭側之洞其謂深不可

測者殆未實際勘察耳

五老之陰。衆水會而成溪。長數十里。繞九雲屏而東注。溪盡。絕壑。千丈瀑布迅注。凡三疊。始下玉川門。由一線天登嶺。折而南。峯迴崖曲。三疊不全。近麻姑崖。有孤松倚絕壑。抱松擲身。憑虛下眺。



。始見匹練二折。挂於青壁。玉簾讓其高。黃崖遜其幽。匡廬瀑布斯爲第一也。

由麻嶺而下。徑不盈尺。且陡絕。無階級。踽步乃可下。稍捷。蹶躓矣。行六七里。青黃夾道。黛色蒼蒼。精舍倚峯。峯石巉巖如奇雲。是爲凌雲舍。

廬山之秀。鍾於五老。五老之秀。凝結於玉川門。自凌雲舍依山而行。里許。亂石突兀。水行石門。作鏗磕聲。蓋三疊泉下流也。踏澗中石。策杖而行。高低硤礪。兩足不並立。如是者里許。見巨石二。高三四丈。倚古松。飛流從石間落。捫石而轉。歷石磴數千級。有石崖。玲瓏如屋而穿。睇之。白石青松古籐。似覽鏡中圖畫然。偃僂而過。蒼翠森森。別一天日。右倚石壁。色如鐵。左臨高峯。翼如鵬。無

寸土。無纖塵。唯精舍數間。略似平地。階下巨石四五。亞以竹木。雲林邱壑。當不是過。舍後。崖谷逶迤。蒼翠杳冥。三疊泉奔注而來。水霧陰霾。見天僅一痕也。

## 李紱六過廬山記

節錄

注 此記前文爲六次過廬山而未得暢游此爲第六次也故節錄之

亭午至通遠驛。聞圓通寺甚近。騎馬往游。林壁幽深。軒窗爽豁。寺建於南唐後主。僧目爲祖庭。今臬堂僧主之。年八十餘。談山中風景。麴麴可聽。因詢近地有可游者乎。僧言石耳峯甚近。趣具筍輿。緣仄徑而上。約五里至峯頂。望夕陽在履鳥下。東北望馬耳峯。南望鷄籠諸山。簇擁若兒孫拜其高曾。惟東南五老諸峯。崢嶸切雲。亦僅若

比肩。僧言此峯之高。止及五老之半。據此望彼。故若相等也。半峯有石洞深阻。叢木封其外。宛若人耳。殆以此得名。王梅溪謂峯多石耳故名。非也。石耳不獨此峯有也。紅杜鵑花。照耀山光。又有黃藍二色。他境所無。山中皆種茶。循茶徑而下至清溪。溪旁小菴。門額爲明弋陽王題。書法秀健。菴僧前導游清溪。泉石鏗鏘作響。溪上大石。長徑數丈。爲天然石橋。僧以所攜瓶盎。就橋下吸泉。置石隙間。拾枯枝煎泉。採林間新茶。烹之。泉冽茶香。風味佳絕。布氈橋面。羅列山菓桃乾杏脯。梨栗瓜薑。並取諸山中。無一物自城市至者。僧侈言山中所需咸具。無求於人。意頗羨之。仰視溪旁石壁。矗立柱天。古苔如錦纈爛然。俯窺溪泉。作微瀑三疊。與白雲相亂。四周林木。高皆數十丈。蔽虧日影。恍然不知身在何境。此峯於廬山未及百

一。其能移人情已若此。乃知石隱者流。長往而不返。非無所樂而能然也。日暮歸驛館。嗒然若喪。覺軒冕信爲天繫。已復自思。三極之道。各有所事。若止求自樂。何以立人極。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聖賢之心。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惟是山水之樂。儒者不廢。而余獨以公私奔迫。六過此山。而不能爲旬月之游。固宜見哂於山靈耳。

## 邵長蘅廬山遊記

青玉峽記 距開先寺西百餘步。爲青玉峽。峽之源有二。其一馬尾水。出于鶴鳴峯側。水從石罅迸射。數十百縷如馬尾。因以名。余未至其下。然望見之。其一卽黃巖瀑布。瀑下與馬尾合。然後劈峽出。奔注谷底。兩潭遞受之。激者沸白。渟者沈黛。砰雷轉轂。澎湃千狀。

夾峙削壁百仞餘。嵌壁雜樹。經新霜。作丹碧色相間。樹葉墜潭中。溱洄旋覆久之。乃急溜而去。峽之右有亭曰漱玉。余與周生同游。觀廬山瀑布。自茲峽始。是曰宿開先寺。夜大月。涼影如水。挾周生復走潭上。蹒跚竹樹。影僞立如山魑搏人。葉聲歎歎。周生心悸欲還。強之前。籟寂谷虛。瀑聲益奮。對面語不相聞。余大聲呼曰。天壤間自有此峽以來。乘月坐石上聽瀑。如吾兩人者。亦不多得。捫崖石題名而返。周生名塗。工書嗜山水。游以壬子九月二十日。

黃巖記 黃巖之水。其源出雙劍峯側。未至黃巖寺北三十步。下注爲小潭。巨石橫當潭口。過石五六步。又注爲小潭。泉聲淙淙然。自此伏流亂石間。逶迤而南。一里許。石壁扼之。泉流峭壁下墜爲瀑布。太白詩飛流瀑布三千尺。蓋指此。此其上流也。潭各圓廣倍尋。潭石

橫潰。僑立。如羊如牛馬。如儿如榻。如熊羆者。不可名數。四面竹樹環映。日光穿漏。石子平布潭底。皆作五色。或星星如金晶可愛。坐磐石。掬水噴面。徙倚不欲去。踰澗折而北。百餘步。巨石突出。上偃而中空。旁有竇。從竇中繞出石背。巨石又覆之。亦上偃而中空。如畫重累屋然。茅屋半楹。踞石上。俗名空生閣也。循澗南下。登文殊塔。塔與瀑布相對。瀑垂千餘尺。深秋水瘦。猶作虬龍蜿蜒勢。轟聲如雷。回視雙劍峯。益逼眉睫。石尖峻嶒如筍。峯頂一池。人迹杳絕。六七月間。有蓮花從空飄墜。導僧云。按蓮花所墜之地名清源池

玉簾泉記 玉簾泉在歸宗寺東北五里。徑皆行松葉竹聲中。未至泉里許。望小閣如燕巢。仰綴崖石間。卽泉菴也。菴右跨澗爲小橋。過橋。僂僂穿石罅下。坐潭側。仰望玉簾。懸空五十丈許。如急雨如濺珠。

。漩雪。已注潭。復激射。倒躍上五六尺。然後折而去。泉旁石壁。橫展數百丈。若列屏。丹碧渲染之。對面巨石突出。勢巉巖然。然下厂而上砥。平廣可布二席。雜樹四五株。斜映其旁。日照高樹。正與泉射。泉腰一綫。如玦如斷虹。青碧相半。已復散爲五色瑩暈。光景奇絕。昔蘇子瞻以三峽青玉。當廬山第一。而不及茲泉。意子瞻時。泉猶翳虺蜴榛奔間耶。然則山水雖勝。顯晦固自有時耶。

三疊泉記 游玉簾泉後十日。乃往尋三疊泉。先一日宿觀音閣。晨起。雜僧導行。五里抵玉川門。玉川門者。峭石撐拄成洞。旁有竇。人偃僂穿竇中。如門焉。門內小菴。正瞰鐵壁峯。峯皆斧削。橫亘三三三。如張大屏障。色黑類鐵。因以名。聞春夏山鶻開。景象奇麗。菴後循澗行里許。抵一潭。石多異狀。泉作三級。下注十餘丈。僧曰。

是三疊泉也。余意盡。去之。仍憩玉川門。老衲元公詢游狀。笑曰。外龍潭耳。泉距此尙五里。然險絕。近罕游者。乃賈勇復往。元公操杖從。尋舊徑。抵潭。揭澗而北。踰一石巖。不能受趾。腹帖石。翕翕然。過此皆鳥道榛莽。不及頸以下三之一。磴礚而滑。每陟磴必攀援上。膝幾拄頰。茅脊劇十指。至血濡縷。不顧矣。澗闊十餘丈。攀衣履渡。從石上獠接猿騰。湍壯石巉。爲之股栗。久之。先見下疊。轉絕壁。三疊俱見。至此則兩壁削峙。青天逼狹。如甕泉從天落。奚止千仞。山志稱初級自崖口懸注。裊裊垂練。旣激于石。則如雨如霧。噴灑二級石上。然後匯注龍潭。轟轟如萬人鼓。乃三級之半。石又軋之。別似一級。則志未之及也。泉于廬山最奇最後出。太白樂天晦菴諸公。皆未及觀。茲遊余似有厚幸。然使曩驥信導僧所言。卽不之



信。而不遇元公導之。遇矣。而或怵于險。泉之奇迄無由覩也。噫嘻。天下一窺其藩。遽信爲是。與夫困于無導。與怵險而却者。蓋什且八九也。斯又重可慨惜也哉。

小三級泉記 小三級泉。在玉川門內里許。舊名外龍潭。卽導僧指余三疊處也。語在前記中。俗以三疊泉下爲內龍潭。故此外之云。泉從高山凹處。作三級下墜潭。每級可二三丈。初級循崖蜿蜒如白虹。而差短。二級怒軋于石。噴數尺許。跳珠激雪。注潭面。不復循三級下。而三級乃在其裏。蜿蜒匯于潭。相傳潭有龍。歲旱。磔狗投潭中輒雨。潭三面拒壁。轟聲如在巨甕中。震擊異他泉。余與元公觀三疊泉返。復憩其旁。語元公曰。茲潭倘置之吳會之區。游觀之士日集。名必藉甚。今處是山也。介玉簾三疊間。曾不足比數。談者遂不之及。

庸非不幸耶。然茲潭亘千百年。而適與余遇。詎非潭之幸耶。既出。

語南康守廖公。鑄小三級泉四字潭石上。今後游者。知泉之名。自毗

陵邵長蘅始。

按三級泉爲四級黃黎洲游記曾載之吳名風云三級泉者共爲六級是皆與邵氏之言合者

棲賢谷記 尋三疊之明日。由白鹿洞西行十里。抵棲賢谷。谷無奇也

。然以三峽澗勝。跨澗而橋曰棲賢橋。澗全石爲底。出兩崖。各數十

丈。石多紫黑色。李夢陽所云。澗石盱爛是也。窪者爲潭爲井。爲斧

爲杵臼。爲破甕形。突者爲磯。爲石梁。爲几榻。爲陂池坻島。水觸

石澎湃。若與之角。久之不勝。乃潑洄紆行。澗之奇于是爲最。並澗

一里許。至玉淵潭。潭深無底。相傳甌沈潭中。後乃從洞庭湖浮出云

。潭西爲棲賢寺。寺僧石公能詩。喜文章。與余語甚洽。飯罷。仍循

澗行百餘步。微徑新闢。下達澗中。有巨石如砥。緣石南上。復有巨

石可列坐二十人。竹樹交蔭。鏗鏘之音。冷然會石下。石公曰。茲勝新得之。未有游者。余囑石公鐫響雪磯三字崖壁間。按此鐫覺而未得夜就宿中。清話達三鼓。明日送余過玉淵潭。笑曰。師過虎溪矣。石公欣然。相視大笑。揖別去。壬子十月四日。按壬子爲康熙十一年

## 潘來游廬山記

域中之山。自五嶽外。匡廬最著名。其山絕高大。數百里皆見之。臨江傍湖。驛路出其下。有事於江楚者必過焉。然遊者甚少。古來名賢題詠如林。迹其所至。涉獵而已。大率之官奉。使取便一遊。乘輶馳傳。吏卒守之。勢不得窮搜極覽也。余少閱圖志。卽嚮往茲山。形諸夢寐。頻年足迹半天下。獨未遊廬山。以爲欠事。今年春。決策來遊。

。遊黃山已。卽從饒州泛鄱陽。達九江。德化令紀秉乾。余門生也。爲治籃輿。具人力。先過仙居鄉。訪文允言。邀與偕遊。允言少從其父燈巖先生。讀書山中。數名勝如指掌。工詩習禪。禪衲多舊識。欣然樂往。遂以閏三月晦日。同允言及陳甥周綸。發九江。出西門。五里爲濂溪書院。元公故居在焉。荒落無主者。二十里抵山麓。太平宮。唐明皇所創。以奉九天使者。形勢絕佳。宋元時尙宏麗。多前代物。白玉蟾之流樓託焉。今頽敗不支。黃冠拾薪鋤菜而已。踰蛇岡五里。至東林寺。寺於山爲最古。遠公於僧爲最高。東晉以前。無言廬山者。自蓮社盛開。高賢勝流。時時萃止。廬山之勝。始聞天下。而山亦遂爲釋子之所有。迄於今。梵宮禪宇。彌滿山谷。望東林皆鼻祖也。然而東林之僧甚俗。畫地分門。各營巢窟。委棄大殿。令戍兵得居

之。弓刀掛壁柱。支竈李北海碑間。可痛也。幸十八高賢像尙存。長松清泉。如挹道韻。宿三笑堂側。徘徊白蓮池。夜分乃寢。晨起上後山禮耶舍塔。塔小而制古。僧史稱佛馱耶舍舉鐵如意示慧遠。遠不悟。拂衣去。似是宗門一流人。然亦在十八賢之數。則固同脩淨業者也。沿虎溪而西爲香谷。谷中有西林寺。浮圖巋然。林木清疏。院宇明潔。平陽之孫。魯宗主之。猶能整齊其衆。力復寺田之侵蝕者。昔何無忌訪西林慧永。永衲衣半脛。傷然而來。於今無此僧矣。廬山約有數層。東西林是山北第一層。最其淺者。往時客至此。亦謂遊廬山矣。余則以爲甫發軔也。遂渡虎溪。上香鑪峯。尋白公草堂。循澗而上。山漸深秀。竹樹翳鬱。庵院在山塢中者十數。乍見乍隱。峯半得紫雲庵。僧言此古遺愛寺也。指庵後百步外隙地爲草堂基。余以白公記

審之。所云平地輪廣十丈。有臺有池者。似在下方寬平處。不應在此。祇以面峯腋寺一語。指此當之。然未見紫雲卽遺愛也。香鑪峯有二。一在山南。一在山北。山北者人罕至。余以尋草堂故址特至焉。境自幽勝。正不必以古蹟爲佳耳。卻行渡澗得綠雲庵。庵藏深竹中。滴翠可埽。僧斯旨具午餐。且請爲前導。上峻嶺。舍輿而步。數里。至講經臺。云遠公講涅槃經於此。是山北最高處。回望大江如弓彎。潯陽城郭如聚米。允言言幽徑舊多古松。人行不見日。今村民盜伐且盡。僧不敢言。余言於紀令。禁止之。并東林戍兵遷出焉。又前至大林寺。寺在山巔。而平敞多竹木。碧澗流於門外。臨流寶樹一株。柯條扶疏。垂蔭數畝。千年物也。昔白樂天夏月遊此。見山桃盛開。作詩歎異。余來亦當初夏。有山牡丹數十樹。作花如雲錦。詠白公詩。

彌覺其工。主僧問詹。亦平陽之孫。留宿繩牀。明旦旁澗西行。三四里間。皆茂樹。樹多作花。所謂司馬花徑者也。澗盡處。爲水口。兩崖壁立如門。水自中落。崖石層層刻削。如堆疊而成。輪囷離奇。不可名狀。雲霧所漬。都生苔花。助其蒼古。崖斷處。豁然開廓。俯見平疇繡野。澄江逶迤。風帆歷歷。幽邃空曠。兼而有之。山中絕境也。

按此境猶昔

勞有石隱菴。

按此菴之久佚遺址亦無存。

潔淨如書屋。令人有挂瓢終老之思。

戀戀不能去。又西得佛手巖。巖空洞如夏屋。佛龕僧牀。羅布其下。崖端奇石側出。纖銳不齊。如佛手而見其指。垂溜成泉。涓涓滴滴。如雨不斷。折而北。懸崖一線。下臨絕壑。益險益奇。石鏡竹林寺隸。筆適古。相傳竹林。有影無形。聖僧居之。山空夜靜。時聞鐘梵聲。明太祖以赤腳僧言。見周顛仙與天眼尊者。竝坐竹林寺中。遣使求

之不得。立訪仙亭。亭下蒼壑萬尋。奇石林立。雲氣蓬勃。天風振衣。飄飄然欲遺世而獨立也。巖畔高阜。爲昇仙臺。有御碑亭。勒太祖御製文。敍顛仙事甚悉。帝王龍興。天人默相。不可誣也。自碑亭西至天池甚近。導者謂當先歷山中央後繞其邊。遂折而南。從赤腳塔至火蓮院。按火蓮院在擲筆峯南麓。今仙巖西旅社越溪而北。院踞廬山之心。按前人游記於廬山中兒城口岩石上明馮挺鐫匡皇正面勢宏敞喬。木千章。行行挺直。皆寶中處五字殆其是矣詳新志金石

樹種也。院中可容二三百僧。亦一佳道場。惜無王者。按今成荒土祇餘擲筆峯戒壇

石劔又西至黃龍潭。山益深。境益異。寺在大谷中。一谷皆杉。大者五字。按明末清初人游記無言黃龍有特出十餘抱。二衫今所謂寶樹年齡可以考證矣材皆中棟梁寺址。故羣鹿所居。明萬歷中有徹空禪師跌坐焉。鹿以地讓。遂成叢林巖畔一潭。勺水耳。有龍蟠焉。時見靈異。寺甚寬廣。宿於層樓。朝煙夕嵐。出入



窗牖。詡詡然與天爲徒矣。寺有藏經。是神宗皇太后賜。裝裹皆大內物。又則元人所畫羅漢十八軸。筆意高古。玩之忘倦。翼日爲金竹仰天二坪之遊。金竹坪去潭四五里。一路皆行竹中。舊篠新篁。一碧無際。恭乾禪師。愛其幽勝。始結廬焉。鄧文潔輩。爲之檀護。遂成巨剎。代有名僧衆常數千指。按僧以指計人各十指也其地背九奇而面鐵船。岡巒環抱。如居蓮萼。香泉泌沸。道樹森梢。惜乎主席久虛。堂序翼然。而鐘板闕寂。爲彷徨者久之。乃登上霄峯。磴道巉削。步行頗崎嶇。而境界幽絕。道旁雜樹。多作花。殷紅縹碧。種種鮮豔。蓋此峯較大林尤高。故彼花將闌。此花方吐。謂大林春歸。復入此中可也。峯西南爲大小漢陽峯。是廬山最高頂。路荒塞。未及上稍東。則仰天坪。其高亞於漢陽。而地勢平衍。略如仰盂。土可樹藝。有池有泉。可用灌

漑。雲中雞犬。別一世界。向無居人。鏡堂禪師。始闢禪宇。鑿石耕雲。草衣木食。

按雲中寺祇餘茅一蓋餘地爲同善社租建社所署額曰天上峯

非忘身遺世之士。莫能

久處。今荒落甚。蓬蒿幾沒人。黃龍金竹仰天三寺。皆創自萬歷中。

是時宗風未盛。而禪門講席。各自有人。開山三師。皆精勤辦道。感孚人天。能於窮山中作大佛事。今白拂如麻。而獅豸者絕。法運盛衰

。可見已。欲宿仰天坪。觀雲海變態。

按觀雲海今小天池大天池大林寺西皆佳地也

苦無主者

。還宿黃龍潭。次日循太乙峯之陰。東過蘆林庵。是石照法師棲息地。

高山之上。有蘆叢生。亦一異也。

按今蘆不多見

又東過含鄱口。山嶺中斷。

始見鄱湖。眼界豁然。又東南。踰二嶺。始至五老峯。峯南面甚秀。

北面無奇。

按北面即今七里衝一帶地

而峰巔甚高。與漢陽相埒。五峯竝列。如筆

格。一一登其頂。適當晴明。俯視下方城郭川原。如觀掌果。澄湖與

遙山相錯如繡。風帆往來。如豆如鳧。可指而數。允言云。當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湖中。及王文成大破宸濠時。憑此峯觀之乃佳。余謂以道眼觀。亦一枰棋耳。天修羅戰鬪時。初禪不值一盼也。俄而天風乍起。白雲滃然四合。身埋雲中。無所見。遂下峯。走荒榛中三四里。至青蓮庵。門徑甚幽。雜花亦盛開。而主僧他出。欲遊綠水潭。萬松坪。不果。卻取故道。飯於蘆林。仍宿黃龍潭。明日仍由赤腳塔至天池寺。寺以太祖勅建。故爲蘆山首刹。僧官居之。按僧官之名甚新而趣因寺與明祖勅建

故明代春秋時官來致祭歲首全山僧來朝故謂僧官 爛於酬酢。而少道韻。山境故自佳絕。清池一泓在峯頂。山塔蒼然憂雲。松杉楓楠。掩冉寺門。疊峯層巒。拱揖天際。其最勝者。文殊臺。危嶠孤懸。下臨絕壑。奇石磊磊。如猿猴之下縋。巖前時見聖燈。分合大小變化無方。朱晦庵王陽明皆見而筆

之。不可謂妄。日暮。天風驟起。萬竅怒號。夜宿小樓。搖搖如舟在波浪中。山高壑大。四面皆空。故風力加猛。乍至者多駭怖。僧習以爲常。欲出候聖燈。以風烈不果。明晨過披霞亭。道旁石刻甚多。半不可讀。而裂壁內。橫鐫清虛靈臺四字。按此四字今不可見。舒天香謂石壁裂罅復合。此四字不見。殆其然耶。窺之可辨。僧言是竹林寺後門。則誕矣。自此至山麓。可數里。石磴曲折。老樹壽藤。蒙籠其上。奇峯秀巖。迴環掩映。錦繡谷。石門澗。皆在其旁。令人一步一戀。惜山北之勝。盡於是矣。從此出官道。繞山之西。三十里。至通遠驛。是走南昌道也。道上見山。隨步異狀。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峯者。於茲驗之。驛西有圓通寺。爲宋初道濟禪師道場。白雲端圓機明皆嘗主之。後爲禪院。近有古南之嗣。雪堂居焉。始存禪席。雪堂本文士。得法後。焚棄筆硯。操行精苦。脅不至席。

者。三十年。安坐而化。今其嗣臬菴。亦能苦身律衆。不以佛法徇情。留余輩焚香枯坐。不殊歐公夜話也。又南三十里。入隘口。則南康境。折而東。見山之南面。經柴桑橋。過淵明故里。有濯纓池。醉石遺蹟存焉。采菊抱琴之處。彷彿見之。又東至歸宗寺。寺故王右軍宅。有洗墨池。甚清徹。寺後金輪峯。亭亭聳秀。矗立雲表。萬松環之。寺在翠微中。高廣明淨。唐時赤眼歸宗最著名。宋眞淨應菴。開法於茲。奔走龍象。大儒若濂溪晦菴皆與之遊。明初。寺已焚毀。達觀禪師。指枯松而祝之。其松復生。寺乃復興。然法席今亦虛。粥飯僧守之而已。去寺三四里。有瀑布。名玉簾泉。山徑蕪蕪。褰裳往觀之。懸瀑如散絲。隨風悠揚。墜潭無聲。最爲輕妙。對瀑還盤陀石。可跌坐。熱玩。往年好事者。築樓其旁。今傾壞無居者。還宿寺中。次日

至簡寂觀。觀創自陸修靜。道流世居之。宋時尙有許堅錢朗輩著異蹟。今觀久廢。惟東嶽廟數椽。黃冠陋甚。不堪共語。禮斗石搗藥臼。皆在枳棘中。幸有古松二十餘株。云是六朝物。龍鱗雪幹。蔽日千霄。是廬山松之最古者。撫翫移時。作長歌紀之而去。東望香鑪鶴鳴雙劍諸峯。爭高競秀。絡繹紛來。將至開先寺。遙見瀑布如千尺練。曝於巖端。至寺門。則隱不見。而夾道松杉參天。交柯接葉。陰涼沁人。平橋可布茵席。溪流潺潺。與風篁禽語相應和。如琴筑焉。院宇清潔。不著一塵。平陽之孫心壁主之。按心壁有漱玉亭詩集宋牧仲與倡和清初名僧也修雅能詩。以省親往滇南。其徒桑浦攝院事。同登讀書臺觀王文成紀功石刻。辭筆高簡。字大徑尺。按徑尺有誤甚壯偉。寺右百步，卽青玉峽。瀑布所從落也。匯爲龍潭。漱玉亭臨之。瀑短而勢雄。雷轟穀轉。有石破天驚

之勢。恨久晴。未盡其奇。得雨。當不減天台石梁耳。夕陽射林。瀑噴如雪。潭澄如鏡。石錯如錦。布席石上。飲酒盡一鷗。第念與中望瀑甚長。茲見其尾。未見其首。翼日。復從寺西上峻嶺。經姊妹石。過香鑪峯。憩黃巖寺。取仄徑。至文殊塔。乃見瀑第一層。按開先觀瀑以寺西虎山爲最佳文殊塔見首又裂雲而來。破壁而下。一白千尋。不見其底。太白所云。銀河落九天者。甫足當之。蓋雄壯他瀑所同。高朗茲瀑所獨。擅名字內不虛耳。還過開先。又東至萬杉寺。寺枕慶雲峯。宋仁宗賜金成之。嘗植杉萬本。今杉少。而竹樹鬱然。舊蹟存者。帚書徑丈四大字而已。寺亦久廢。近時剖壁禪宿鼎新之。今其孫大楚繼席。規制井井。允言云。五乳爲愁山所開。路雖險僻。不可不到。乃復東行。遙望七尖峯。織削如抽筍。五乳列其下。

按七尖者山峯有七排次而立亦名七賢五乳者五阜突

出如乳其形肖也。拾級而登。可五六里。至法雲寺。愍師所手闢。遂終老焉。寺在峯頂。而有池有田。刀耕火耨。可不乏食。百年來尙完整。推窗見鄱湖。一口可吸。輿而能曠。無若此者。寺有丁鵬所畫。達摩以來諸祖像。八十餘軸。亦諸方所無。允言訊其遠祖文山手書正氣歌。則失之矣。婆婆良久。還宿萬杉。翼日乃遊棲賢。廬山多大谷。棲賢尤寬邃。竟谷可十里。三峽橋當其中。絕壑爲梁。溪水湍悍。就崖石爲址。下圓而上平。工巧類神造。橋下有潭。曰金井。窺之黝黑。深不可窮。峽石皆赭色。奮迅角立。水行其間。奔騰跳蹙。相搏相摩。盡水石之變。石互一溪。如千營萬疊。水初出山。如一旅孤軍。摧鋒陷堅。奪隘而出。水本至柔至平之物。遭遇坎坷。恃源而往。百折不回。而至勁至奇出焉。志士仁人亦若是矣。上流稍平處。涵蓄如方塘。



綠沈碧淨。是名玉淵。神龍宅焉。又上爲棲賢寺。寺後正當五老峯。瘦骨蒼顏。如拱如偃。凭欄倚戶。面面露奇。蓋棲賢之勝兼山水。水之奇在三峽。以橋收之。山之奇在五老。以寺收之。昔人布置良巧。然寺久圯。天然禪師修復之。化後。其嗣子居焉。天然。粵東孝廉。公車過廬山。有所感發。全家入道。道風被嶺南。是洞宗之傑出者。恨不及見其人。其子訶衍。得法不出世。隱處近黃巖。悔未之訪也。五老之支南行。盡於白鹿洞。地近南康城。故南唐以爲國學。朱晦翁以身爲師。增屋置田。力請於朝。賜書賜額。遂爲海內書院第一。迄今守其規不替。萬歷中先曾祖按次耕曾祖守南康。洞學先爲江陵相所廢。學田。官鬻之。先曾祖爲潘志伊亟議修復。重構堂廡。召集生徒。還田數百畝。大有功於鹿洞。洞志詳載之。比至洞。徧尋古蹟。見一碑穹然

。刻先曾祖所撰文備紀復學事。不勝欣幸。亟揚數本歸。按此碑今存洞主熊漁濱。南昌宿望。繼湯惕庵爲山長。諸生濟濟。弦誦不輟。顧而樂之。會雨作。不果留。趨巢雲庵宿焉。地名觀山。所謂白鶴觀。昭德觀者。皆不存。而尋眞觀故墟。新營此庵。仰眺五老峯尤親切。是夜大雨。爲停一日。雨止。乃爲三疊泉之遊。東北上峻坂。頗艱澀。而山勢絕奇。麻姑大鵬鐵壁諸峰。皆石骨嵯峨。如屏如城。創立天半。酷似雁蕩武夷。與廬山他峯不類。過雙溪亭。見溪流下合上歧。得雨而怒。洶洶皆作白波。又上至玉川門。削壁對峙。飛湍出其中。幽險蒼寒。不類人境。覺浪禪師之孫文咳。自蕪湖退院。結廬閉關焉。東篔煨鑪。類能遺世者。溪源卽三疊泉。溯溪而進。二三里可至。石路崩塞。久斷人蹤。須過溪。登山頂。乃得見之。雨後。水暴漲。狹處

猶難渡。取木梯爲橋。橫跨溪上。兩人挽竹爲欄。踐波而過。允言年稍長。余止之勿渡。獨與陳甥行。小憩凌雲舍。以其僧爲導。從鐵壁峯之腋。直造其巔。石灰草深。盡銳賈勇。牽攀而上。旣登峯。則彭蠡小姑。潯陽大江。都在杖底。又二三里。至懸崖側徑。土名塘膝縶者。乃見瀑布懸於對面。如百幅冰綃。搖曳空中。又如萬斛明珠。從天傾瀉。蓋峽束泉湧。噴空而下。都不着壁。小頓復行。分爲三節。一節直垂。二節差曲。三節更闊而長。

## 袁枚游廬山記

甲辰春。將遊廬山。星子令丁君告余曰。廬山之勝。黃崖爲最。余乃先觀瀑於開先寺畢。卽往黃崖。崖仄而高。篋輿升。奇峯重累。如旗

鼓戈甲。從天上擲下。勢將壓已。不敢仰視。貪其奇。不可不仰視。屏氣登巔。有舍利臺。按卽文殊塔正對香爐峯。又見瀑布。如良友舟逢。雖百見不厭也。旋下行至三峽橋。兩山夾溪。水從東來。巨石阻之。小石尼之。怒號噴薄。下有宋祥符年碣。諦視良久。至棲賢寺宿焉。次日聞雷。已而晴。乃往五老峯。路漸陡。行五里餘。四望彭蠡湖。帆竿排立。已所坐舟。隱隱可見。正徘徊間。大雨暴至。雲氣空湧。人對面不相識。輿夫認雲作地。踏空欲墮者屢矣。引路里保避竄。大聲呼。杳無應者。天漸昏黑。雨愈猛。不審今夜投宿何所。輿夫觸而顛。余亦仆。幸無所傷。行李愈沾溼愈重。擔夫呼詈。家童互相怨尤。有泣者。余素豪。至是不能無悸。躑躅良久。猶臨絕壑。忽樹外遠遠持火者來。如陷黑海見神燈。急前奔赴。則萬松庵老僧。曳杖迎。喑

曰。相待已久。惜公等走十餘里矣。燒薪燎衣。見屋上插柳。方知是日清明也。次日雪。冰條封山。觸履作碎玉聲。望五老峯不得上。轉身東下。行十餘里。見三大峯壁立溪上。其下水潺潺然。余下車投以石。久之寂然。想深極。故盡數十刻尙未至底邪。旁積石礎碎瓦礫。無萬數。疑卽古大林寺之舊基。輿夫曰。不然。此石門澗耳。余笑謂霞裳曰。考據之學。不可與輿夫爭長。姑存其說何害。乃至天池觀鐵瓦。就黃龍寺宿焉。僧告余曰。從萬松庵到此。已陡下二千丈矣。按此確問遇雨最險處何名。曰犁頭尖也。余五年遊山皆樂。惟此行也苦。特志之。

## 洪亮吉游廬山記

橋塘。霜花已零。湖水尙漲。出九江府南門行十五里。至新又十五里。抵東林寺。樹雜絳紫。畦分青綠。峭雪盤鷗。零霰埋鴉。水聲琮琤。人境蕭瑟。寺殿圯已久。僅存虎谿橋三笑堂舊址。有二斷碑臥道。則元至正中重刻唐開元二年李邕碑記。按碑爲開元十九年建二年誤及元至元中虞集所撰寺碑也。堂基丈寬。碑石寸裂。雲去不停。客來難駐。過西林寺。始飯。青浮七層。黑壓半嶺。所謂香鑪峯繙經臺及東晉舊塔也。日甫過中。渡虎谿。沿山行。林禽若梭。水碓如織。十里渡石門澗抵報國禪林宿。僧名去凡。略有元解。本能仁寺方丈退間者也。小憩復陟山後鉢盂峯。峯有數巨石。徑七八丈。猙獰拒客。歷落笑人。積勢欲頽。支以弱木。漏下返寺。堂敞延月。窗虛受風。清夢未沈。曙光已徹。去凡僧欲從至天池。千磴百回。五里九折。過白雲亭。甘露亭。諸遺

址。瞰北峯九奇庵。儼嵌眉睫。大沙磊砢。細石瑣碎。間以飛瀑。無時無聲。舍輿而步。過半天峽。徑益險澀。峯峯倒垂。石石悉立。巖號試心。洞纔駐足。復入一石門。石刻廬山高三字。明王守仁所署也。益歷九十九盤至峯頂。有平地半畝。爲披霞亭故址。仍高抵百餘步。至天池寺。舊峯頂寺也。入寺。先瀕天池。朝瞰上樹。殘月在潭。梨花雪花。競鬪開落。寺西數武。爲廬山神享殿。外突出一坡爲文殊臺。稍高。爲聚仙亭。舊所云凌虛臺矣。飯後由寺北約行三里許。至佛手巖。掌文羸旋。爪削犀利。巖泉從石竇中出。嶺指九天。泉蟠九地。洵奇景矣。由寺後西北尋訪仙亭。游仙石故址。按游仙石石刻三字對崖之唇出壑。深峭沈雲鬱興。其陽則春花成團其陰則冰柱垂尺。涼暄分於一谷。寒暑變於俄頃。小憩復上嶺。至白鹿昇仙臺。與去凡

僧揖別。肩輿復東上一嶺。峻折一二里。甫至地坪。卽緞封寺門外也。別逶迤上一嶺。較前益陡。嶺半已洶洶作聲。卽黃龍澗。自此至黃龍寺一里許。皆行深樹中。空翠沁骨。寒風襲肌。低行坎嵌。恍隔人世。寺門甫開。山勢乍拓。門上卽藏經樓五間。正面西日以境地幽曠。爰下榻焉。金輪森轉。玉宇嚴凝。非復人境矣。樹皆娑羅。高出山頂者。尙數百尺。按洪爲清乾隆時人不言黃龍有特出二娑羅樹也山僧云。祖師自西域攜種來。非所詳矣。入夜奇冷。寺僧燒松明。徹旦始得就枕。五鼓起。飯數盂。迎日東上。寺僧以竹簣接泉。長至五里。泉響旣斷。峯形轉高。歷金竹坪。五里。陟上霄峯。蹠含鄱嶺。嶺勢直下。肩輿幾殆。又十五里。逕三峽澗入棲賢寺。山谷中紅紫眩目。波濤聳耳。憩方丈飯。又歷登影堂舍利閣空曠之致。與巢禽共分幽深之景。隨潭鯉浮出。沿



澗百步。至普門橋旁。卽普門庵。山與澗深。谷同雲轉。十五里。至

萬杉寺。寺僧引至寺後觀臥石上。龍虎嵐慶四帚書。旁注槐京包一行

。僧指爲宋包孝肅非也。又二里至秀峯寺。舊名開先。卽詣黃龍潭

黃龍潭乃青玉  
峽中龍潭也觀千尺瀑布。宇宙之觀。至斯而極。台蕩之勝。曾何足

奇。臥以代坐。晝遂至暝。石上。前明迄本朝人題字極多。半皆俚鄙

。半復漫滅。惟正德八年。李夢陽題名。尙可察識。夕卽止宿七佛樓

下。晨仍堅坐潭測。久乃出寺循金輪峯趾。行空翠中。十里。抵歸宗

寺。則金輪峯。乃寺後鎮山也。方丈僧復導至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故宅

前。有墨池。池側南壁。嵌忠鑑堂石刻。自宋黃庭堅。至明董其昌共

十數家。並尙完好

按此刻  
今存

飯後至寺北五里。訪玉簾泉。泉亦出山頂。

與開先瀑布同。覺微瘦耳。峯同玉燭。吐焰及天。水漾珠璣。流影匝

地。從官道至南康十五里。星子縣令廣西周君吉士。已遣人遠迓。遂入城。憩一行館。周君爲甲寅舉人。來謁久談乃去。夜將半。南康太守霍邱竇君國華垂訪。知己臥。乃去。翼晨復來。余已欲出城。塗次相值。立談一晌。始知太守乃庚子北闈同歲生也。十五里逕回流山。至白鹿洞書院。周君已候道左。相與登洞。前眺石橋飛瀑。諸生在院者。亦鵠立相迓。并聞私語云。蘇內翰去。洪內翰來。不知可相敵否。諸生大半皆豐城人也。遂升講堂并謁禮殿。夫子暨七十二賢。均有塑像。蓋仿曲阜孔廟所作。文翁西蜀壁繪聖賢。李渤中堂。室陳俎豆。蓋山惟此一隅。不爲佛刹所占云。飯罷。與周君及諸生別。八里。至土樓又三十里至吳障嶺。圓月已上。團蕉可棲。覺籬篠之席。華筵無其安。齋鹽之餐。牲牢遜其潔矣。未曙卽渡嶺回身與匡君揖別。二

十二里至八里坡。始出山。是日雲氣陰翳。日出復沒。又八里。至九江城。前後計遊六日。若文殊臺之峭。佛手崖之奇。黃龍寺之古樹。開先寺之瀑布。則又廬山之四絕也。所未遵者。亦黃崖及三疊泉。與蘇文忠等耳。嘉慶年十月望日

## 惲敬游廬山記

廬山據潯陽彭蠡之會。環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敵其大。以蕩濇之則靈。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曠與海水異。故並海諸山多壯鬱。而廬山有娛逸之觀。嘉慶十有八年三月己卯。敬以事絕宮亭。泊左蠡。庚辰。檣星子。因往游焉。是日往白鹿洞。望五老峯。過小三峽。駐獨對亭。振鑰頤文會堂。有桃一株方花。右芭蕉一株。葉方茁。月出後。循

貫道溪。歷釣臺石。眠鹿場。右轉達後山。松杉千萬爲一栝。橫五老峯之麓焉。辛已由三峽澗。陟歡喜亭廢道。險甚。求李氏山房遺址不可得。登含鄱嶺。大風嘯於嶺背。由隧來風。上攀太乙。峯東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澤。隔湖湖光湛湛然。頃之地如卷席。漸隱。復頃之至湖之中。復頃之。至湖壩。而山足皆隱矣。始知雲之障。自遠至也。於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雲千萬成陣。起山後。相馳逐布空中。勢且雨。遂不至五老峯。而下窺玉淵潭。憩棲賢寺。回望五老峯。乃夕日穿漏。勢相倚負。返宿於文會堂。壬午道萬杉寺。飲三分池。未抵秀峯寺。里所。卽見瀑布在天中。旣及門因西瞻青玉峽。詳睇香鑪峯。盥於龍潭。求太白讀書堂不可得。返宿秀峯寺。癸未往瞻雲。迂道繞白鶴觀。旋至寺。觀右軍墨池。西行尋栗里臥醉石。石大於屋。當

澗水途中。訪簡寂觀未往。返宿秀峯寺。遇一微頭陀。甲申吳蘭雪攜  
廖雪鷺沙彌朗圓來。大笑排闥而入。遂同上黃巖。側足逾文殊臺。俯  
玩瀑布下注。盡其變。叩黃巖寺趾亂石。尋瀑布源。溯漢陽峯徑絕而  
止。按徑未絕也。憚君中道廢耳。復返宿秀峯寺。蘭雪往瞻雲。一微頭陀往九江。是  
夜大雨。在山中五日矣。乙酉曉望瀑布倍未雨時。出山五里。所至神  
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沈沈蒼醞一色。巖谷如削平。頃之香鑪峯下。白雲  
一縷起。遂團團相銜出。復頃之。遍山皆團團然。復頃之。則相與爲  
一山之腰。皆奔之。其上下仍蒼醞一色。生平所未覩也。夫雲者。水  
之徵。山之靈所洩也。敬故於是遊所歷。皆類記之。而於雲獨記其詭  
變。足以娛性逸情如是。以詒後之好事者焉。

## 憚敬遊廬山後記

自白鹿洞西至栗里。皆在廬山之陽。聞其陰益曠奧。未至也。四月庚申。以事赴德化。壬戌侵晨沿麓行。小食東林寺之三笑堂。循高賢堂。跨虎溪村。游西林寺。測香谷泉。出太平宮。漱寶石池。甲子。渡江。覽湓口形勢。乙丑返宿報國寺。大雨。溪谷皆溢焉。丙寅偕沙門無垢。籃輿曲折行澗中。卽錦澗也。度石橋。爲錦繡谷。名殊不佳。得紅蘭數本。宜改爲紅蘭谷。按紅蘭今猶有之。忽白雲如野馬。傍腋馳去。視前後人在綃紈中。雲過道傍草木。羅羅然。而澗聲清越相和答。遂躡半雲亭。睨試心石。經廬山高石坊。石勢秀偉不可狀。其高峯皆浮天際。而雲忽起足下。漸浮漸滿。峯盡沒。聞雲中歌聲。嘩婉動心。近在隔澗。不知爲誰者。雲散。則一石皆有一雲繚之。忽峯頂有雲。飛下數百丈。如有人乘之行。散爲千百。漸消至無一縷。蓋須臾之間。

已如是。逕天池口。至天池寺。寺有石池。水不竭。東出爲聚仙亭。文殊巖。巖上俯視。石峯蒼碧。自下矗立。雲擁之。忽擁起至巖上。盡天地爲綃紈色。五尺之外。無他物可見。已盡卷去。日融融然。乃復合爲綃紈色不可辨矣。返天池口。東至佛手巖。行沈雲中。大風自後推排。雲氣吹爲雨。灑衣袂。蹊坐昇仙臺。拊御碑亭。雲亦重至半雲亭。日仍融融然耳。無垢辭去。遂獨過鐵塔寺而歸。天池之雲。又含鄱嶺神林浦之所未見。他日當羸數月糧居之。觀其春秋朝夕之異。至山中所未至。亦得次第觀覽以言紀焉。或有發前人所未言者。未可知也。

## 李宗昉遊廬山天池記

道光五十年。乙酉秋九月。發南昌。回京師。道出九江通遠驛。驛距天池二十里。抵驛。日未昃。浩然作遊山想。迺縛竹爲輿。驛丞爲嚮導。循山麓試輿。芒屨竹笠。歷錦澗橋外。寺觀多不知其名。亦不暇考。人行谿光山色中。間以夕陽。青峯紅葉。明如畫圖。暮色蒼然。不忍舍去。旣宿驛館。天未明。促從者暨丞起。仍輿上天池。志所謂錦澗上。若庵。若亭。若谷。若半雲。有緣甘露諸勝。以及風洞試心谷元猿洞。又石華表陽明書。歐公廬山高詩。皆于輿中心識之。按歐公廬山高詩在道光時石已久泐李游時未細察故云越半雲亭。徑益仄。俯視飛雲旋繞波濤滉漾。然後歷九十九盤至天池。未及天池七八里。有片雲穿輿過。衣袂露潤。已迺忽遠忽近。條濃條淡。前肩竹輿人。倏見倏不見。雲過去則輿如青嶺。蜿蜒蒼崖。及峯顛。雲轉在腳下。遂見佛手崖於東。白雲峯於西。



。九奇於陽。石門於陰。卻詢寺所在。輿夫以凹中告。曰。楓林深處是矣。蓋峯際罡風震盪。椽瓦不能著。不得已。匿於山之頷也。穿竹徑入寺門下輿如蛻。比至方丈。低屋蔽虧。無所覩。惟天然石階。石縫。蘭葉。怱怱可愛。詢僧以可望空闊處。答曰。四仙祠前。呼童挾蓐往西行里許。僧導上凌虛閣。觀聚仙亭。明所祀天眼赤脚周顛徐道者像。祠後山高出雲表。前爲文殊臺。一古松大百圍。峙臺端。下臨不測。席蓐坐松下。四圍莽竄蒼翠。屏幃環列。遂谷以數百計。坐頃遊目。萬象畢集。獨倚松飲茗。忽有聲自後山巖樹飄落一天雲。如積絮。墮滿坑谷。坐側老龍鱗咫尺無覩。置身蒼茫沕穆中。因收視默念。當更有異境。俄松籟發。天風驟下。穴雲如水中盤渦。旋湧谷底。四旁穿互。化積絮爲太湖石。千戶萬牖。窸窣於虛空間。其石穴之杪

。雲盡處。日脚射之。則有見亭一角者。樓半窗者。塔三五級者。江之帆一兩葉者。湖之舟數十舵者。崖之紅葉千百樹者。使人目眩神聳而不得暇。而屐聲自墜籜中來。近迺知爲僧。以茶至。呼曰。和尚見雲中境邪。僧曰。是尋常耳。曷足怪。風劇作。盡埽所見雲。而山之樓閣宮觀。林木之青紅紺碧。江湖之風帆沙鳥。畢露跟肘間。坐移時。承僧童皆來導還廟。覓匡廬神主不見。尋至廢殿中。仆於塵几。以冠拭之。奉正中佛座前。禮而退。仍輿下山。趨東林寺。已晡。飯於遠公舍。迺行。燈炬中。錢西來同年太守驟。迺余道左。急告曰。余覓得廬山主人矣。握手至驛。詳語以遊山狀。西來瞿然曰。此守之責也。次年春中以書投京師。得正廬山祀典。遂書如右。

# 胡適游廬山記

節錄

民國十七年四月八日胡適高夢旦蔣竹莊沈岷三等同遊廬山三日胡適有廬山遊記茲擇其關於古蹟時代考正及高夢旦用測高器測得山之高度處節錄於次

到御碑亭。亭在白鹿昇仙台上。（此據舊志。今則另有一白鹿昇仙台。其實是捏造古跡也。）

白鹿洞本無洞。正德中。南康守王濬。開後山作洞。知府何濬鑿石鹿置洞中。這兩人真是大笨伯。

白鹿洞。在歷史上佔一個特殊地位。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爲白鹿洞書院是最早的一個書院。南唐昇元中。（九三七—九四二）建爲廬山國

學。置田聚徒。以李善道爲洞主。宋初因置爲書院。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書院。並稱爲四大書院。爲書院的四個祖宗。第二。因爲朱子重建白鹿洞書院。明定學規。遂成後世幾百年講學式的。書院的規模。宋末以至清初的書院。皆屬於這一種。到乾隆以後。樸學之風氣已成。方才有一種新式的書院起來。阮元所創的詁經精舍。學海堂。可算是這種新式書院的代表。南宋的書院。祀北宋周邵程諸先生。元明的書院祀程朱。晚明的書院。多祀陽明。王學衰後。書院多祀程朱。乾嘉以後的書院。乃不祀理學家。而改祀許慎鄭玄等。所祀的不同。便是這兩大派書院的根本不同。

廬山有三處史蹟。代表三大趨勢。(一)慧遠的東林。代表中國佛教化。與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二)白鹿洞。代表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

學大趨勢。(二)牯嶺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

歸宗寺最多無稽的傳說。試考訂其最荒謬的幾點。以例其餘。

(一)傳說歸宗寺。是王羲之解潯陽郡守後。捨宅爲西域僧佛馱耶舍造的。志四頁廿四引桑疏此說之謬。歸宗志已辨之。歸宗志說。考晉史佛馱耶舍。于安帝義熙十年。甲寅。(四一四)始至庵山。羲之守九江。

在成帝咸康初。歸宗寺則咸康六年(三四〇)所造也。前後相去六十餘年。當知所請爲達磨多羅。而耶舍實金輪開山。繼主歸宗耳。(廬山志四頁廿五行)歸宗志能指出王羲之不曾爲佛馱耶舍造寺。是很對的。但他又說羲之所請爲達磨多羅。那又是極荒謬的。杜撰典故。達磨多羅的禪經。是廬山道場譯出的。但達磨多羅從不曾到過中國。此可見羲之造寺之說。全出捏造。咸康六年之說亦無據。按右軍刺江州

在咸康六年後詳  
考見新志勝蹟

(二) 歸宗寺有王羲之洗墨池。羲之造寺之說大概因此而起。宋肇商丘漫語已辨之。按商丘漫語非宋肇著予未見其書然明桑喬紀事已引之故知非宋榮著也他說臨池而池水黑者。謂因墨之多也。羲之雖善書。安能變地脈易水色。使之久而猶黑哉。(志四頁廿六行)知道了墨池之不可信。便知因此而起之羲之造寺說。也不可信。

(三) 歸宗寺背後山上有金輪峯。峯上有舍利塔。莊百僉遊記。說金輪峯頂有鐵塔。佛馱耶舍負鐵于峯頂成之。以藏如來舍利。這是最有趣的傳說。其說始見于釋慶宜的復生松記略。毛志(四頁卅一)始引之。慶宜大概是康熙時人。二三百年來。此說已牢不可破了。今試考其來源。指其荒謬。

(A) 舊志引神僧傳中的佛馱耶舍傳。從無說他負鐵造塔。藏舍利的話。也無王羲之爲他造寺的話。

(B) 周必大廬山錄云。石鏡溪。上直紫霄峯。鐵塔在焉。

按鐵塔在紫霄峯乃

周益公誤載黃黎州游記中已辨之

又他的廬山後錄云。三年將軍正廟。自歸宗登山才

里餘。又其上八里。則紫霄峯。峯頂有鐵浮圖九級。藏舍利。遠望如枯木。而晉梵僧耶舍。亦有墳在其中。(志十四頁十八)這是我們

所得的最早記載。可見南宋時已有鐵塔。但不名耶舍塔。其峯名紫霄峯。廬山錄下文另有一個金輪峰其時已捏造出一座耶舍墳。用意在於坐實王羲

之爲耶舍造寺的傳說。却不在與塔發生關係。

(C) 元延祐己卯(一三一五)李洞有廬山遊記。中說從報國寺杏壇間。遙望白雲紫霄諸峯。森猶紫筍。盡其巔。耶舍塔冠簪玉如。(十

四，頁三十五）其時人已不知耶舍墓。而此塔遂叫做耶舍塔了。但其峯仍名紫霄峯。

（D）明嘉靖中。桑喬作廬山紀事。自序在嘉靖辛酉（一五六二）即舊志所稱桑疏。

爲後來廬山志的根據。他說耶舍塔山。在般若峯東。明正統中。（約一四四〇）塔爲雷所擊摧折。惟一級存。此時去正統不很遠。

其言可信。那時人已不知紫霄峯之名了。但稱耶舍塔山。舊志因襲此說。故云峯從山腰拔起。峭麗如簪玉筍。然無以名。以塔得名。（志四頁二十）

（E）此塔正統間被雷毀去之後。至萬歷間。僧修慈重修。據歸宗寺志舊

山志不記此事。毛氏續志也不記此事。但有施閨章詩云。鐵塔孤飛峯頂煙。（志四頁三十七）又王養正死於清初詩云。塔聳金輪舍利藏。



。皆可證明末清初。塔已修好了。王養正詩說塔聳金輪。又可證晚明以後的人。都誤認塔所在之峯爲金輪峯。其實金輪峯在歸宗寺後。山並不高。舊志明說他形如輪。(四頁二十五)與那峭麗如簪玉筍的。耶舍塔山。顯然是兩處。舊志卷首有地圖。(圖五)歸宗之上爲金輪。再上爲觀音岩。再上爲耶舍塔山。可以爲證。但後人皆不知細考歸宗寺志

民國三年活字本

卷二也。遂認此塔所在之山爲

金輪峯。陳氏指南。莊百愈遊記。皆沿其誤。於是宋人所謂紫霄峰。一變而爲耶舍塔山。再變而爲金輪峯了。寺後之金輪峯。從此高升兩級。張冠李戴。直到如今。

(下)元人誤稱此塔。爲耶舍塔。以後遂有耶舍負鐵上山頂造塔的謬說出來。慶宜作復生松記略。便直說耶舍躬負鐵於金輪峰頂。爲

浮屠。以藏如來舍利。其時考證之學風漸起。故歸宗舊志。廬山志所

引竟能證明耶舍與王羲之的年代相差六十餘年。引見上文但這班和尚

總不肯使耶舍完全脫離關係。故一面否認耶舍爲歸宗開山之祖

。一面又擴大耶舍造塔的神話。於是有金輪開山。繼主歸宗。見引

文的調和論。毛德琦續志廬山續志乃吳煒編毛德琦乃引續志也說得更荒謬了耶舍尊

者定中三見輪峯。乃奉佛舍利至匡廬。建塔於頂。(四·頁二十)

於是耶舍之來。竟專爲造塔來了。

(G)此塔既是神僧負鉢。所造自然歷久不壞。於是世人皆不信此塔

年代之晚。此塔全毀於正統間。見桑喬紀事重修於萬歷間。再修於乾

十四年。後來又毀了。至光緒卅一年。海會寺至善之徒。碧蓮募

款重修。得方某忘其名之助。按爲方萊廷居士僱用寧波工匠。用新法鑄補。以

均見歸宗志。此塔孤立山頂。最易觸電。故屢次被毀。所謂新法。大概有避電的設備。此塔今日能孤立蠱天。雲遮不住。雷打不傷。原來都出窰波工匠。用科學新法之賜。但有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都不肯研究歷史。或仍認爲耶舍負鐵所造。如莊百俞遊記或稱其歷久不圯。指南頁五十三此事是一個思想習慣的問題。故不可不辨正。以上是我在船上記的。手頭無書。僅據歷志所引材料。略加比較。參證而已。我回上海後。參考各書。始知佛陀耶舍。從不曾到過廬山。一切關於他的傳說。都可不攻而破了。

梁慧皎高僧傳的佛陀耶舍傳中。說耶舍於秦弘始十二年。(四一〇即晉義熙六年)在長安。譯出四分律長阿含等。至十五年(四一三)解座。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

知所終。(金陵刻經處本卷二頁十六)這是很明白的記載。他是屬賓人。仍回到屬賓。走的是陸路。決沒有繞道江南的必要。他既沒有到過廬山。於是

① 歸宗志所謂考晉史佛陀耶舍。於安帝義熙十年甲寅始至廬山。乃是妄說。晉書那有此事。王羲之傳。也不說他守江州在何年。

② 神僧傳說。他在弘始元年。譯四分律并長阿舍等經。南至廬山。與釋慧遠會蓮社的話。也是妄說。弘始元年。鳩摩羅什還不會到長安。何況耶舍。廬山結社的話。全無根據。

③ 他既還外國。廬山那會有他的墳墓。

④ 他既不會到廬山。那有王羲之爲他造歸宗寺之事。那有他金輪開山。繼主歸宗的事。那有負鐵造舍利塔的事。

我於是更考佛陀耶舍到廬山之說。起於何時。日本僧最澄。於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八〇四）入唐。明年回日本。攜有經典多種。他著有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中引傳法記云。達摩大師。謂弟子佛陀耶舍云。汝可往震旦國傳法眼。耶舍奉師付囑。便附舶來此土。耶舍向廬山東林寺。其時遠大師見耶舍來。遂請問。後時耶舍無常。達摩大師知弟子無常。遂自泛船渡來此土。傳教大師全集卷二頁五一七敦煌本歷代法寶記。倫敦巴黎皆有唐寫本我有影印本所記。與此略同。但把佛陀舍耶。誤截作兩個人。此種荒誕的傳說。起於當日禪宗和尚爭法統的時期。其時捏造的法統。史不計其數。多沒有歷史的根據。如上引傳法記的話。謬處顯然。不待辨論。此爲耶舍到廬山之說之最早記載。其起原當在八世紀。後來的東林十八高賢傳。北宋時始出現稱陳舜俞刊正沙門懷悟詳補與神僧

傳。都更是晚書。皆是刪改高僧傳。而加入到廬山入社一句。李龍眠蓮社十八賢圖。李元中作記。晁補之續作圖。又自作記。皆依此說。此說遂成真史蹟了。但後來這個傳說。又經過不少變遷。可以作故事演變的一個好例。起初耶舍與廬山的關係。只在北山東林寺一帶。故廬山志（十二上頁二）說。分水嶺之西。東林寺之北有耶舍塔。桑喬紀事云。耶舍塔並塔院西域僧佛馱耶舍建並廢。後來山南佛寺大興。也要拉幾位神僧來撐場面。於是把耶舍的傳說。移到山南。於是有王羲之爲耶舍造歸宗寺的謬說。有耶舍墳的捏造。有耶舍定中三見金輪峯。遂奉舍利來造塔的傳說。以至於耶舍負鐵至山頂起塔的神話。久而久之。北山的耶舍塔毀了。耶舍的傳說也冷淡了。而南山的耶舍塔。却屢毀屢造。耶舍的神話。也遂至今不絕。

讓我再進一步。研究耶舍神話的來歷。佛馱耶舍的傳說。全是抄襲佛馱跋陀羅的故事的。廬山當日確有印度名僧。佛馱跋陀羅。高僧傳卷二頁十道他在長安時。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船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大被謗黷。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乃遣弟子曇首。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佛馱跋陀羅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餘。復西適江陵。他在廬山住了一年多。便到江凌。再移建業道場寺。譯出華嚴經等。他死在元嘉六年。(四二九)年七十一。佛馱跋陀羅爲華嚴譯主。又曾譯禪經。名譽極大。故神話最多。他和廬山不過一年的因緣。廬山却一定要借重他。故十八高賢傳。說他於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於

廬山北嶺。廬山志（十二上頁二）說東林寺之北。爲上方塔院。有舍利塔。桑喬說舍利塔卽上方塔。在平岡之巔。初西域佛馱跋陀羅尊者。自其國持佛舍利五粒。來瘞於此山。在東林之上。故曰上方。

南唐保大丙辰。

周世宗顯德三年九五

六彭濱奉敕作舍利塔記。（志十二頁二至

四）中叙佛馱跋陀羅在長安時。忽爾西望白衆曰。適見東國五船俱來。衆皆責其虛誕。遂出之廬山。未久。五船俱至。共服其靈通。卽

持佛舍利五粒。建塔於寺北上方。其後以元嘉十七年乙亥。

此與高僧傳不

合乙亥爲元嘉十二年亦誤

終於京師。其舍利塔至開元十七年（七二九）重建。又

感舍利十四粒。保大甲寅歲。（九五四）奏上重修。元明之際。王禕有廬山遊記云。佛馱耶舍入廬山。常舉鐵如意示慧遠。不悟。卽拂衣去。十二上頁十七上明末。但宗臯論此事。予考諸燈錄。止載跋陀禪師拈



起如意問生公。恐誤以跋陀爲耶舍耳。（十二上頁四二）其實何止此一事。到廬山的是佛馱跋陀羅。而傳說偏要硬拉佛馱耶舍。耶舍定中三見輪峯。卽是抄跋陀羅的定中見印度五舶俱發。耶舍造塔藏舍利。卽是抄跋陀造塔瘞舍利。故東林之耶舍塔。卽是抄東林之跋陀舍利塔。而歸宗之耶舍舍利塔。却又是抄東林之耶舍塔。其實都是後起的謬說。都沒有歷史的根據。十七。四。十四。補記

到觀音橋。此橋本名三峽橋。卽棲賢橋。觀音橋是俗名。橋建於宋祥符時。橋長約八十尺。跨高岩。臨深淵。建築甚堅壯。橋下卽宋人所謂金井。在橋下仰看橋身。始知其建築工程。深合建築原理。橋石分七行。每行約二十餘石。每石兩頭。刻作樁頭。互相銜接。漸灣作穹門。歷九百年不壞。峴三是學工程的。見此也很贊嘆。他謔

古時人。已知道這樣建築。可以經久。可惜他們不研究何以能經久之理。橋下中行石上。刻維皇宋祥符七年歲次甲寅（一〇一四）二月

丁巳朔建橋上願皇帝萬歲法輪常轉雨順風調天下民安謹題

字已有不清楚的此

據舊志

又刻福州僧智朗勾當造橋建州僧文秀教化造橋江州匠陳智福弟

智汪智洪這是當日的工程師。其姓名幸得保存。不可不記。

也據舊志六頁

三十三按此項石文詳見新志金石

黃龍寺也是破廟。我們不願在廟裏坐。出門看寺外的三株大樹。其一為金果樹。葉似百里樹。據 *Barkin* 說。果較白果小的多。不可食。其二為柳杉。相傳為西域來的寶樹。真是山村和尚眼裏的寶呵。我們試量其一株。周圍共十八英尺。

夢日帶有測高器測得山高度如下

牯嶺胡金芳旅館

一一五〇公尺

女兒城

一三八〇

大月山

一五五〇

據此。則大月山高五千〇三十八英尺。陳氏指南說。大月山計高四千六百尺。較漢陽峯僅低百六十尺。(頁六十五)不知是誰的錯誤指南。(頁四十一)又說。漢陽峯高出海面四千七百六十尺。據牯嶺測量原工程師 John Bookin 說。他不曾實測過漢陽峯。陳氏所據。不知是何材料。

恩德嶺

一五五〇

歸宗寺

五〇

三峽橋

三九〇

棲賢寺

一六〇

夢且疑心此二處的高度有誤

歡喜亭

七八〇

含鄱口

一二〇〇

指南說含鄱嶺高三千六百尺與此數相符

## 游記撰人略歷

晉

### 慧遠

釋慧遠。晉高僧。樓煩賈氏子。幼好學。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受業於道安。太元中。立精舍於廬山。與慧永宗炳等。結白蓮社。念佛。有十八賢之目。而慧遠爲之冠。卜居三十餘年。足不出山。送客以虎溪爲界。義熙中卒。年八十三。有匡山集。

### 畢成珪

晉人 事蹟待考

唐

### 白居易

廬山古今游記叢鈔 卷下 附

居易。季庚子。字樂天。貞元中。擢進士。拔萃。元和初。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奏凡十餘上。後對殿中。論執強鯁。罷。拜左贊善大夫。出爲江州司馬。累遷杭蘇二州刺史。文宗立。遷刑部侍郎。二李黨事興。居易恥緣黨人升。乃移病。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進馮翊侯。會昌初。以刑部尙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初。卒諡文。居易文章精切。尤工詩。平易近人。老嫗都解。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初與元稹酬詠。號元白。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六帖三十卷。

宋

## 周必大

必大。廬陵人。字子充。一字洪道。紹興進士。孝宗時除起居郎。應

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避權倖。會觀龍大淵得幸。並遷知閣門事。必大不書黃。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請祠去。後除祕書少監。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必大不具草。予宮觀。後拜右丞相。封益國公。光宗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寧宗卽位。求直言。奏四事。慶元初。以少傅致仕。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卒諡文忠。

## 王廷珪

廷珪。宋安福人。舉進士。調茶陵丞。以職事忤上官。拂衣而歸。胡銓得罪。貶嶺南。親友無敢通問。廷珪獨送以詩。秦檜怒之。流辰州。孝宗召除國子監簿。尋乞祠歸。復召對。時年九十餘。賜坐勞問。除直敷文閣。所著有盧溪集。

## 陸游

游。宰子。字務觀。早有文名。以蔭補登仕郎。舉試薦送。屢前列。爲秦檜所嫉。檜死。始爲甯德主簿。孝宗稱其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除樞密院編修。後知夔嚴二州。皆有建白。范成大嘗奏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頽放。因自號放翁。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卒年八十五。嘗愛蜀道風土。題其生平所爲詩。曰。劍南詩稿。其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能自闢一宗。故宋以後詩。有劍南一派。又有入蜀記。南唐書。天彭牡丹譜。老學菴筆記。渭南文集。放翁詞。

元

## 李洞

據康熙毛德琦編廬山志李洞字概之元人查辭源中國人名大辭典均作李洞其事蹟相類若李洞則爲唐人字才江昭宗



時不第卒未知孰是姑仍  
毛志載李洞附疑待考

李洞滕州人。字漑之。生有異質。以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泰定初。除翰林待制。以親喪未葬。辭歸。天歷初。以待制召。特授奎章閣承制學士。會詔修經世大典。洞力疾同修。書成。謁告歸。遂卒。洞爲文章。奮筆揮灑。縱橫奇變。意之所至。臻極神妙。尤善書。篆隸草真皆精詣。爲世所珍愛。有文集。

明

## 王禕

王禕。義烏人。字子充。幼敏慧。及長師柳貫黃潛。遂以文章名世。太祖召授江南儒學提舉。後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洪武初。上疏。言祈天永命。在忠厚寬大。雷霆霜雪。可暫而不可常。帝不能盡從也。

。明年修元史。詔與宋濂爲總裁。書成。擢翰林待制。以招諭雲南死節。諡忠文。有大事記。續編重修革象新書。王忠文公集。

## 林俊

林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至刑部尙書。諡文定。

## 李夢陽

李夢陽。慶陽人。徙開封。字獻吉。弘治進士。授戶部主事。武宗時。代尙書。韓文屬草劾劉瑾下獄免歸。瑾誅。起官江西提學副使。以事奪職。家居。益跡弛負氣。自號空同子。工詩古文。才思雄鷲。與何景明徐禎卿等號十才子。有空同子集。

## 王世貞

世貞。王忬子。字元美。自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嘉靖進士。官刑部主事。楊繼盛下獄時。進湯藥。又代其妻草疏。既死。復棺殮之。嚴嵩大恨。會忬以灤河失事。嵩乃構於帝。繫獄。世貞與弟世懋。伏嵩門乞貸。卒論死。兄弟號泣持喪歸。隆慶初。伏闕訟父冤。復忬官。後累官刑部尙書。移疾歸。好爲詩古文。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沒。獨主壇坫者二十年。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而藻飾太甚。晚年始漸造平淡。有弇山堂別集。嘉靖以來。首輔傳。觚不觚錄。弇州山人四部稿。讀書後。王氏書苑畫苑等。

## 王世懋

王世懋。世貞弟。字敬美。嘉靖進士。累官太常少卿。好學。善詩文。名亞其兄。先世貞三年卒。有王奉常集。藝圃擷餘。窺天外乘。學

圃雜疏。閩部疎。三郡圖說。名山游記。

## 羅洪先

洪先。羅循子。字達夫。號念庵。好王守仁學。舉嘉靖進士第一。授修撰。卽請告歸。洪先事親孝。父每肅客。洪先冠帶行酒。拂几授席甚恭。親沒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後召拜春坊。左贊善。罷歸。益尋求王學。甘泊淡。鍊寒暑。躍馬挽強。考圖觀史。其學靡所不窺。隆慶初卒。謚文莊。有冬游記。念庵集。

## 王思任

王思任。浙江山陰人。字季重。號遂東。萬歷進士。累遷袁州推官。有能聲。魯王監國時。歷禮部右侍郎。郡城失守。遂隱居不仕。工畫。做米家數點。雲林一抹。饒有雅趣。有弈律。百家論鈔。

## 曹學佺

曹學佺。侯官人。字能始。號石倉。萬歷進士。天啟間。官廣西參議。初挺擊獄興。學佺著野史紀略。直書本末。劉廷元劾學佺私撰野史。遂削籍。崇禎初。起副使。辭不就。唐王時。官至福部尙書。明亡。入山投繯死。有易經通論。周易可說。書傳會衷。春秋闡義。輿地名勝志。蜀中名勝記。西峯字說。石倉歷代詩選。鳳山鄭氏詩選。石倉集。

## 袁宏道

袁宏道。宗道弟。字中郎。年十六。爲諸生。卽結社城南。爲之長。爲詩文。主妙悟。舉萬歷進士。知吳縣。聽斷敏決。公庭鮮事。日與士夫談說詩文。官終稽勳郎中。其詩矯王李之弊。倡以清真。頗爲通

人所譏。有觴政瓶花齋雜錄。袁中郎集。及瀟碧堂。破研齋諸集。

## 湯賓尹

湯賓尹。宣城人。字嘉賓。萬歷中。鄉舉第一。廷對第二。授編修。仕至南京國子監祭酒。有睡庵集。

## 徐宏祖

徐宏祖。江陰人。號霞客。少負奇氣。年三十。攜被。遍歷四方佳山水。所至輒爲文以志游蹟。有徐霞客游記。

## 方以智

卽釋行遠

方以智。孔炤子。字密之。號鹿起。明季四公子之一。崇禎進士。官檢討。入清爲僧。名弘智。字無可。一字行遠。人稱藥地和尚。博極羣書。考據精核。所著通雅一書。論者謂在楊慎陳耀文焦竑三家之上。又

有易袞。古今性說合觀。一貫問答。物理小識。藥地炮莊等書。

## 黃宗義

黃宗義。尊素子。字太冲。號黎洲。尊素死詔獄。宗義具疏公冕。袖長錐。錐許顯純等。莊烈帝歎爲忠義孤兒。歸益肆力於學。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復借鈔之。建續鈔堂於南雷。以承東發之緒。受業劉宗周。南太學緒生作留都防亂公揭。璫禍諸家子弟。推宗義爲首。及江南奄黨。糾宗周並及宗義。會清兵至得免。隨孫嘉績熊汝霖諸軍於江上。魯王以爲左僉都御史。後海上傾覆。乃奉母返里。畢力著述。其學主先窮經。而求事實於史。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從游日衆。康熙中舉鴻博。薦修明史。均力辭。詔取所著書。宣付史館。史局大

案必咨之。卒年八十有六。私諡文孝。有南雷文定。宋元明儒學案等書。數十種。學者稱南雷先生。

## 查慎行

查慎行海寧人。初名嗣璉。字夏重。後更今名。字悔餘。號初白。又號查田。少受學黃宗羲。於經邃於易。然所長尤在詩。好游山水。所得一託於吟游。故篇什最富。康熙時。以舉人特賜進士。官編修。後告歸家居。弟嗣庭獄起。盡室赴詔獄。世宗知其端謹。特放歸。卒年七十有八。所著敬業堂集。黃宗羲比之陸游。又有周易玩辭集解。經史正譌。蘇詩補注。人海記。黔中風土記。

## 劉蔭樞遊黃巖說

劉蔭樞。韓城人。字相斗。別字喬南。晚自號秉燭子。康熙進士。累



擢江西按察使。以失出罷官。再起爲雲南按察使。擢貴州巡撫。在滇黔各五年。以教養斯民爲己任。坐阻撓軍務。發博爾丹種地尋復職。有春秋蓄疑。易經解宜。夏軒雜著。

## 吳闡思

吳闡思。武進人。字道賢。有匡廬紀游。

## 李紱

李紱。臨川人。字巨來。號穆堂。以康熙進士。入翰林。累官工部右侍郎。爲田文鏡所困。幾死。兩次決囚。世宗命縛至西市。以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對曰。臣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尋得赦。繫獄時。日讀書。飽啖熟眠。人歎爲鐵漢。乾隆初。召授戶部侍郎。其學原本象山。在先立乎其長者。博聞強識。下筆千言。李光地許其

與歐曾代興。王士禎稱其有萬夫之稟。論者謂絨能集江西諸先正之長。有穆堂類稿。續稿。別稿。春秋一是。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全論。陽明學錄。

## 邵長蘅

邵長蘅。武進人。字子湘。別號青門山人。十歲補諸生。以詩古文辭鳴。康熙間游京師。與諸名士交。後客蘇撫宋犖幕最久。性坦易。喜游山水。爲詩始步唐賢。晚乃變而之宋。格律在蘇黃范陸間。有青門集。

## 潘耒

潘耒。禮章弟。字次耕。號稼堂。師事徐枋願炎武。淹貫群書。工詩文辭。兼長史學。康熙中以博學鴻詞徵試授檢討。纂修明史。充日講

起居注官。坐浮躁。降調歸卒。未性至孝。於師門之誼尤篤。炎武著日知錄。未在閩中。有贈買山錢者。舉以刻之。其學旁及歷法算數。宗乘道藏。於聲音反切。能通其微。晚號止止居士。有類音。異聞歷金。遂初堂詩文集。

## 袁枚

袁枚。錢塘人。字子才。號簡齋。少負才名。乾隆初。試鴻博。報罷。旋成進士。改庶吉士。出知溧水江浦沐陽江甯等縣。並著能聲。年甫四十。卽告歸。作園於江甯小倉山下。曰隨園。以吟詠著作爲樂。世稱隨園先生。爲詩主性靈。務從其才力所至。古文駢體。亦縱橫跌宕。自成一格。姓通悅。頗放情於聲色。尤好賓客。四方人士。投詩文無虛日。享盛名五十年。卒年八十有二。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

。隨園隨筆等書

## 洪亮吉

洪亮吉。字稚存。陽湖人。乾隆庚戌進士。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嘉慶己未。坐事戍伊犁。尋赦。及還。自號更生居士。先生於書。無所不窺。詩文有奇氣。少與武進黃仲則齊名江左。號洪黃。仲則客死汾州。千里奔其喪。世有巨擘之目。其後沈研經術。與同邑孫星衍季述。論學相長。人又稱孫洪云。卒年六十有四。有詩文集六十卷。行於世。

## 惲敬

惲敬。陽湖人。字子居。號簡堂。乾隆舉人。歷知富陽江山二縣。遷江西吳城同知。以事去官。爲人負氣。矜尙名節。所至以振興文學爲

務。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世稱陽湖派。有大雲山房文集。

## 李宗昉

李宗昉。江蘇山陽人。字靜遠。號芝齡。嘉靜進士。道光間。官至禮部尙書。專心盡職。不以矯激沽名。有聞妙香室詩文集。黔記。致用叢書等書。

民國

## 胡適

近人

## 廬山租借地交涉案述略

○長衝

廬山。牯牛嶺長衝高衝。女兒城。大小校場。講經臺等處公地。因

前清德化縣舉人萬和賡等。立契盜賣與英商李德立造屋。地方紳耆查知控阻。飭緩興造。不聽。以致地方人民。折毀木蓬等物。經前清饒九道督飭縣委。勸令退還。一面拘盜賣之人訊辦。旋接總理衙門注前清管理外交之總樞如今外交部來電。英使催辦速結。李德立欲留長衝一處。並索償被毀損失。飭縣督同紳士履勘。長衝無關風水泉源樵採。由德化縣。於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立約。租與李德立建屋避暑。每年出租錢十二千文。並由公家賠償英洋四千一百十五元。牯牛嶺女兒城。大小校場。高衝講經臺。一概退還。立碑永禁租賃。在押之萬啟勳等。從寬釋放。其長衝四至丈尺與一切經過詳情軼事。均見新志山政綱交涉案彙考。

② 擴充租借地之四區

(甲)草地坡 廬山草地坡。與下衝猴子嶺大林寺衝。共計四區。因英領事請。永租與牯嶺公司蓋屋避暑。經前清贛撫。委員勘時。飭由九江道與英領事會議。先租草地坡下衝兩區。共地一百三十二號。每號租洋二百元。歲租洋三元。先交地租洋二萬六千四百元。年納歲租三百九十六元。其猴子嶺大林寺衝兩區。限至五年以內。清租。於前清光緒三十年八月。訂立租約條款。共劃地七十九號。計釘界二十一塊。

(乙)下衝 廬山下衝。自前清光緒三十年。彙同草地坡等地。立約出租與牯嶺公司。蓋屋避暑。原始見前草地坡。共劃地五十三號。訂界石十四號。

(丙)猴子嶺 廬山猴子嶺租地原始見前。於光緒三十三年。牯嶺公

司付交承租猴子嶺十二號租洋二千四百元。經前九江道核收。未經給照。民國元年。飭由廬山測量員查明丈量。並由前九江交涉局補給印照。

(丁)大林寺衝 廬山大林寺衝租地原始見前。於宣統元年十二月。牯嶺公司付交承租大林寺衝一百號租洋二萬元。經前九江道核收。未經給照。民國元年。飭由廬山測量員查明丈量。並由前九江交涉局補給印照。

以上四區四至丈尺與一切經過詳情。均見新志山政綱交涉案彙考。

③醫生凸

廬生醫生凸。因英牧師李德立請承租造屋。經前清德化縣印委。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立約。租給。年納租錢一千文。四至丈



尺詳新志山政綱交涉案彙考。

④醫生窪

廬山醫窪。因僧人勝妙。盜租牯牛嶺山地一方。與美教士海格思。美領函請將契發縣印稅。經前九江道以該山係李德立退還之禁地。駁復。美領續函派海教士來潯商辦。飭由德化縣印委。會同勘定醫生窪地基。議准租給。注銷原契。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五日訂立租約。每年納租四千文。餘洋新志山政綱交涉案考。

(五)星洲 星洲與蘆林毗連。前清光緒二十二年間。因蘆林公地被約之塔寺僧心持。盜賣與俄國教士尼娑。契未畫押過價。經前九江道。飭據德化縣印委。登山查勘。有碍民居樵採。令將偽契注銷。函經俄領事。允爲另行覓地。飭據該印委。令同尼教士。覓定該星洲

空地。于光緒二十四年七月。立約租給俄國東教堂。建屋納涼。當釘立界址。載明不得侵佔。民國元年。飭據測量員張秉鈞丈量。證明俄東教堂侵佔界外之地甚多。五年後。繼續磋商。重勘界址。經過波折多次。俄領允退還佔地九百九十餘畝。又將高山一段讓出。至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乃與俄東教堂。重訂星洲租地合同。初民國八年時。俄教堂曾以缺乏經費。將該避暑地轉租與漢口前俄租界工部局。租銀一萬五千兩。期限九十九年。十三年時。湖北省公署。根據中俄協定。收回漢口俄租界。十四年三月將俄租界改爲特區。設立特區管理局。繼承前俄工部局一切權利義務。因所得該避暑地管理權。嗣後特區管理局撤銷。改由漢口市政府接管。十八年二月。廬山管理局。奉九江市政府令。將該避暑地接收。并經前九江

市長吳照軒。與旅漢俄僑代表。兼蘆林公會會長。貝勒成闊。商定管理該避暑地。暫行辦法四條。至今狀況未變。其一切詳情。見新志山政綱交涉案彙考。

#### ⑥狗頭石

廬山狗頭石。因九江天主堂契買廬山懶人廟。卽老人廟廠基地。自治公所員紳。赴法庭起訴。指爲王文炳盜賣。後由官廳商之法主教樊體愛。退回。另于廬山擇定頭狗石公地。永租與該天主堂建造醫院。于民國三年九月十七日議定租約。計地十二畝零。年納歲租錢十二千六百文。至五年樊體愛函請江西省長。移界互換一地。七年議定于山之左處。互換一地。另訂界址。與租約。共租地七十七畝二分。歲納地租錢七十七千。其詳細經過情形。見新志山政綱交涉案

案彙考。

以上各租借地述略。係根據外交部。江西省公署。九江縣公署。廬山管理局各檔案。摘述。附此聲明。

## 遊程 畧

茲爲便利游山者計。特將游程。計日分配。并將其地可瀏覽之古蹟名勝附述。至其日期分配。游者尙可自爲斟酌。因所擬之分配游程。游者祇能匆匆一過。稍加留戀。卽時間有所不及矣。左之所述。係根據牯嶺旅行社所擬。以牯嶺爲中心而再加增訂者。

(甲)屬於牯嶺附近當日可往返者

第一日 土壩嶺堡壘

北瞰東西二林南觀牯牛嶺一帶形勢

上大林寺

天橋

(羅滿洗脚

池) 路旁觀宋 寶慶題名 游泳池 白司馬花徑新修者 白鹿昇仙台(即御碑亭)

路旁親宋人所書 佛手巖三大字 佛手巖(竹林隱寺訪仙亭)觀羅隱書竹林寺三大字 天池寺觀明太祖

像識瓦龍魚 遊龍首文殊獅子三巖 觀天池塔天燈塔下有王陽明等石剝 神龍宮有文殊攝化神龍之宮石剝 黃龍潭

白龍潭 黃龍寺觀古樹寺後有御碑亭 牧馬廠森林分區 鐵船峯觀石們澗瀑路旁有

秦皇石三字石 蓮花菴 蘆林遊泳池 是日遊程來回約四十餘里

第二目 五老峯如由牯嶺經七里衝前往可至青蓮寺觀青蓮寺等石剝 獅子口 是日遊程來回約

四十餘里五老峰上有石剝甚多 小天地觀明太祖洗馬池和甫居士之蓮池精舍 王家坡瀑布觀陳散原先生歐陽

係新 蓮花谷新村 是日遊程來回四十餘里。

第四日 女兒城訪匡岳正中處石剝在一號計洋人宅偏西約二百米達路旁巖石上 大月山 三疊泉自

亭 觀音洞 綠水潭 觀鄧 玉川門 是日遊程來往約五十里

廬山古今游記叢鈔 卷下 附 一九五

第五日

三逸鄉新村

含鄱口五亭

太乙新村

萬壽寺林場

觀顧貞觀所書歡喜

亭萬壽寺石剝

棲賢寺

觀罷漢圖舍利子等

玉淵

觀留元剛等石剝

三峽橋

即三峽澗之觀音橋

金井

第六泉

慈航寺

是日遊程來往五十餘里。

第六日

觀廬山高石坊

錦繡谷

九十九盤之路

甘露泉

石門澗

西林

遠

公塔

東林

觀唐柳公權李北海碑又唐造像造唐經幢六朝松明銅塔王陽明詩碑清康有爲詩碑

白香山草堂

太平宮

有鐘樓即俗傳之婆媳塔也又璇璣玉衡座

是日遊程約六十里

本日遊程。在石門澗。祇能及崖而返。若欲觀石門澗三字右剝。及

探其奇勝。宜寄宿東林寺爲便。

第七日

仰天坪

廣雲中寺善社屋天上峰

豆葉坪

曬穀石

小漢陽大漢陽

觀漢王台

及王以懃書石剝

是日遊程。約五十餘里。至漢陽峯有二逕。經筍箕窪亦可

至。游廬山者不可不至漢陽。登高一覽。全山形勢。瞭然在心目間

。胸襟開暢。得未曾有。興行須清晨出發。步行。則健步者自優爲之。然能於前晚借宿仰天坪。次早登途。則極優裕。遊漢陽之天氣須以無風無霧爲最佳。否則目不能及遠。漢陽之松。輪困離奇。堪資玩賞。近年雖被鄉人砍伐。然尚有子餘三數。供憑弔也。

游者如欲徧游山南東各部。則上列之第三四五等日。卽留待下列游程內前往。亦較便利。請游者自酌。

(乙)屬於山之南東各部宜繼續兩日以上之游覽者。

第一日 自牯嶺出發。經女兒城。大月山恩德嶺三疊泉。到海會寺宿。是日約四十餘里。

第二日 自海會寺經白鹿洞

可賞之風景甚多古蹟則悉歸湮廢

萬杉寺

觀龍虎嵐慶四大字石剝五爪樟路

邊遙望七尖峰奇景

開先寺

清時改秀峯寺門口觀姜月境補繪觀音像寺內觀黃山谷七佛偃碑王陽明紀功碑徐岱李陽夢各詩碑又御

書心經等

青玉峽

觀龍潭石剝足之所踐無非題識比較有價值者爲宋賈似道題名王陽明等題名

黃巖瀑布 馬尾

泉

姊妹峯

雙劍峯

香爐峯

文殊塔

到黃巖寺宿是日約四十里

若不到黃巖。則直趨歸宗。雖可省游程一日。然黃巖爲山南絕勝。

不可不至。可先與開先住持商洽。則一切飲食設備等。均較便利。

倘能再抽一日暇。宿開先寺。則可游七尖峯五乳峯

臥龍潭

有朱子等遺蹟

諸勝。回至開先。再往玉京山下。觀陶淵明醉石遺蹟

此非醉石觀之醉石乃另一醉

也石

### 第三日

白黃巖寺出發。經歸宗寺

如欲訪簡寂觀遺蹟則至觀音巖西卽分路觀內有朱子詩石剝及禮斗石雙

瀑布諸勝再至歸宗繞路不多

寺內有墨池。池旁壁上有忠鑑堂石刻。及其他石剝。

寺後有玉簾泉。鵝池。有黃山谷眞淨文朱端章各石剝 柴桑橋 醉

石觀

觀醉石及各石剝

栗里。仍返歸宗寺宿。是日約四十里。



第四日 自歸宗寺出發回到第六泉 觀音橋 慈航寺 易實甫匡山草

堂遺址 玉淵 棲賢寺 三峽澗 含鄱口 回至牯嶺是日五十餘里

第五日 自牯嶺出發 經小天池至王家坡 穀山湖 蝦蟆石 姑塘大

孤山(卽鞋山)宿

觀彭玉磨凌波第一錦襪無雙八字及朱元章眠雲二字石劖

是日五十餘里。

至距姑塘約八里許。可改乘小舟。至姑塘。勿受輿伋欺。因循此水路。風不順時。需二小時以上。不如陸路直趨姑塘較速。再雇舟至大孤山。然值風順。則可雇小舟直至大孤山。不必至姑塘。第二日再至姑塘。觀女兒港天后宮(明魏閣生祠遺址)各古蹟。

第六日 自大孤山出發經姑塘。

至馬祖寺

觀白蓮池遺蹟

馬祖洞

卽啖

吳

章山 周濂溪墓 回牯嶺是日約五十餘里。

在歸宗寺延留一日。可至隘口。面陽山陶淵明墓。康王谷觀谷簾泉

。再留一日。可登寺後舍利塔山。觀舍利鐵塔。爲廬山金文之一。  
在棲賢寺延留一日。可游木瓜洞太平寺楞伽寺（卽白石寺）石佛寺二  
屏岩等地。游者自酌之。

（丙）爲游山者計。若行程匆促。不克作多日留。則五日亦可瀏覽  
全山。

第一日 自九江至牯嶺

第二日 自牯嶺出發西至大林寺 天橋 花徑 佛手巖 御碑亭 大

天池 神龍宮 黃龍瀑 黃龍寺 蘆林 回牯嶺宿是日約三十里

至大天池後。可在御碑亭下循小道步行經神龍宮以達黃龍寺。若與  
行則須歸牯嶺過東街越猴子嶺以至黃龍寺

由天池步行之小道亦可  
乘輿但水漲時則甚艱窘

第三日 自牯嶺出發過含鄱口 歡喜亭 太乙村 棲賢寺 玉淵 觀

音橋 慈航寺 萬杉寺 開先寺 青玉峽 龍潭 雙劍峯 瀑布是  
晚卽宿開先寺約四十里。

第四日 由開先寺折回 至觀音橋 東行探白鹿洞 海會寺 三疊泉  
回牯嶺是日約六十里

第五日 自牯嶺西北過石門澗 游西林寺 東林寺 至蓮花洞 回九  
江

至沙河乘火車返九江。倘清晨自九江上山。在十時前到牯嶺者。可  
兼游第二日所列各地。藉省一日程。

(丁)依前述游程。作六日七日分配亦可。分述如後。

(子)六日游程

第一日 自九江赴牯嶺

第二日自牯嶺出發經蘆林 黃龍寺 神龍宮 大天池 御碑亭 佛手

巖 天橋 大林寺回牯嶺是日約三十里。

第三日 自牯嶺出發過女兒城 大月山 玉川門 三疊泉 至海會寺

宿是日約四十餘里

第四日 自海會寺起程游白鹿洞 萬杉寺 開先寺 黃岩寺 至歸宗

寺宿是日約四十餘里

第五日 自歸宗寺折回至簡寂觀 觀音橋 棲賢寺 含鄱嶺 返牯嶺

是日約四十餘里。

第六日 同前第五日

(丑)七日游程

第一日 自九江至牯嶺

第二日 自牯嶺出女兒城 過大月山 思德嶺 三疊泉 綠水潭 返牯嶺宿

第三日 自牯嶺出含鄱口 至棲賢寺 觀音橋 玉淵 取道碼頭鎮 至白鹿洞 直達海會寺宿

第四日 自海會寺出發經萬杉寺 開先寺 青玉峽 宿歸宗寺

第五日 自歸宗寺出發過張家岩 致天池山 返牯嶺

第六日 自牯嶺出發經小天池 王家坡雙瀑 蓮花谷 返牯嶺

第七日 同前第六日

(戊)若取道德安入山而回至九江。其游程亦可五日分配之。

第一日 附南潯火車至德安(或馬迴嶺亦可但不如德安之易雇肩輿)乘肩輿經柴桑橋 至歸宗寺下榻。

第二日 自歸宗出發經開先寺 萬杉寺 樓賢寺 白鹿洞 至海會寺

宿

第三日 海會寺出發觀三疊泉 龍潭 而至牯嶺

第四日 游黃龍寺 天池寺 回牯嶺(或當晚下山返九江)

第五日 自牯嶺游西林寺 至蓮花洞 返九江

轎伕價目如下

(一) 轎伕由蓮花洞至牯嶺或九江。每名大洋七角。警捐在外。如遇雨雪黑夜。以及往廬林黃龍寺等處。每名另加洋壹角。

(二) 普通成人。須用轎伕四名。

(三) 爲慎重計。凡體重壹百六十磅者。須用轎伕六名貳百四十磅者。

須用轎伕八名。

- (四) 伕役隨轎跟送行李。每名力錢大洋七角。但挑運以五十斤爲限。
- (五) 若旅客須用轎篷。每個另加洋貳角。睡轎每乘。另加大洋伍角。
- (六) 遊玩轎或挑伕。每句鐘每名大洋壹角五分照算。
- (七) 由牯嶺至沙河。每名轎伕壹元三角正。
- (八) 由牯嶺經東林至九江。每名轎伕大洋壹元六角。
- (九) 由牯嶺經東林至蓮花洞。每名轎伕洋壹元壹角。
- (十) 由牯嶺至南康每名轎伕洋壹元四角。
- (十一) 由牯嶺至王家坡往返每名轎伕洋壹元壹角。
- (十二) 由牯嶺至姑塘。每名轎伕洋壹元四角。
- (十三) 由牯嶺至五老峯獅子口往返每名轎伕洋壹元壹角。
- (十四) 由牯嶺至棲賢寺觀音橋往返每名轎伕洋壹元四角。

(十五)由牯嶺至白鹿洞往返每名轎伕洋壹元五角。

(十六)由牯嶺至三疊泉往返每名轎伕壹元貳角。

(十七)由牯嶺至太乙村每名轎伕洋六角

(十八)由牯嶺至三逸鄉每名轎伕洋四角

(十九)由牯嶺至萬杉歸宗開先溫泉海會及鞋山等處每名每天轎伕洋壹元壹角外

加伙食大洋三角。



新修廬山志 特價預約券廣告

及各副刊品 准於本年十月付印明春三月出版選用本國上等歷史紙用聚珍仿宋大字排印版幅廣闊印刷精美新潤繪與圖及風景銅版插圖凡百餘幅工精紙良備極大觀新志外各副刊品計八種(一)廬山古今游記叢鈔(二)宋陳舜俞廬山記校正本(以上二種已出版)(三)廬山金石匯考(附金石拓片多種)(四)廬山文匯(五)廬山詩匯(六)廬山雜著(七)廬山風景最新畫片冊(八)最新廬山全圖每全部定價國幣十六元特價預約券祇售國幣十二元(外加郵費五角自取者免)總售券處牯嶺大林寺街十一號修志總辦事處南昌茂子牌掃葉山房鐘鼓樓電燈公司九江溇浦路興華煤油公司上海

券數額以一千部為限額滿停售到期交書海內君子有重視廬山歷史及嗜好廬山風物者幸早訂購勿交臂失之茲將新志內容分述如左

新廬山志凡分大綱七

(一) 域地 釋名 地質 山脈 水系 形勝 沿革 疆界 道路 面積 氣候 金山總輿圖 山脈

(二) 山川勝蹟 凡山南北名勝古蹟仿水經注體編纂以略古詳今事增文省為旨

(三) 山政 租借地交涉案彙考 行政機關 管理局 附董事會 警察署 附警備 財政 附租稅 通訊

(四) 物產 電報 郵政 交通運輸 長途汽車 雙輪掛車 新建設計劃 商工 生計 公共事業

(五) 人物 動物 植物 礦物 自晉以後歷朝人物及釋道

(六) 藝文 廬山古今游記文存詩存及金石等屬之

(七) 雜識 凡關廬山一切勝聞逸事及不合時代性之紀載胥入之搜神述異趣味盎然手此一編不啻閱山海談奇蹟說怪游山者雨窗閑臥實惟一高尚消遣品也

民國二十一年

重修廬山志總辦事處啟

日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  
印刷發行

版權  
所有

重修廬山志副刊品  
定價大洋壹元二角

輯注者 吳宗慈

發行者 重修廬山志總辦事處

印刷者 南昌新合羣印刷公司

地址：六眼井  
電話：三五三號

總發行所 牯嶺大林寺衝十一號重修廬山志總辦事處

